

唐山玉清观道学文化丛书

董沛文 主编

# 白玉蟾全集

(道教南宗白玉蟾真人修炼典籍)

白玉蟾 原著  
周全彬 盛克琦 编校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3年9月即将出版  
定价 198元

欢迎访问《丹道文献网论坛》  
<http://bbs.ddwxw.com/index.php>



## 玉清观记

玉清古观，处冀东之域，倚燕山之脉，傍滦水之畔，望渤海之滨，立石城（唐山市开平区，古称石城）垣内，聚亿万年之钟秀，享千百年之香火。山水环抱，京津毗邻，鸾翔凤集，人杰地灵。黄帝问道而登空同，轩辕学仙而礼广成，鼎湖跨龙以飞升，仙宗道脉，由之滥觞。昔古孤竹国君，嗣子伯夷叔齐，立次子为储君。国君歿，齐让伯夷，夷不受而遁，齐不立亦逃。闻西伯善养老，相偕欲适周。当值盛夏，路过石城之地，腹饥口渴，踌躇间，突现一淙清泉，汨汨而流，急掬泉水，捧之尽饮，入口温如玉，至腹冽沁腑，饥渴顿消。昆仲绕泉徘徊，流连忘返，决意结庐而居，烧茅修炼以求仙。其玉浆清泉，即后世之玉清古井也。数年后，往西岐，复隐首阳山中，不食周粟，杳失所踪。燕君昭王，遣使求不死药，入海登蓬莱方丈，卜地石城合药以炼丹，其丹炉遗迹尚存井隅也。秦皇寻神山，觅仙药，游碣石，尝饮玉清之水，顿改容颜，身轻而转体健。张陵演教，天师布道，桓灵帝间，有观筑于古井之旁。葛洪炼丹，鲍姑侍鼎，寻仙访道，安炉立于灵泉之侧。唐王东征，屯兵大城，山赐唐姓，筑立石城，

二百余丈。有随军道士，长于望气，见紫霞缥缈如飞鸾，仙气凝聚似丹鼎，遂离军隐居，潜修仙道，升举而去。刘操仕燕主，居相位，正阳奎卯以度化，易号海蟾子而学仙，为演清静无为之宗，以道全形之旨。复遇吕祖纯阳于原野，饮玉清之神水，授以金液还丹之秘，遁迹修真，得成仙道。丘祖长春真人，会元世祖于雪山，赐号神仙，颁虎符玺书，掌天下道教。越二载，驻鹤燕京，大阐玄风，道侣云集，化道十方，建官立观，设坛作醮。丘祖座下，有一弟子，结庐于石城，立官于井侧，见水清冷，故题观名曰澄清，祀三清之真容，布道德之宝章，香火鼎盛，终日不绝。几经兵火，焚毁殆尽。明永乐间，召仙真三丰张真人于金阙，犹龙不见，惟隐迹名山，藏身大川，隐显游戏于人间。一日携弟子游蓟北，途经石城，睹残垣败瓦，黯然神伤，咐弟子云：“此地古炼丹之处也，尝有观，名澄清，惜毁于兵祸。留汝此地，募修官观，异日将兴。玉清之境，始气化成，元始天尊所居之仙官。此有井亦曰玉清，乃古仙遗迹，以之为观名可也。斯井水清如玉，可传淮南王之术于乡里，授做豆腐，济养百姓，以解温饱，亦可彰我仙家飞丹砂而点灵汞之玄妙也。以火炼金而丹成，今岁丙申，正其值，玉清当兴，因缘所定。越五百余年，火燥土焦，木以犯土，当有浩劫，观迹随毁。金木交并，九返还丹，观必重兴，香火复盛也。”真人语毕，飘然而去。弟子遵真人之命，修道观，兴香火，并用古井之水，盐卤以点豆汁，其术不日而风行四乡。以玉清神水所点之豆腐，质地柔嫩，晶莹如玉，味道鲜美，烹调得味，有远胜燕窝之美誉。光绪初，开平建矿，近代工业之始兴，人口增多，商贾云集，成京东之重镇。玉清观，历数百年之风雨，几经增葺，规模宏大，坐北朝南，处石城西门外，火神关帝二庙侍立左右。岁临丙辰，乙未之月，地动山摇，突发地震，房屋摧倒，楼宇化为平地，玉清观亦随之毁塌。多难而兴邦，艰苦而奋志。唐山儿女，意坚志强，抗震自救，恢复建设，经廿余年之拼搏，重塑辉煌于冀东，再兴繁荣于滨海。玉清古观，亦得之以复建也。董道长崇文，号文道子，讳沛文，皈依全真，嗣教龙门。董道长乃著名实业家，河北省政协委员。清秀浑朴，端庄大方，谈吐间声和语慢，儒雅温和，亲切近人，无烟火气息，真道家风范。幼读诗书，博览经籍，早年隶职企业，后弃职经商。历经多年之艰辛，饱尝恒沙之磨砺，奋志不懈，果业斐然。荏苒光阴，感人生如梦。芸芸众生，名利绊身，几失真我；追名逐利，沦丧道德，世风愈下；人心不古，禀赋天和，损耗殆尽。甲申冬月，睹道观之残垣，望断壁之朽木，不忍坐视，乃盟愿发心，斥以

巨资，再塑三清真容，复兴玉清古观，上接轩辕遗教，绵老圣之心传；下振道门宗风，扬钟吕之秘旨。洵属不愿独善己身，达而兼善天下者也。国运隆，有祥瑞。吉士出，观必兴。玉清之塌毁复建，斯应仙真之谶语乎？复建之玉清观，由政府拨地廿余亩，座落于开平老城遗址北门外，坐北朝南。正南牌楼，雄伟壮丽，气势非凡。牌楼之上，手书玉清观三大字，字劲苍遒，金光闪灿。由南往北，大殿三重，依次为灵官殿、文昌殿、玉皇殿。再之往后，乃高达三层之三清殿。配殿分列左右，香炉鼎立案前。各殿建筑，风格迥异，却又有异曲同工之妙。主殿气势宏伟，雕梁画栋，斗拱飞檐。配殿小巧玲珑，精工细做，结构严谨。每重殿内，绘有壁画，均乃道教典故，及山水人物，供游人香客之观赏，劝善以净化人心，使之人人奉善，不为恶习之所染。纵观整个道观，红墙黄瓦，苍松翠柏，具浓厚道教古韵之风貌，与开平古艺街遥相呼应，珠联璧合，古文化之气息犹若天成。观内奇花异草，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缤纷争艳。游人云涌，香客不断，祥烟缥缈，紫气鸾飞。道教独具之仙乐，道众诵经之天韵，不时幽然入耳，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玉清古观，重焕仙容，琳琅殿阁，日臻完善，谋公益之慈善，造大众之福祉，弘文化之传统，扬道教之祖风，殊为唐山福地洞天之胜境，河北仙府官观之翘楚。诚邀国内之羽士道子，喜迎海外之仙客高真，会四洲之宾朋游人，接五湖之善信男女，驾临驻鹤，共庆国昌，同祈太平，是幸甚哉。

道历四千七百六年岁在己丑

## 白玉蟾真人全集

### 目录

唐山玉清观道学文化丛书序一·····	任法融（ ）
唐山玉清观道学文化丛书序二·····	康志锋（ ）
唐山玉清观道学文化丛书序三·····	董沛文（ ）
《白玉蟾全集》序·····	朱越利（ ）
前言·····	周全彬（ ）

### 卷一

#### 赋

紫元赋  
金丹赋  
怀仙楼赋  
东山赋  
天台山赋  
鹤林赋  
孺翁斋赋  
龙虎赋  
麻姑赋  
华盖山赋

### 卷二

## 序

太上九天雷霆大法琅书序  
黎怡庵诗集序  
蛰仙庵序  
蒙庵序  
送朱都监入闽序  
仙槎序  
松岩序  
镜溪序  
寒松序  
翠麓夜饮序  
琴乐序  
赠道士黄季长遇异人授医方序  
汪火师雷霆奥旨序  
麻姑山仙坛集序  
道法九要序  
指玄篇序

## 跋

跋上清灵枢山雷火云秘法  
跋乌符山天篆山铃碑  
清闲跋  
《施华阳文集》跋

## 题

题无上九霄玉清太梵紫微仙都雷霆玉经  
题张紫阳薛紫贤真人像  
题周圆通策篱歌  
黄龙洞题字

**辞**

赞《救苦经》辞

**碑**

有宋庐山养正先生黄君仙游碑

**铭**

鹤林靖铭

得怪石研以赠鹤林仍为之铭

直清轩铭

慵懒铭

日损铭

足轩铭

**卷三**

**偈**

《金刚经》偈寄示西林总长老

喜无忧求偈

为禅悟剪发偈

郑天谷写神随喜说偈

**颂**

玉真瑞世颂

鹤林传法明心颂

狗子佛性颂

**赞**

琼山白玉蟾暇日吮笔作伯阳、悉达、宣父三君子之肖，仍拾其语为之赞云。

李伯阳赞

高祖圣师天台紫阳真人赞

曾祖圣师真一还源真人赞

师祖鸡足紫贤真人赞

先师翠虚泥丸真人赞

虚靖先生像赞

冲虚侍宸王文卿像赞

天师侍晨追封妙济真人林灵素像赞

许旌阳赞

韩湘子赞

陈七子赞

何仙姑赞

曹国舅赞

黄风子赞

朱文公像赞

自赞

许紫冲求真容赞

种桃斋写神赞

周伯神喜神赞

倪梅窗喜神赞

醉作观音像仍为书赞

布袋和尚赞

秽迹赞

戏作墨竹二本赠鹤林因为之赞

赞历代天师（三十二代）

知宫王琳甫赞

陈绿云先生之像赞

颐庵喜神赞

隶轩真赞

潘龙游喜神赞



郭信叔喜神赞

薛直岁喜神赞

传

旌阳许真君传

续真君传

逍遥山群仙传

吴君

蜀川陈勋

周广

泗水曾亨

时荷

丰城甘战

沛郡施岑

兰陵彭抗

盱烈

钟离嘉

黄仁览

诸仙传

兰公

谌姆

地主真官传

许大

胡詹二王

胡天师

## 卷四

表章

武夷道众奏名传法谢恩青词

谒华盖三仙青词

赠知宫王南纪洞章

法曹陈过谢恩奏事朱章

表奏法坛传度首谢恩朱章

雷府奏事议勋丹章

忤谢朱表

传度谢恩表文

黄籙借职奏状

陈情表

## 卷五

### 疏

化应元功德疏

化修造精舍疏

缘化度牒疏（一）

缘化度牒疏（二）

迎仙堂鹤会疏

会真堂疏

化塑朱文公遗像疏

阁皂山房觅书籍疏

徐公懋求进纳疏

请纪知堂住华阳堂疏

化真君簪衣疏

化修造仙堂疏

化修水陆功德疏

化功德疏

## 法语

丹房法语与胡胎仙

给诰语

鹤林法语

演教堂揭扁法语

为道士火解

水解

为道士举棺

## 卷六

### 经

乌兔经

钩锁连环经

### 文

学道自勉文

隐山文

屏睡魔文

道堂戒论文

堂规榜

紫清真人清规榜

东楼小参

冬至小参

劝道文

### 论

修仙辨惑论

玄关显秘论

性命日月论

谷神不死论

阴阳升降论

玉蟾发微论

紫清真人白玉蟾四喻

## 说

无极图说

五宝说

梦说

赠卢寺丞艮庵说

西林架造钟楼普说

## 简

为烟壶高士求《翠虚妙悟全集》书一幅

## 篇

鹤林问道篇上

鹤林问道篇下

## 书

谢张紫阳书

谢仙师寄书词

与彭鹤林书

琼山紫清真人答隐芝书

与宝谟郎中书

## 卷七

## 记

虚夷堂记

太平兴国宫地主祠堂记

太平兴国宫记

诏建三清殿记  
罗浮山庆云记  
常寂光国记  
日用记  
授墨堂记  
南康军成蹊庵记  
龙雷阁记  
笔架山云锦阁记  
龙沙仙会阁记  
隆兴府麻山北洞道院记  
玉隆万寿宫云会堂记  
玉隆万寿宫道院记  
棘隐记  
喜雨堂记  
云山玉虚法院记  
福海院记  
静胜堂记  
牧斋记  
傲斋记  
泉州上清五雷院记  
登山记  
阁皂山崇真宫昊天殿记  
游仙岩记  
云窝记  
驻云堂记  
橘隐记  
涌翠亭记  
心远堂记

武夷重建止止庵记

宝慈观记

雷泽洞会真观记

翠虚真人得法记

## 卷八

### 丹诀道法

白先生金丹火候图

金丹火候诀

金丹大药诀

金丹图

金鼎图

神室图

婴儿图

刀圭图

玄牝图

攒簇五行图

偃月炉图

和合四象图

金丹捷径指玄图

三关图

性命图

产药川源图

药物火候图

真土图

四象图

龙虎图

金液还丹图

天地交媾图

日月合璧之图

金丹火候口诀

丹法参同七鉴

丹法参同十九诀

丹法参同三十对偶

丹法参同二十贯穿

金丹火候口诀

造物图

仙化图

天机图

六要口诀

仙派

静余玄问

地元真诀

玉蟾白真人大丹秘诀

金华冲碧丹经秘旨

道法九要

高上景霄三五混合都天大雷琅书

洞玄玉枢雷霆大法

雷霆三帅心录

告斗求长生法

追鹤秘法

**语录**

海琼真君语录

武夷升堂

常州清醮升堂

庐士升堂

平江鹤会升堂

修道真言

### 注释

《道德》宝章

老子常说清静注

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说玉枢宝经注

指玄篇注

坐炼工夫

书符内秘

木郎祈雨咒（并注）

玄珠歌

### 法帖

紫清道人书华阳《真诰》

宋葛长庚足轩铭

与宝谟郎中书

### 卷九

#### 诗

#### 四言诗

寄三山彭鹤林

暑热

天朗气清诗

#### 五言古

孤鹤辞

临安天庆陈道士游武夷事

红楼曲

暮云辞

妾薄命



陌上桑

岁晚书怀

黄叶辞

明妃曲

长歌行

徯鹤

舒啸

秋宵辞十二章

凝翠

述古

栖霞

夜坐

百丈岩观水

少年行

大霄观风竿轩

明月曲

雁

赠紫岩潘庭坚

双鹄

西湖大醉走笔百韵

丹邱同王茶幹李县尉高会

相思

自谓

怀仙楼歌奉呈鹤林尊友

江子有怀

游简寂观

结庵

玉涧桥

明发石壁庵

题友人夜光诗集

赠谭倚

赠秦止斋

琼姬曲

忆留紫元古意

寒碧

楼前雨霁

病起

戴月游西林

月庭

题三山天庆观

鹤林赏莲

荷风荐凉□于御风台者六因赋古意示诸同我

秋风变

夜阑

定斋为杨和甫赋

赠侯先生

苍琼轩

赠李道士谒仙行

春日道中

妾薄命

姚魏堂

白莲诗

古别离五首

    耀庵李侍郎訖

    回庵譙大卿令宪

    觉非彭吏部演

盘庄黄检院庸

竹庄苏筠州森

步虚四章

赠何道人

赠潘高士

炼丹不成作

金液大还丹

养真歌

宗阳福临洞

秘诀诗

**七言古**

红岩感怀

枫叶辞

孤雁叹

梧州江上夜行

悲风曲

有赠

笔架山

积翠楼

孤鸿曲

初至梧州

公无渡河

听猿

挹爽

希夷堂

山中忆鹤林

习剑

题《黄庭经》后

清夜辞

易水辞

鹤谣

见鹤吟

天开画楼图

立秋有怀陈上舍

题三清殿后壁

题丹枢先生草庵

赠赵太虚画竹石

赠郭承务芦雁

纯阳会

赠城西谢知堂时通

胡东原香锦亭

谒仙行赠万书记

山月轩

送谈执权张南显归广州

杜鹃行

题杨家酒楼

友人陈樵得杨补之三昧赏之以诗

觉非居士东庵甚奇观玉蟾曾游其间醉吟一篇旧风以纪之

题浯溪

赏梅感兴

赠陈高士琴歌

一览亭

题潜庵

赠崧庵造墨

飞仙吟送张道士

咏雪于清虚堂火阁

波罗密

悲秋辞

题欧阳氏山水后

永州花月楼

燕岩行

卧云庵醉后

景德观枕流

将进酒

赠琴客陆元章

题清胜轩壁

赠蕊珠侍经潘常吉

赠紫华侍经周希清

秋思

闻鹤叹

道过成蹊庵偶成旧风一篇

琵琶行

酌月亭

观鱼歌

问月台苏竹庄同赋

赠画鱼者

题诸葛绣香园

丫头岩

麻姑山

常山道中

久旱得雨晚凉得月奉似鹤林

余方在闽清县治祈雨文字名之曰《大宋济世金书》书成录寄鹤林靖未寄间闻本靖亦闵雨诣岳祠有祷祷且应诸黄冠皆有诗以美之余亦以寄之并为吾法之勉云

王仙君谶

秋思

可惜

行路难寄紫元

怀仙吟二首

夜漫漫

周唐辅仙居庄作

浙江待潮

赠陶琴师

赠周庞斋居士

赠玉隆王直岁游武当山

题刘心月刘妙清入水而逝吊以一章

冥鸿辞

有所思

送珊上座归育王

端午述怀

仙岩行

短歌行

琴歌

食生菜

拙庵

听赵琴士鸣弦

赠方壶高士

赠蓬壶丁高士琴

南岳九真歌题寿宁冲和阁

清胜轩夜话

夜宴清胜轩醉吟呈倪梅窗吴道士隐南

题清胜轩

仙岩金仙阁

云游歌

快活歌

必竟恁地歌

安分歌

茶歌

大道歌

画中众仙歌

祈雨歌

武夷歌

西林入室歌

万法归一歌

游白石洞

三级泉

白鹤观

青华吟

忆神童歌

倪昭卿赋赠叶神童

**五言律**

白云庵

海丰道中

闽清醉中

顺昌即事

即事寄紫元

五更解醒梅竹之间排体

云霄庵会宿

秋夜

得鹤林书

博罗县驿

景泰晚眺

十月十四夜

温学士再访山中

张道士鹿堂

春日词

再会薛黄庭

送春

述怀

有怀

红梅

感物

春日道中

月窗写闷

泰定庵

舟中遣兴

小桃源

八月三日即事

泊头圆照堂

和张紫微韵题清虚庵

睡起

梅窗

张进甫静寮

立秋有感

神霄吟三绝

赠冲虚邹道士

**七言律**

靖通庵



澹庵

假山

赠慵庵卢副官

天谷庵

怡斋

雨中题旅馆

游杨梓岩

赠吴草裘

赠天台老樊

胡中隐庵中伤春

景泰山送友人

醉中赋别

过林灵素坟

嘉定甲申闰月五日闻皇帝升遐

武昌怀古十咏

南楼

黄鹤楼

赤壁

吴王宫

灵竹寺

奇章台

江汉亭

鹦鹉洲

西塞

南浦

潮阳谒灵山大颠禅师

次韵宋秀才

暑夕有怀

蓝琴士赠梅竹酬以诗

送黄心大师

奏章归

泛舟黄桥归庐山

留别铁柱宫叶法师

次韵彬上人见惠

送王侍制自温州移镇三山

见浙翁琰禅师

为李县尉寿

归雁亭

月岩

席上偶成呈主簿兄

夏五即事

题迎仙堂

题鼓山超凡阁

题余府浮香亭

赠坦庵告别

天籁堂

寄郑天谷

题栖云堂

契妙

玉壶轩

悠然堂

奉酬陈宫教

题甕斋

翠麓即事

快轩书怀

清明

题天开图画

次李侍郎见赠韵

呼唤体自述

题净明轩

华阳堂二咏

赠卢隐居

陪庄岁寒夜坐小酌

悲秋

桐柏山书怀

挽知宫王月谷三章

陪王仙卿登楼

捣药禽

赠夏知观

张子衍为至德鄢冲真求诗

罗适轩净明轩

题平江府灵岩寺

泛舟松江

题笔架山积翠楼

题鹤林宫

柳花

白石岩

送蜀李道士

次玉箫台韵

次韵东坡蒲涧寺

赋梅呈陈大博

次韵王将仕

题南海祠

秋日有怀

舟行适兴

夏夜宿水馆

清听堂

游山

别李仁甫

俞楼

赠樗野

谢鹤林见访

大都督制侍方岩先生召彭白饮于州治之春野亭因和苏子美韵

题天宁寺海月亭

和主簿家兄赠别韵

峡山寺

峡中见芙蓉

初至肇庆府砚岩

梅花

三月芙蓉

柳塘送春

暂别游德声监税

赋月同鹤林酌别奉似紫琼友

题诸葛桂隐书堂

题华严寺

草庐

不赴宴赠丘妓

夜宿太清悟真成道宫

栩庵以冰字韵求大风诗口占

寄桂隐

舟行西湖赠诸友

绣香亭招饮

悟空寺

春夏之交奉呈胡总领

初冬即事

梅花二首寄呈彭吏部

有赠

黄岩舟中

奉呈天谷

蟠龙庵

玉壶睡起

携友生诣桐柏

山中

谒鵞湖大义禅师

醉里

寄泉州侍郎

知足轩

除夕客桂岭

卧病

轿中

题金粟洞

赠相士岳鬼眼

归雁亭

黄刑部仓部陈宗博招饮

草亭偶书

年逾弱冠又多锦瑟之一弦身堕尘樊未彻玉霄之半日醉怀无奈顾影自怜抱  
明月以兴悲向西方而思远漫拈秃兔姑慰心猿寄鹤林友。

留别鹤林诸友

见孀翁

复卢艮庵韵

题张知丞翛然轩  
梦中得五十六字  
谒雩都灵济大师  
题玉隆宫壁诗  
早秋诸友真率相聚  
春梦  
呈沈同知  
别蒋都辖用归雁韵  
三衢舟次  
再用前韵  
偶成  
午饭罗汉寺  
北山  
清贫轩  
春日遣兴  
乞纸寄诸葛桂隐  
春日即事  
次韵紫岩潘庭坚  
赠王太尉  
和叶宰韵题无咎斋  
寓息庵送春  
胡子羸庵偶题  
寄苏侍郎  
赠危法师  
燕岩游罢与岩主话别  
题舒氏难老亭  
题栖仙馆  
降真室

劣隐

思微堂

题上清法堂壁

太虚堂

送江子恭

送张大师

赠杜省元

淡庵倪清父

倪敬父柯山

酬蒋知观所惠诗

题钟

美周都监祷雨验

别句呈庚契吴高士

蒙谷

丹诗

述翠虚真人安乐法

呈万庵十章

归山

采药

炉鼎

火候

沐浴

温养

脱胎

金丹

冲举

参同

三华院还丹诗

题紫芝院

题西轩壁

赠赵县尉

赠赵翠云诗

赠雷怡真诗

题清虚堂

赋五十六字呈嬾翁

再赋

薄暮抵嬾斋醪醑至醉迟明有诗以控感怀耳

题天庆观

题岳祠

次黄提刑雪韵

送春郊行

养真

桐柏观留别

凤凰台

洞庭

桃源祠

次水帘洞韵

罗浮歌朝斗回作

访昭德陈灵宝

燕

演教堂

峡山

华盖山吟

游麻姑山

**排律（五、七言）**

明堂礼成



皇初平故隐

赠鹤林

挽觉非先生彭吏部

题福海院

题仙槎寄呈王侍制

卷雪楼

慵庵

### 五言绝句

立春

早行

风窗

远景

梅花

江头

示周道士

得友人书

五夜

步自玉乳峰归

课园夫

蜡梅

宝慈寺

木犀

江楼夜话

独步

晚眺

晚酌翛然阁

闲纵偶成

落梅

春晴

牧童

送别

夜醉

南湖

送郭进之

睡起雨作

风雨

惜春

泊舟听雨

醉吟

感咏十解寄呈杨安抚

櫂歌九章寄彭鹤林

芙蓉

月夜书事

晚吟

晓晴

泊舟顺济庙前

山居

山前散策

有怀聂尉

徐道士水墨屏

春宵有感

闲吟

听琴

山庵晓色

雪窗

赠船梢

风台遣心

玉艳亭即事

偶作

饮彻

虱

山斋夜坐

护国寺秋吟

春日散策

寒食

冬暮

倚马观二鹤

卜居

感春

山前行散

水蛭

春日自省

春晚

六铢

棘隐壁

霞隐

露珠

雷怡真小隐送春

旅邸睡起

题仙岩无尘轩

许旌阳故宅

题桐柏观

**六言绝句**

题丹晨书院壁

冬夜岩居

田舍

苦雨

偶成

午睡

秋热

谢叶文思惠茶酒

呈嬾翁

### 七言绝句

武夷有感

春

夏

秋

冬

晓

暮

行

住

坐

卧

题精舍

渔舍

午顿

酌贪泉因吊吴隐之

栩庵力高士与同散步

示如净讲主

重九

闽中晓晴赏牡丹

忆鹤

夜半

朝斗

过石梯

城楼晚望

仙居楼

折梅

幽兴

夜深

炙灯

偶书

墨竹

莺

春晚忆故人

赠相士徐碧眼

雪晴

梧窗

盘云

戏鹤林

览镜

黄冈

赠别徐监观

送郑阳春

蜗牛

早秋

七仙寺石履

次韵王将仕

示周道士

秋日书怀

残春

萧侍郎故居

行春辞

山歌三首

农歌

春晚行乐

舟中晚眺

江上散纵

话旧

夏日遣兴

闻子规

问子规

润夫饭僧景泰相款信宿告归

送郑道人归罗浮

赠徐钟头

问春

舟行

秋园夕眺

夏夜露坐

春宵酌雨

嘲杜鹃

晓巡北圃七绝

水村吟雾

岩下闻鸦

枯松

示英州风僧

江亭夜坐

东山道院

暮色

牛渡问舟

泊头场刘家壁

罗浮山上过铁桥

绘莲

剑池

九曲杂咏

一曲升真洞

二曲玉女峰

三曲仙机岩

四曲金鸡岩

五曲铁笛亭

六曲仙掌峰

七曲石塘寺

八曲鼓楼岩

九曲新村市

九曲棹歌

武夷

一曲

二曲

三曲

四曲

五曲

六曲

七曲

八曲

九曲

华阳吟

赠诗仙

题光孝观

赠蓝琴士

清静经

招贤道士

秋思

徐仙

忆西湖

问花

梅花醉梦

柏子家风

首夏

与永兴观主梅

春词

祈雨伏虎庵

冬夕酌月

赠明讲师

雪中

龙虎山祈雨早行有作

题栖凤亭

梅花有叹

中秋月

卧云

题客省

洞前亭

送林古虚归闽

和刘司门韵题临溪亭



登爱阁有感

琴

天窗

七台山

春风

观物

荷池追凉

舟程苦迟

晓醒追思夜来句

立马待舟

夕眺风泉亭

凤箫阁玩月

栩庵同步偶成

同邓孤舟林片雪二友晚吟

上元玩灯

寄王察院

新正

张楼

中秋

董楼

对月

易道录招饮

夏日睡起

谷帘下

栖真观

感兴

夜坐忆刘玉渊

蟋蟀

赠观庵主

湘江遇雨

冥鸿阁即事

董双成旧隐

安仁县问宿

孤凝

洞虚堂

赠沙书先生

陶弓手弃役入道

双溪馆

书怀

奉酬臞庵李侍郎

见莺

幽居杂兴

流憩

洞明轩

元旦在鹤林偶作

酬颜宣教

螺青山下皆地锦花

许天游见过

江口有怀

飞行

龙潭

双莲

伤春词寄紫元

次韵永兴王宰游钟成观

霜夕吟月

月夕书事

疑潮

落梅

赠何画梅

舟次吉溪

送晋上人游雁荡

尝青梅

荷花

春雨

菜羹

扇

题武夷

曲肱诗

题胡运幹别墅

孤萤

舟行

上清宫方丈后亭

赠吴道士

赠何道人

赠张知堂

赠云谷孔全道

赠葆元

与赵寺丞

题潘察院竹园壁

题郑通妙方丈

赠黄亭虞史

赠陈孔目

赠陈先生

中秋月

赠徐翔卿之别

番阳旅寓留题

山居

即事君子堂

春兴

晚春遣兴二绝

春夕与西林老月下坐

竹园

山歌

与赵将军

瑶台散天花词

竹里桃花

水糲

烟中梅花

湖上偶成

睡起

次韵王御带

徐处士写予真

次韵曾丈探梅

红梅

咏雪

题凝翠阁

咏韩湘

黄仙庵字谜

赠薛氏绳歌

赠薛氏振歌

武夷有感结末

题莫于山

题胡子山林檣坡

织机

奉题仙庐峰六咏

丹光亭

藏丹岩

梯云栈

听鹤台

宣诏石

整衣坛

七女峰

洞庭庙

龙井

题桐柏观

山中偶成

金丹诀示张月窗

飞云顶

妓

题十八学士卷

初夏

雁阵

画石

游圣水寺

八景诗

龙潭夜月

鲤石春涛

山城百雉

溪水九迴

文笔蘸天

云龟泛水

华盖后悬

榜山前揭

## 联句

盱江舟中联句

南台舟中联句

疏山舟中联句

泊舟浮石寺前有善士百余辈拜迎，因联句于水滨民居之壁

冬日同王茂翁联句

灯花联句

雪窗联句

櫂歌联句

道中与谢紫壶联句

戏联食鱖体取其骨糜肉化之义

戏联仄字体

戏联平字体

戏联叠韵体

戏联回文体

夜船与盘云联句回文

潘紫岩与余赋雪约不得用色数并实字及比喻

叠字招隐

再用前韵

紫溪偶成回文体

集句赠王秀才

## 卷十

### 诗余

兰陵王

又题笔架山

又紫元席上作

沁园春

又送王侍郎帅三山

又寄鹤林

又赞吕公

又题罗浮山

又赠胡葆元

又题桃源万寿宫

又题湖头岭庵

水龙吟

又采药径

十二时·鹤林靖作

瑞鹤仙

祝英台近

水调歌头·咏茶

菊花新

菩萨蛮·送刘贵伯

谒金门

喜迁莺·鹤林靖偶作

水调歌头·自述

又和嬾翁

又丙子中元后风雨有感

又石知院生辰

满江红·咏武夷

又咏白莲

又听陈元举举琴

又别鹤林

又赠豫章尼黄心大师

摸鱼儿

又寿觉非居士

又寿傅枢阁中李夫人

洞仙歌·为鹤林赋梅

满庭芳·和陈隐芝韵

琼台月

永遇乐

又寄鹤林靖

好事近·赠赵制机

桂枝香

南乡子·爱阁赋别

霜天晓角·净缘堂

贺新郎

又雪

又咏牡丹

又紫元席上作

又肇庆府送谈金华、张月窗

又再送前人

又隐括菊花新

又罗浮作

又贺胡大卿生日

又送赵师之江州

又西湖作呈章判镇、留知县

又赠紫元

又别鹤林

又游西湖



又赋西峰

又咏雪

又赠林紫光

又赋白芍药号为玉盘孟

又怀仙楼

柳梢青·海棠

又寄鹤林

又送温守王侍郎三山

一剪梅·赠紫云友

虞美人

阮郎归·舟行即事

酹江月

又咏梅

又次韵东坡赋别

又罗浮赋别

又送周舜美

又春日

又武昌怀古

又西湖

促拍满路花·和纯阳韵

行香子·题罗浮

八六子

汉宫春·次韵李老汉咏梅

卜算子·景泰山次韵东坡

鹧鸪天

又灯夕天谷席上作

蝶恋花·题爱阁

杨柳枝

念奴娇·咏雪

水调歌头·修炼

又自述

酹江月·冬至与胡胎仙

满庭芳·修炼

山坡羊

沁园春·修炼

珍珠帘

    酹香

满庭芳·修炼

水调歌头·会仙桥

鹧鸪天·七星坛

沁园春·题冲虚观云堂吕祖师座

华清引·谢王是庵辑成罗浮记

### 杂著

《松风集》序

《紫元问道集》序

《庐山集》序

跋《修仙辨惑论序》

跋《鹤林问道集》

跋《鹤林紫元问道集》

跋陈泥丸真人《翠虚篇》

琼山番阳事迹

待制李侍郎书

诗赠琼山高入

敬次瑤山·水调歌头

华文杨郎中笥子

奉和琼山白逸人见寄诗韵

奉谢琼山白逸人惠草书千字文

题福州天庆观壁白逸人诗后（并序）

奉题杨伯子赠白琼山诗后

敬次海琼逸人小山韵

罗浮冲虚观壁间紫清道人诗笔因用赠邹知观韵作此寄

琼山先生归自罗浮三诗言心

赠别琼山先生

公筠不敢放世俗寒暄之敬辄赋明月一篇寄呈琼山先生

潘状元上琼山书

新福师王侍郎

福师王侍郎

敬次白真人沁园春韵

## 附卷

### 附录一：序、跋、提要、传记

1、海琼玉蟾先生文集序（潘牣）

2、海琼玉蟾先生事实（彭耜）

3、《海琼集》跋

4、《海琼传道集》序（宋陈守默 詹继瑞）

5、《武夷集》跋语（赵汝渠）

6、《上清集》序（彭耜）

7、《上清集》序（童应卯）

8、重编海琼玉蟾先生文集序（臞仙）

9、海琼真人集序（何继高）

10、白真人文集后叙（林有声）

- 11、重刻白真人文集叙（王时宇）
- 12、重刻白真人诗文全集跋（彭翥）
- 13、重校白真人文集跋（林桂燕）
- 14、重刻白真人集叙（许宝珩）
- 15、重刻白真人集跋（柳承祖）
- 16、影刊《白真人全集》序（萧天石）
- 17、刻《道德宝章》跋
- 18、《道德宝章》提要（《四库全书》）
- 19、《海琼传道集》提要（《四库全书》）
- 20、《重编海琼白玉蟾文集续集二卷》提要（阮元）
- 21、琼琯白玉蟾上清集八卷（丁丙）
- 22、白玉蟾集跋（张鉴）
- 23、《白玉蟾集》五卷（缪荃孙）
- 24、海琼玉蟾先生文集六卷续集二卷（宋葛长庚撰）附录一卷（傅增湘）
- 25、新刊琼琯白先生玉隆集六卷（傅增湘）
- 26、元刊本《玉隆集》跋（朱希祖）
- 27、琼琯白玉蟾武夷集八卷（瞿镛）
- 28、海琼玉蟾先生文集六卷续一卷（瞿镛）
- 29、群仙珠玉集一卷（宋 陈振孙）
- 30、明万历闽书林刘双松安正堂刻本《新刻琼琯白先生集》（沈津）
- 31、明刻本《海琼玉蟾先生文集》（沈津）
- 32、宋白玉蟾尺牋跋（叶恭绰）
- 33、《琼台志·白玉蟾》
- 34、《琼州府志·白玉蟾》
- 35、《古今列仙通纪·白玉蟾》
- 36、《神仙通鉴》白真人事迹三条
- 37、《崇仁县志·白玉蟾》

**附录二：白集诸本目录**

- 1、《琼琚白玉蟾上清集》目录
- 2、《琼琚白玉蟾武夷集》目录
- 3、《玉隆集》目录
- 4、《海琼白真人语录》目录
- 5、《海琼问道集》目录
- 6、《海琼传道集》目录
- 7、《紫清指玄篇》目录
- 8、《紫清指玄集》目录
- 9、《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白玉蟾（葛长庚）》

## 序 一

任法融

董君沛文，余之旧知，修太上之大道，传龙门之法脉，以道士身，扶玄元教。悟大道之理，兴实业以济世；契圣祖之心，用慈俭而化人。投数千万巨资，复兴玉清名观；历五六载苦功，重塑仙真金身。昔日捐资于学府，助学者编辑圣典；今则统众于京都，携道友点校仙经。经书流通，可辅正道之传承；道术修炼，能健国民之身心。

道依教传，法随文化，经能载道，书可救世。道法经书，玄门之珍宝；历祖仙真，太上之法裔。余注《道德》，讲《参同》，解《阴符》，冀弘道于斯世；栖楼观，住白云，理道协，愿兴教于十方。文字之功不可没，经书之教不可废，道院之根不可除，祖师之业不可亡。今董君发愿，出版圣祖仙真之经书，建立养生修真之道院，乃振兴玄宗之作为，实双修功德之正道。山人闻之，随喜赞叹！

是书系总名曰：《唐山玉清观道学文化丛书》。言道学则道教在其中矣，论文化则经法在其中矣。三百年来，道门未能大兴；一甲子际，经书不见普印。虽曰气运，亦关人谋。人能弘道，众志成城。方今之世，政通人和，宗教复兴，信仰自由，正我道门光大之时也。董君应缘而出，邀学界之名流，统道门之同修，整理仙经，出版道书，化道教于日常，传正法于当世，使道流有道书可读，冀信众有道法可习。功益斯民，德泽后昆。

仙学丹道，摄生要术，最宜普世而利民者也。今以吕洞宾、张三丰仙书为发端，继则编陈图南、李道纯、陆潜虚、李涵虚、傅金铨、闵小艮诸仙全集。是则道门罕印之书，名山深藏之典，如能精编精校，广传广化，则太上之道脉能扶，仙真之正法可续。道济天下，德化苍生，斯功巨矣。

唐山玉清观，古仙葛洪访道之处，真人三丰隐修之地。仙迹随道书以神化，大道借名观而传承。经千年风雨以护道，因国初地震而败落。董君沛文，睹道观之残垣，望断壁之朽木，不忍坐视，乃发心重建玉清道观，再塑三清真容。今则观成而道化，复思经教而民敦。劝善化人，移风易俗，敦伦尽诚，此道教之所当为也；养生强身，修真还丹，羽化飞升，此道士之所当修也。劝善当藉经教，修真须知法诀。道观容道流而弘化，道书载道法而育仙。则知胜地非常，经书宝贵，仙诀难得，因缘殊胜。

书将成，董君索序于余，乐而述之，与共勉焉。

岁在戊子年古历八月十五日于京华白云观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道教协会会长)

## 序二

康志锋

道教既是一种宗教也是一种文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以道学文化为根基。博大精深的道教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祖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道教文化内涵十分丰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言简意赅，是道教对宇宙万物对立统一规律的高度总结概括。道教中的诸如道法自然、尊道贵德、清静无为、返璞归真等理念，为许多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教育家乃至普通百姓所尊崇。古往今来无数人都从道教文化、从《道德经》汲取过智慧和营养。

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瑰丽的中华文化，作为土生土长的道教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积累了众多的经论典籍，对于哲学、文学、艺术、医学、化学、天文、地理等方面都产生过重要影响。《道德经》可谓道教文化的奠基和代表之作，《道德经》在中华文化史上产生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道教的宗旨是修仙成道、济世利人。道学文化的菁华在于其性命学说，也即道教养生。作为祖国传统文化根柢的道教，挖掘利用其积极因素，为人生服务，为社会服务是道教义不容辞的责任。

董沛文道长自皈依道教以来，信仰虔诚，道风纯正，学识丰富，一直热衷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长期致力于道家典籍的保护整理工作，且学以致用，尤其对道教养生情有独钟，无论是经商还是修观都乐此不疲，精神实在可嘉！近年有缘与董道长相识，深感其对道教事业热忱，近知他再次斥资策划编纂《唐山玉清观道学文化丛书》，颇为感慨，略叙管见，是为序！

（作者系河北省民族宗教事务厅副厅长）



## 序 三

董沛文

中华民族历史渊远流长，文化丰富璀璨，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华夏文明据传说肇始于轩辕黄帝，教导民众播五谷、创文字、制衣冠、作历律、定算数、立音律、造舟车、创医学，开创了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之河。黄帝战蚩尤，平叛乱，立为天子，居五帝之首。访天师歧伯，问疗病之方，作《内经》，用以解除人民的疾病痛苦。登空同山，拜广成子问道学仙，佐五谷而养民人，用以强健黎民的体魄，延长民众的寿命，道统仙学由此而滥觞，道教也由此而初具雏形。

民族的根基在于传统，一个民族之所以成为独立的民族，关键在于他的传统，它是民族的旗帜，是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显著标识。没有自己独特传统的民族，不能保持自己民族传统的民族，已经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更不会有独立的民族精神和民族个性。华夏民族的传统，就是五千年的历史，就是民族一脉相承的国学文化。弘扬国学，弘扬传统文化，就是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是民族精神的皈依，民族精神得以独立，才能将中华民族腾飞于世界民族之上！

从文化角度看，中华民族的传统来源二个方面：一是道家，创立于史官，以《老子》为代表，崇阴尚柔，提倡静、柔、谦、弱、下、和之六德。道学文化，实际是继承了母系氏族文化传统，拥有几十万年的实践和发展经验，是成熟的“传统文化”，是华夏民族的“老传统”，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原始基因。二是儒家，创立于孔子，曾问礼于老子，以《诗》、《书》、《礼》、《易》为代表，贵阳贱阴，推行仁、义、礼、智、信之五常。儒学文化，是继承了夏商周三代的父系氏族文化传统，仅仅拥有四五千年的实践经验，是渐进成熟的“传统文化”，是华夏民族的“新传统”，是我们民族文化原始基因的外延和发展。战国时期的“百

家争鸣”，不过都是在祖述道家，我们应向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文化中发掘智慧！

鲁迅先生（1881—1936）在《致许寿裳》的信函中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在《而已集·小杂感》中诠释此义云：“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的大半。”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著名学者、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李约瑟博士（1900—1995）也曾强调：“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了的大树。”（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第178页，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这些论断，可以说“一语中的”，显然道教和道家是解开全部中国历史之迷的钥匙。

东汉时期张道陵以道家之学为基础，吸纳原始巫觋之术创立“五斗米道”，和以《太平经》为经典的“太平道”，都是早期的道教。从此，道学与道教合流，道学与道教并行不悖，不明道学不足以识道教，不知道教不足以悉道学。

道学和道教不是普通民众眼中的消极、陈腐、浮妄的封建迷信学说，更不是教人离群寡居、消极厌世、不近人情、行径怪异的乖巧邪说，而是完全非常积极的文化，解决人们日常生活中方方面面的所想、所需和所求，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上到朝政辅国，下到衣食住行，是非常注重实践的实用文化，堪称经天纬地之学。道家之学，有帝王御政之术，有辅国经世之略，有强兵战胜之策，有经商治业之谋，有冶炼烧制之方，有却病延年之药，有服食驻颜之饵，有导引强身之技，有御敌抗辱之功，有夫妇床第之戏，有预知未来之占，有趋吉避凶之法，有长生不老之丹，有修心养性之道，有飞升轻举之秘，有祭祀先人之礼，有超度亡魂之仪，有祈祷太平之醮，有怡情冶性之乐，可见道学、道教覆盖面之广，凡是人们之所想，必有与之相应的技术和方法。因此道学、道教，是以人为本之学，是人性化之教，是人生不可缺少、不可不学、不可不明的文化和信仰。道教经典《度人经》中说：“仙道贵生，无量度人”，充分体

现了道学和道教贵生度人的特点。仙学养生大师、前道教协会会长陈撄宁（1880—1969）就曾指出“仙家唯生的宗旨”，并且说：“神仙之术，首贵长生。惟讲现实，极与科学相接近。有科学思想科学知识之人，学仙最易入门。”（陈撄宁《读〈化声自叙〉的感想》）

古代道家道教圣贤真人，无不利用自己的道学智慧建功立业，标名青史，垂德后世，为道家学子立行的典范。黄帝为天子，“且战且学仙”，登空同问道广成，鼎湖跨龙升举。太公吕望辅佐武王，立周天子八百年基业。老子为柱下史，走流沙而化道西域。范蠡献妙计帮助越王勾践复国，三年灭吴，后封金挂印，乘舟泛五湖而去，遵循了道家“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的教诲。后定居于陶，自称陶朱公，经商积资巨万，后散给黎民，曾“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真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陶弘景归隐山林，心存魏阙，梁武帝“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为山中宰相”。（《南史·陶弘景传》）吕祖曾中进士，刘海蟾为燕相，重阳应武举，三丰做县宰。诸葛亮、徐茂功、刘伯温等，更是人们耳熟能详的道家人物。

道教中的仙人、真人的境界更是让人魂牵梦绕，遐想向往。《庄子·大宗师》中说：“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古之真人，不知悦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入不拒；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这就要求真人能看破世俗的成败得失，能看破生死以及人生旅途上的生命价值，在行为状态上与道合真。能够树立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生态观，不掠夺大自然，不戡天役物，要与自然界万物和睦共处。真人在生活态度和精神面貌上更要保持一股中和之气。《汉书·艺文志》叙神仙云：“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

《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说：“黄帝曰：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中古之时，有至人者，淳德全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达之外，此盖益其寿命而强者也，亦归于真人。其次有圣人者，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恚嗔之心，行不欲离于世，举不欲观于俗，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数。其次有贤人者，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辩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将从上古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寿而有极时”。揭示了仙人、真人是“此其道生”，是可以通过修炼达到的，不仅仅是神话小说中编造的美丽故事。南宋陈泥丸在《翠虚篇·丹基归一论》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道即金丹也，金丹即是也。古仙上灵，诏人炼七返九还金液大丹者，是乃入道之捷径耳。”白玉蟾《紫清指玄集·鹤林问道篇》中也说：“夫金丹者，金则性之义，丹者心之义，其体谓之大道，其用谓之大丹，丹即道也，道即丹也。”因此道教内丹学就是通向仙人、真人境界的阶梯，人们只要修炼成大丹，便成了驻世逍遥快乐的仙真。

道教内丹学是参天地、同日月、契造化的金丹大道，又是返自然、还本我、修性命的天人合一之学，渊源流长，肇始于伏羲、神农、黄帝上古时期，与道学同源，乃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老子、庄子集其成，阴长生、魏伯阳、葛洪、魏华存奠其基，钟离权、吕洞宾、陈抟、刘海蟾将内丹学理论体系发展成熟，大开法门传道，从此内丹流派纷呈。北宋以来，直至明清，丹道流派大多都上溯钟（钟离权）、吕（吕洞宾），宣称是钟吕门下，由之又分为南、北、中、东、西五大流派。南宗创始于浙江天台张紫阳（984—1082），名伯端，有《悟真篇》、《金丹四百字》、《青华秘文》等；北宗创立于山西咸阳王重阳（1112—1170），传全真七子，尤以长春真人丘处机创立的龙门派，广开教门，至今传承不衰；中派肇始于元朝李道纯，其本是南宗白玉蟾门人王金蟾的门人，入元后加

入全真道，因之调和南北两派之学于一炉，被丹家尊为中派。东派创立于扬州陆潜虚（1520 - 1606），名西星，著《方壶外史》、《三藏真铨》等。西派创立于清道咸年间李涵虚（1806 - 1856），著有《道窍谈》、《三车秘旨》等。

世间芸芸众生求财、求禄、求寿、求平安者，如过江之鲫。然其中最难求者就是“寿”，千古一帝秦始皇，权倾天下，富有四海，却求“寿”无门，望“寿”而叹。而道教之内丹仙学文化中服食、服药、辟谷、导引、胎息诸术，恰是养生长寿、长视久生之妙术。内丹学，陈撄宁会长早年称之为“仙学”，“盖神仙者，乃精神与物质混合团结锻炼而成者”（陈撄宁《答覆浦东李道善君问修仙》），更是道教修炼养生文化中的核心精华，不明内丹则难明道学，不懂道学则难识道教。丹道之学，以法、侣、财、地为修仙炼丹的四大条件。法，就是丹道法诀，是内丹修炼的具体操作功程，其理法存于丹经道书，其关键秘密处则在于口诀，必须由师父口传才能掌握丹诀次第和火候细微。侣，就是修真的道侣丹友，结伴共修大道，同参玄机，互相扶助，过大关防危虑险之时更是不能缺少；阴阳丹诀中的金鼎、火鼎、水鼎，也属于侣的范畴。财，就是修道用的资财，一是访师之用，有“法财互施”之说；二是备制炉鼎器皿之资；三是在日常生活中的支出。地，就是适宜从事修炼的洞天福地。从事修炼，首先必须要培养积功累德，以增福培慧，所谓“道高降龙虎，德重鬼神钦”，更有“有道无德，道中之贼”之说。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才是一个完整的“全人”，才有资格修炼丹道，仙经谓：“欲修仙道，先尽人道；人道不修，仙道远矣。”所以内丹学不是普通的信仰，是真知践履之学，不仅仅是养生全形、延年长寿之学，更是“一套凝炼常意识（识神），净化潜意识（真意），开发元意识（元神）的心理程序”。丹道具有净化人之心灵，塑造人之道德，化解心中之恶，走向至美之善。内丹学可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培塑人们的道德情操，必然会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她积极的作用。

在从事道教仙学丹道养生修炼的过程中，访师求诀自不可少，但是真师难遇，真诀难得。陈撄宁会长早年耗费五六年的时间寻师访道，结果“都是空跑”，自思“这样的寻访，白费光阴，还不如自己看书研究，因此遂下决心阅览《道藏》。”（陈撄宁《自传》）历经数年苦读，参悟《道藏》中所秘载的丹诀道法，终成为一代仙学巨子、养生大师，解放后参与筹备道教协会，曾被选举为会长，教内有“当代太上老君”之美誉。丹道法诀尝隐藏于丹经道书之中，博阅丹经，广参道典，不失为没有条件访师者的首选。近年虽然有《道藏》、《藏外道书》、《道藏辑要》、《道藏精华》、《道书集成》等大型丛书影印刊行，然而仅一部《道藏》就五千四百余卷，浩如烟海，普通读者焉有时间逐卷研读？另外，这些丛书都是影印出版，竖版繁体，不利于阅读，同时价格昂贵，普通读者购买颇为吃力。

余自幼就非常爱好传统文化，对于古籍经典苦读孜孜不倦，常通宵达旦，乐之不疲。及长进入工作岗位，每以微薄薪金购书渴读。因缘所致，弃职经商，尝将所学到的道家玄妙思想用于为人处事之中，事半功倍。庚辰年皈依道教，承嗣全真龙门派二十六代薪传。从之深研道家文化，遍游洞天福地，寻仙访道，拜师学艺，研习养生术，体悟道教之奥妙精深。甲申冬月，斥资复建唐山玉清观，再塑三清真容。古时玉清观，在开平古建筑中，是规模较大的一座庙宇。坐落在开平西城门外，火神庙与关帝庙之间。坐北朝南，始建于汉代，初毁于宋。复建于明。后毁于唐山大地震。再建的玉清观，坐落在开平老城遗址北门外，坐北朝南，由政府拨地二十余亩，总体建筑面积约九万六千平方米。完成建筑后的玉清观与开平古艺文化街遥相呼应，形成浓厚的古文化氛围。丙戌年，唐山道众发起筹建唐山市道教协会，被推选为道协负责人。

宫观虽立不可无文化，道士虽众不可无道统。文以载道，书以救世。且玉清古观，乃古仙合药炼丹之地，三丰隐居修炼之所，与丹道仙学早已结下千古之殊缘。故邀请专家学者为顾问，携手道门同修为编纂，将浩如烟海的道书古籍加以整理校订，首以吕祖、三丰之仙书为发轫，继

理陈抟、李道纯、陆潜虚、李涵虚、傅金铨、闵一得诸仙书道籍，编纂为《唐山玉清观道学文化丛书》。丹经道书，几经传抄翻刻，鲁鱼豕亥之处颇多，影响阅读，也不利于道教文化的传播。本次点校整理，务求善本，必致精良，努力使《唐山玉清观道学文化丛书》成为名山深藏之宝典、道流渴读之仙籍，予愿足矣。

在编纂本丛书的过程中，先后得到中国道教协会任法融、张继禹、黄信阳三位会长的鼓舞，得到中央民族大学牟钟鉴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胡孚琛教授的赞许，也得到中共河北省常委统战部刘永瑞部长、河北省民族宗教事务厅陈会新厅长、康志锋厅长、王兴社处长等领导的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地感谢！

岁在戊子识于唐山玉清观

（作者系河北省政协委员、中国道教协会副秘书长、河北省道教协会常务副会长、唐山市道教协会会长）

## 前言

道家学术，上溯黄老，下衍钟吕，自两宋以来派分南北二宗。北宋张伯端接坠绪自魏伯阳，承心传于钟吕，著成《悟真篇》一书，流通宇内，与《参同契》并为道家之《论语》、《孟子》，诚丹家必读的经典，被尊为南宗之始祖。但伯阳高蹈穷山僻谷，紫阳大隐于市廛行伍。虽有授受之迹，恒却隐秘其事，不为人知。伯阳之传授隐没不彰。紫阳而下，有石杏林、薛道光、陈翠虚三贤，或为医者，或为僧人，或为篋匠，皆能潜居隐修，薪火不灭。殆至南宋间白玉蟾出，亲得陈翠虚之传。复畅游天下名山，奇行异迹，耸动一时；其天纵之资，敏捷之才，亦获交口称赞。至是，紫阳丹法幽隐一线，至白真人际而大显，世称张真人为南派之祖，实自白真人而建立。故南派中兴，白真人功侔千秋矣。

### 一

白真人之姓氏，据其弟子彭耜所撰《海琼玉蟾先生事实》（下简称“《事实》”）文云：

“先生姓葛，讳长庚，字白叟……号海琼子，至雷州，继白氏后，改姓白，名玉蟾，字以阅众甫，号海南翁，一号琼山道人，一号蟾庵，一号武夷散人，一号神霄散吏，一号紫清真人。”其后关于白真人姓氏之记载，大抵皆出彭耜之说。按彭氏记载，白真人姓名前后有变，即最初姓葛，后以母氏改嫁而从白姓。其籍贯，《事实》云：“先世福之闽清人。母氏梦食一物如蟾蜍，觉而分娩。时大父有兴，董教琼瑄，是生于琼。”民国时纂修的《闽清县志》卷八也认可此说，谓白真人“实生于琼”。即其祖籍为福建闽清县人，因其祖父葛有兴其时任职于琼州，全家居于琼，故诞生于琼，白真人著作也每每署名“海南白玉蟾”云云。而其生年，《事



实》云：“是生于琼……盖绍熙甲寅三月之十五日也。”即白真人生于宋光宗绍熙五年甲寅（1194）三月十五日。清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王时宇《重刻白真人文集叙》则云：“海琼白真人，琼山五原人也。生于绍兴甲寅，迄今六百余年矣。”是谓白真人生于宋高宗绍兴四年甲寅（1134）。考王时宇此说之前，明代何远乔《闽书》卷五言白真人“是生于琼，盖绍兴甲寅三月之十五日”，清康熙年间徐道所撰《神仙通鉴》卷二十所谓“绍兴甲寅岁三月十五，梦道者以玉蟾蜍授之，是夕产子，母即玉蟾名之以应梦”，“绍熙”、“绍兴（興）”一字之差，而生年则有六十年之差。其后民国九年的《罗浮志补》卷七白玉蟾传下又谓“蟾生绍兴甲寅，至绍定己丑，计九十六岁。云‘三十六岁’者，除去一甲子也”，此乃通融白真人夭寿的推论。惜无论是《闽书》，或者是《通鉴》，乃至《罗浮志补》，其说问世太晚，又乏充足的证据，实难以让人信服。但生于绍兴之说既不可信，然彭耜言之凿凿，又与白真人关系非同一般，故其立传，似为信史，可作定论。但考真人文集，矛盾迭见，《事实》生年定谥，又不可遽然信之，学界因此纷纭争论，今从白真人文集，试推论其生年之疑云，聊备研究之一说。

“开禧元年中秋夜，焚香跪地口相传。揭尔行持三两日，天地日月软如绵。忽然嚼得虚空破，始知钟吕皆参玄。吾之少年早留心，必不至此犹尘缘。且念八百与三千，云鹤相将来翩翩。”此诗见于白真人《必竟恁地歌》中，记述在宋宁宗开禧元年乙丑（1205），白真人盟誓于陈翠虚，得金丹口诀，修持见验，并感叹说“吾之少年早留心，必不至此犹尘缘”，可见，此时之白真人必非少年时期，若果如彭耜绍熙甲寅（1194）之说，此时白真人才12岁，则与白真诗文不合。《玄关显秘论》：“海南白玉蟾，幼从先师陈泥丸学丹法。”《修仙辨惑论》亦云：“海南白玉蟾，自幼事陈泥丸，忽已九年。”此白真人夫子自道之语，而与白真人“一见如故人”的孺翁苏森，在《跋〈修仙辨惑论序〉》中说：“先生姓白，名玉蟾，自号海南翁，或号武夷翁，未详何处人也。人问之，则言十九岁师事陈泥丸九年，学炼金液神丹九还七返之道、虚坎实离之术。”古人二十以前曰幼，

故知开禧元年(1205年),白玉蟾已经十九岁,则其生年大约在宋孝宗淳熙十四年丁未(1187年),这也与他“十岁来广城应童子科”(《逍遥山万寿宫志·白真人传》),然后云游四海访道,饱经人间风霜,详见《云游歌》、《华阳吟》,则其十九岁之遇陈翠虚当属情理中事。

既知白真人之生年,又考其卒年。《事实》云:“绍定己丑冬,或传先生解化于吁江。先生尝有诗云:‘待我年当三十六,青云白鹤是归期’。以岁计之,似若相符。逾年,人皆见于陇蜀,又未当有死,竟莫知所终。”绍定己丑,即宋理宗绍定二年己丑(1229年),彭耜谓白真人解化,也非肯定之辞,只是用白真人解化于吁江的传闻,来契合白真人“呼唤体自述”一诗中的“料我年当三十六,青云白鹤是归期”句推测乃师已经仙化,但又说第二年有人又见到白真人出现在陇蜀一带。虽然后一种传说是仙人解化后故事的通例,但可肯定的是,直至彭耜在宋嘉熙改元(1236年)时白真人所作传记《事实》之时,他再也未见到白真人出现在他面前了。

虽然彭耜意谓白真人三十六岁以后就渺不可见,但是在白真人的诗文中,处处流露老年之辞,如《水调歌头·自述》就有“虽是蓬头垢面,今已九旬来地,尚且是童颜。”而方志所载,如明嘉靖间唐胄修《琼台志》称:“玉蟾,吾乡人。少闻诸父兄云,元末父老犹及见其还乡者,道其事甚详。”明朝著名的理学家罗汝芳在《玉蟾白公西塾蟾圻记》中还根据当地口碑记述了白真人仙化时的情形。清朝所修《崇仁县志》又说:“修道武彝,游临川,居笔架山三十载,来邑景云观聚徒授书”。元代文人虞集在《景霄雷书》后序中云:“琼馆白玉蟾先生,系接紫阳,隐显莫测。今百数十年,八九十岁人多曾见之,江右遗墨尤多。宋晚有河南子乌阳者,亦玉蟾之流亚欤。”从侧边也可说明白真人高寿之可证,至其卒年时间,无从知晓,大约也是莫知其踪了。

白真人之诞先有其母梦蟾之兆,因而遂名“玉蟾”。其祖父既掌执琼州,他也算是官宦子弟,七岁就能诗赋,背诵九经。在其应童子科时所作《织机》诗云:“天地山河作织机,百花如锦柳如丝。虚空白处做一疋,

日月双梭天外飞。”迥出常流，意境高远，被誉为“神童”。白真人既攻读诗书，又豪侠习武，自云“旧尝习骑射，马鞍漫伤髀。亦尝习剑击，鐔櫟屡捣齿筹略成无庸，韬铃谁可比（《西湖大醉走笔百韵》）”。看来也是一般男孩子喜文弄武的天性。不过在学文武艺时，在他“年十有二，即知有方外之学。已而学之，偶得其说，非曰生而知之，盖亦有所遇焉（《日用记》）”，于是就有“一从脚别海南船，身逐云飞江浙天，走遍洞天寻隐者，不知费几草鞋钱（《华阳吟》）”游历天下的举动。这段离家游历访道的经历备述在他的《云游歌》一诗中，兹录如下：

云游难，云游难，万里水烟四海宽。说着这般滋味苦，教人怎不鼻头酸。初别家山辞骨肉，腰下有钱三百足。思量寻师访道难，今夜不知何处宿。不觉行行三两程，人言此地是漳城。身上衣裳典卖尽，路上何曾见一人。初到孤村宿孤馆，鸟啼花落千林晚。晚朝早膳又起行，只有随身一柄伞。渐渐来来兴化军，风雨萧萧欲送春。惟一空自赤<sup>乾</sup>囊，囊中尚有三两文。行得艰辛脚无力，满身瘙痒都生虱。茫然到此赤条条，思欲归乡归未得。争奈旬余守肚饥，埋名隐姓有谁知。来到罗源兴福寺，遂乃捐身作仆儿。初作仆时未半月，复与僧主时作别。火云飞上支提峰，路上石头如火热。炎炎畏日正烧空，不堪赤脚走途中。一块肉山流出水，岂曾有扇可摇风。且喜过除三伏暑，踪迹于今复剑浦。真个彻骨彻髓贫，荒郊一夜梧桐雨。黄昏四顾泪珠流，无笠无蓑愁不愁。偃傍茅檐待天晓，村翁不许住檐头。闻说建宁人好善，特来此地求衣饭。耳边但闻惭愧声，阿谁可具慈悲眼。忆着从前富贵时，低头看鼻皱双眉。家家门首空舒手，那有一人怜乞儿。福建出来到龙虎，上清宫中谒宫主。未相识前求挂搭，知堂嫌我身<sup>縑</sup>缕。恰似先来到武夷，黄冠道士叱骂时。些儿馊饭冷熟水，道我孤寒玷辱伊。江之东西湖南北，浙之左右接西蜀。广闽淮海数万里，千山万水空碌碌。云游不觉已多年，道友笑我何风颠。旧游经复再去来，大事忽忽莫怨天。我生果有神仙分，前程有人可师问。于今历练已颠预，胸中不着一点闷。记得兵火起淮西，凄凉数里皆横尸。幸而天与残生活，受此饥渴不堪悲。记得武林天大雪，衣衫破碎风刮骨。何况身中精气全，

犹自冻得皮迸血。又思古庙风雨时，香炉无火纸钱飞。神号鬼哭天惨惨，露冷云寒猿夜啼。又思草里卧严霜，月照苍苔落叶黄。未得些儿真受用，如何禁得不凄凉。偶然一日天开眼，陈泥丸公知我懒。癸丑中秋野外晴，独坐松阴说长短。元来家里有真金，前日辛勤枉用心。既得长生留命诀，结茅静坐白云深。炼就金丹亦容易，或在山中或在市。等闲作此云游歌，恐人不识云游意。

尝记得洞庭一夜雨，无蓑无笠处，偃傍茅檐待天明，村翁不许檐头住。又记得武林七日雪，衣衫破又裂。不是白玉蟾，教他冻得皮迸血，只是寒彻骨。又记得江东夏热时，路上石头如火热，教我何处歇。无扇可摇风，赤脚走不辍。又记得青城秋月夜，独自松阴下，步虚一阕罢，口与心说话。寒烟漠漠万籁静，彼时到山方撮乍。又记得潇湘些小风，吹转华胥梦，衔山日正红。一声老鸦鸣，鸦鸣过耳寻无踪。这些子欢喜，消息与谁通。又记得淮西兵马起，枯骨排数里。欲餐又无粮，欲渴又无水。又记得一年到村落，瘟黄正作恶。人来请符水，无处堪摸索。神将也显灵，乱把鬼神捉。又记得北邙山下行，古墓秋草生，纸钱雨未干。白杨风萧萧，荒台月盈盈。一夜鬼神哭不止，赖得《度人》一卷经。又记得通衢展手处，千家说惭愧，万家说调数。倚门眼看鼻，频频道且过。满面着尽笑，喝骂叫吾去。又记得入堂求挂搭，嫌我太蓝缕。直堂与单位，知堂言不合。未得两日间，街头行得匝。复入悲田院，乞儿相混杂。又记得几年霜天卧荒草，几夜月自绝倒。几日淋漓雨，古庙之中独自坐。受尽寒，忍尽饥，未见些子禅，未见些子道。贤哉翠虚翁，一见便怜我。说一句痛处针便住，教我行持片晌间骨毛寒。心花结成一粒红，渠言只此是金丹。万卷经，总是闲。道人千万个，岂识真常道。这些无跷蹊，不用暗旗号。也是难，八十老翁咬铁盘，也是易，一下新竹刀又利。说与君，云游今几春。蓬头赤髭，那肯教人识。

在陈翠虚的传授下，白真人功夫精进。之后又离师远游，磨练心性。直至九年后，复与师相会，陈翠虚授以道家丹法最上一乘口诀，其事具在《修仙辨惑论》、《谢仙师寄书词》等文中。

从云游访道至学成传道，白真人的畸行独特，引来民间乃至朝廷的关注，因此而演绎出种种神奇的传说。《事实》称：“姓名达于九重，天子赐以‘养素’之褒，笑而不受。有愿从之者，莫得也。”又说：“戊寅春，游西山，适降御香建醮于玉隆宫，先生避之，使者督宫门力挽先生回，为国升座，观者如堵。又邀先生诣九宫山瑞庆宫主国醮，神龙见于天。具奏以闻，有旨召见，先生遁而去。”

或许是因为名气太大，毁谤之言也随之而来，《事实》说：“不知先生者，往往以是而窃议之。先生亦颇厌世而思远游，其存亡莫得而晓也。”最后，白真人漫游名山大川，变形易踪，潜伏在茫茫的尘世间中。

白真人的丹法以清静无为为宗，其脍炙人口的篇章如《修仙辨惑论》、《玄关显秘论》、《性命日月论》、《谷神不死论》、《阴阳升降论》，一读之下，足以洗涤胸中宿尘，释却铅汞龙虎重负，而得丹道之正知正见。其它歌赋诗文，或弄风吟月、或狂歌当哭，抒性灵的同时，也偶露丹法真机，故于此等处，尚须多加留意玩味。

白真人未隐之前，已经创建了传道道场，以此作为讲道、修道之所，而当时流行的雷法祈雨、表文上奏等活动也在此举行，显示出白真人有传宗接派的气概。白真人开坛立教，弟子很多，既而云游在外，也随缘传授，而最著者便是白真人大弟子彭耜。彭耜又传萧元瑞，元瑞著有《金丹大成集》，饮誉一时；白又传王金蟾，王传李清庵（李道纯），清庵著《中和集》，世称“中派”。清庵传苗太素，太素著《玄教大公案》，亦能名扬宗风。至此，南派渐趋于隐而北宗全真派兴。殆至元代陈致虚出，得全真正脉，复又遇南派真传，致虚卒能合流南北丹法，著《金丹大要》等，并尊南北祖师，南北二派遂至混合不分也。

## 二

在白玉蟾未隐之前，他的诗文丹诀就已经刊行了。宋末元初学者俞琰在《席上腐谈》说：“白玉蟾有《武夷集》、《上清集》、《玉隆集》、《海

琼集》、《金关玉钥集》，又有留元子《问道集》、彭鹤林《问道篇》，皆门弟子所编。《群仙珠玉集》载张紫阳《金丹四百字》、石杏林《还源篇》，其文辞格调与玉蟾所作无异，盖玉蟾托张、石之名为之耳。陈泥丸《翠虚篇》亦是玉蟾所作。”《群仙珠玉集》今未见，宋人苏森跋《修仙辨惑论序》谓白真人“旧有《群仙珠玉集》，乃先生著述丹诀也。广闽诸处，多有文集刊行。”可知《群仙珠玉集》系出自白真人手笔，因其集张紫阳、石杏林、薛道光、陈翠虚以及白自己的著作为一帙（见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赫然以南派正宗嫡传自居。至如“广闽诸处，多有文集刊行”一语，证明白真人当时名满天下，多处有其诗文集的刊行。但白真人对这些刊刻的诗文集并非完全满意，所以在他隐居前，就托付彭耜说：“诸集皆一时率然而作，亦有托附于其间者，吾子他日为我择之（《事实》）。”彭耜不负白之所托，“手自校勘，妄加纂次，并以诸贤诗文录于篇末，凡四十卷（《事实》），”这四十卷的白真人集，应该算是首次的编纂的全集本，也是最早的本子。但是这个本子出来后，似乎没有流行开来，元代刊有《上清》、《武夷》、《玉隆》三集，也未曾提到过该本的存在。直至明正统年间，臞仙朱权偶得彭本，称有数十万言，但是“原本篇叙不一”，因此朱权“重新校正，定为八卷。附录一册，乃霞侣奉酬之玄简，仍缀诸简末，摹写成集，而寿诸梓，以永其传焉”。这即是第二次对白真人全集的重新整理与汇编。而朱权所谓彭耜未能全部收入《上清》、《玉隆》、《武夷》三集内诗文入全集者，或许跟彭耜忠实秉承白嘱咐他“吾子他日为我择之”的训示有关系，因此才有选择性的编辑白诗文，故当时只称“文集”而非“全集”。

朱权编辑的全集本刊行后，影响很大，后来的全集编纂都是根据这个本子作增删的。曾经刊刻过朱权全集本的浙江绍兴人何继高，对白诗文“穷搜广访，凡散见于志籍者，会为一帙，朝夕究悟”，见其旧本残缺，即作补正，“其中丹图玄论，《集》所未备者”亦多经何继高手录，然后付之林有声校辑。经过林有声的整理，全集分为十三卷，完成于明万历二十二年甲午（1594）。今存此刊本有万历二十二年刘双松安正堂刻本十

四卷、明万历二十二年世裕堂刻本十二卷，与原十三卷卷数不合，似皆非林有声之原刻本，其后此本迭有翻刻，流行颇广。

清乾隆年间，海南人王时宇又据朱权本及林有声校辑本“重为编次，悉心校对，重者芟之，讹者正之，缺者补之”。这是白真人全集第四次的整理。

清同治年间，在琼山县知县许宝珩的主持下，根据乾隆刻本，又增录了如“《道德经注》、《指玄篇解》、《木郎祈雨咒》”等内容，重新整理编次全集，这是白真人全集第五次的整理。

以上只是略述白真人全集本的历次编纂，至于历代单行的本子还很多，就不作一一介绍，读者可以参考本书附录《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白玉蟾》与序跋等文就能知其详了。

### 三

本次整理白真人全集，以哈佛燕京大学图书馆省吾庵藏版《白玉蟾集》为底本（题：南极老人瞿仙重编，山阴何继高、新安汪乾行、刘懋贤全校。文集六卷，续文集二卷，简称“朱本”。），以日本元禄十年（1697）洛阳书林据万历二十二年刻本刊《新刻琼琯白先生集》（计十四卷，分装十四册，第十三册前题“闽刘朝琯校”，第十四册最后有万历甲午林有声序。刘朝琯系刘双松之父，故知此本即刘双松万历之刻本，而为日本所翻刻，简称“刘本”。）、清《重刊道藏辑要》之《琼琯白真人集》（简称“辑要本”）、清同治刊本《白真人集》（简称“同治本”）三本为校本。

参校单行本有：明嘉靖十七年刻《金丹正理大全》卷六《指玄篇》（简称“正理本”）、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辑，线装书局2004年影印出版的《宋集珍本丛刊》第69册《琼琯白玉蟾武夷集》八卷（此本系建安余氏刻明修本，简称“珍本”。）、《道藏·修真十书》所收《武夷集》（简称“《武夷集》”）、北京图书馆2005年《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上海图书馆所藏建安余氏静庵刻本《琼琯白玉蟾上清集》八卷（简称“善本”）、

《道藏·修真十书》所收《上清集》（简称“《上清集》”）、《道藏·海琼问道集》（简称“《问道集》”）、《道藏·海琼传道集》（简称“《传道集》”）、《道藏·海琼白真人语录》（简称“《语录》”），以及现代编纂的《全宋诗》、《全宋词》、《全宋文》、《全粤诗》等。而见于《道藏》、方志、笔记、家谱、网络等诗文歌赋，校者能所见及者，皆一一增录，其诗文出处，随文注明，以便读者勘对。末后附录之序跋题记、传记生平<sup>①</sup>、刊本目录，也可资参考。

全集重新分卷，主要依据朱本，然后再依诸本，间按校者之意作相应的调整。整理过程中，底本明显的错误，则迳改；疑似之误，则据校本改之；不能确定者，则标明各版本之间的异同。全集新增篇章，标明以据某某文献增；朱本无而同治本据《道藏》及其它文献增补者，校者则直接根据《道藏》或者优于同治本的文献而增录，同治本则仅仅作为诸多参校本之一。

## 四

白真人另有手抄梁陶弘景《真诰》一种，是难得的宋人真迹，原件现藏于上海图书馆，今据《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子部·华阳隐居真诰》影印本付印。原书版框高 22.4 厘米，宽 14.7 厘米，共 23 面，草书凡 2371 字，笔法开朗洒脱，灵动飘逸，确为艺术珍品。按书末题款，其书写时间为南宋“嘉定壬申上元日”，即公元 1212 年的元宵节。众所周知，学界现存最早的《真诰》版本是明《正统道藏》本，而这份抄本的书写时间比《正统道藏》的刊刻时间早了二百多年。因此，该抄本尽管在篇幅上尚不及《真诰》全书的百分之三，却具有独特而珍贵的文献价值。就目前所见资料，《真诰》研究界尚未有人注意到这一稀见文献。有

---

<sup>①</sup> 按：白玉蟾的生平，散见于经史子集中，校者遍查诸文献，各种记载类皆相同，所以只是有选择性的收入一些有代表性的传记。而选入的部分传记，基本能囊括白玉蟾的全部事迹。



鉴于此，特将该抄本原样照录，以期为学界提供一份完整的资料。

本次整理，主要参考了《道藏·真诰》与《道藏·道枢》卷六《真诰篇》（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第20册：490—610页《真诰》，639—641页《道枢·真诰篇》）、中华书局排印版《真诰》（赵益点校，中华书局2011年9月出版）以及吉川忠夫、麦谷邦夫合著的《真诰校注》（朱越利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在这些文献基础上，做了如下工作：

一、辨识草书，给出现代简化字释文，并据文义标出句读。释文主要参考《道藏》；句读则主要参考中华版与社科版，择善而从，同时对个别句读有所匡正。

二、查找核对抄本文句在《道藏》中的对应原文，并用【】符号附在释文之后，以便对照。同时指出原文在中华版《真诰》中所处的页码、卷次、段落序号（标于原文之前），以及在《道藏》中相应的页码（标于原文之末）。凡原文与抄本完全一致时，则只指出原文所在卷次、页码等信息，不再附赘附原文。

需要指出几点：其一，抄本是繁体字，但为了保持本书体例一致，释文只好采用简体字，因此在字形上和书帖字迹有些差距，特请读者注意。其二，书帖文字属于摘抄性质，其词句往往要比《道藏》本相应段落精简，因此在释文之后所附的《道藏》原文并非按段落全引，而是以覆盖抄本内容和文意完整为度。其三，抄本字迹有若干笔误、阙字以及费解词句，为了忠实书帖本身，一律按原样给出释文，而不一一指出和改正。读者只需将释文和后附《道藏》原文仔细对照，就不难发现其原委。但若书帖中已经做了涂改、旁注、叠字、乙正等处理，则按照处理后的结果给出释文。其四，抄本文句与《道藏》原文之间虽然大致吻合，但也存在诸多异文，且抄本的个别异文甚至比《道藏》本于义更胜，将抄本与《道枢·真诰篇》对照，也有类似情况；此外，抄本文句出现的先后次序与《道藏》本不完全一致，甚至有将今《道藏》本的注文照录为正文者。因此可以认为书帖文字自有所本，这也正是其价值所在。

白真人手迹还有草书《足轩铭》（纸本手卷，纵 32.5cm，横 81.5cm，22 行，195 字。本幅钤项元汴、耿嘉祚、安岐、乾隆内府、永理、奕绘、吴湖帆等诸鉴藏印。卷后元虞集，明项元汴，清永星、守虚子、绵亿、崇恩，近代吴湖帆、潘静淑题跋。）、《天朗气清诗帖》（草书，墨迹，纸本，纵 24.5cm，横 52.5cm，凡 11 行，共 50 字，款署“玉蟾”，收藏于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仙庐峰六咏诗帖》（纸本，纵 31.5cm，横 157.4cm，卷上钤有“竹垞审定”、“棟亭秘玩”印记，藏上海博物馆）、《与宝谟郎中书》（收入清毕沅撰集，钱泳、孔千秋刻《经训堂法帖》，后有杨维桢、张无为跋。），这些都是书法作品中的精品，也一一附录在书中，借此可以领略白真人文采风流之一斑。

## 五

本次整理《全集》中的内容，如《修道真言》、《地元真诀》、《玉蟾白真人大丹秘诀》、《指玄篇注》及诸雷法、风水、斗数等篇，是否真为白真人手笔，颇有商讨之余地。但诸篇既题为白真人著或传，当事出有因，端在读者之见仁见智，各得其所，此抑为校者之初衷乎！

本书整理得以顺利的完成，首先感谢已故胡美成宗师门内高弟上海林锋先生热忱无私提供的珍贵资料，天津滕树军老师、都江堰汪登伟道长、成都谢正强博士对拙稿皆多有指正，杭州陈建军先生则不厌其烦的帮助我处理电子文档产生的错误。特别是汪道长不但代为精心扫描《真诰》抄本，并且还协助辨识抄本释文；滕兄则在此基础上仔细校勘释文，考订异同，《真诰》抄本“校勘说明”即出自于滕兄之手笔。《丹道文献网》总版主蒋智明先生、海南吴庭安先生是整理此书的积极倡导者，盛克琦兄为本书的整理与付梓出力尤多，是皆一一志谢，衷心铭记！

周全彬

2013 年 2 月 19 日写于四川绵竹同斋斋中

## 卷一

### 赋

#### 紫元赋

客此身于寰中兮，如鸚鵡之樊笼。妙此道于象外兮，如鸿鹄之飞翀。  
𪔐混沌于咸池兮，呼飞廉而鞭丰隆。谒元始于玉京兮，骑汗漫而泛空濛。  
帝宓牺而国华胥兮，子栗陆而臣有熊。家太极而亭寥泝兮，女昆仑而块  
衡嵩。师广聘而炼飞肉兮，坐鹤脊以凌南华。仆郁垒而威幽爽兮，驱豕  
车而锁北鄆。兄羲和而嫂后羿兮，缚妖星而斩流虹。友罗睺而媒太乙兮，  
蹶梵云而履刚风。醉瑶池以歌洞章兮，曳王母之霓幃。卧琪林以听云璈  
兮，借玉皇之羽旂。嗟大道兮久聋，数空华兮无穷。浥紫阳之甘露兮，  
洒五苦之夜魂。鼓朱陵之丹光兮，煨三尸之罍虫。与造物兮翱翔，并元  
气而始终。同大钧兮笑语，漱太液之玲珑。以枸杞而为脍兮，飮以灵阿  
之紫芝。以茯苓而为醢兮，釀以真阜之赤松。掬寒泉兮踞古涧，采飞霞  
兮遡晴空。制八锦兮寻偃月，戏五禽兮舞神弓。腰金珰而膝珂佩兮，访  
太翁黄裳之翁。养龙铅而炼虎汞兮，运胎仙朱橘之功。叩天谷兮臂赤凤，  
俯元潭兮驭神龙。泥丸氏兮长五解以云邈，海琼君兮眇大方其难逢。追  
钱铿兮跳入玉眸之庭，吊偃佺兮横跨流铃之冲。辟曹溪兮认鹭鸶，斡华  
池兮植芙蓉。威音已魄兮瞿昙死，達磨何之兮卢能舂。雪深兮二厥傅，  
雷震兮五其宗。槌拂语默兮馈彼法之皮髓，棒喝体用兮洒夫人之心胸。  
谷神无声兮与气以相似，禅河有涯兮问津之不同。付万物于一蝉兮，殿  
五帝于灵台；了三世于半偈兮，蛰百神于绛宫。控黍珠兮挾鸡卵，笑螭  
蛄兮忆神农。蹟哉大元兮守之以亘，微哉大易乎养之以蒙。南柯归来兮  
虽孔神而如幻，蝴蝶栩栩兮剖藩篱而大通。策三足之神乌兮，缥缈于空

碧。九凤穆穆兮，八鸾嚶嚶。声太霄景云之钟兮，惊绽阆苑金花之红。凭三级之朱楼兮，望万象于足下，而蕞太虚于目中。如是而谓神霄之右卿，青华之上公者也。

### 金丹赋<sup>①</sup>

（学道之士，必修金丹）<sup>②</sup>

身木欲槁，心灰已寒。愿飞升于玉阙，必修炼于金丹。乾马坤牛，卫丁公于神室；坎乌离兔，媒姤女于真坛。绛阙散郎，清朝闲士。使扶桑青龙奋翅出火，而华岳白虎飞牙入水。天炉地鼎，三关造化之枢机；月魄日魂，一掬阴阳之精髓。铅里藏土，汞中产金。龟乃子爻，蛇乃午象，兔为卯畜，鸡为酉禽。四象五行，不离乎戊；三元八卦，当资厥壬。朝既屯，暮既蒙，六爻有象；夜必复，昼必姤，万物无心。由是三性会合，攒簇元宫；二气升降，盘旋黄道。惟一味水银，才变黑玉；故七返朱砂，乃成红宝。珠橘琼榴，交梨火枣。普天白雪，翩翩紫府之清飙；满院黄花，隐映丹田之瑞草。吾知夫抽添何物，采取何地。生杀有户，缺圆有时。以浮沉为清浊之水，以间隔明动静之基。养正以抱一，持盈而守雌。举世无人能达此者，终日枯坐不知所之。恩生害，害生恩，房躔见昴；主中宾，宾中主，斗度回箕。尝谓大道无言，内丹非术。玄珠垂象，而阴里抱阳德；婴儿结胎，而雄中含雌质。君臣之间，先后悔吝；夫妇之外，存亡凶吉。丁位之心，癸位之张，甲宫之女，庚宫之毕。刑德生旺，虽有否泰；沐浴潜藏，初无固必。药材斤两，东西南北以归中；火候城池，二八九三而为一。如是则乌极河车，百刻上运；华池神水，四时逆流。荣卫寒温而鹑火鬼井，精神衰旺而玄枵斗牛。子母函盖，身化心化；兄弟埙篪，福修慧修。六画动爻，见晦朔望弦之变；二至改度，有蝗虫水旱之忧。真人宇宙妙纵横，溪山归掌握。左军右军，自古仁义；

<sup>①</sup> 刘本、辑要本、《问道集》、《紫清指玄集》本作“金液大还丹赋”。

<sup>②</sup> 据《问道集》补。

大隐小隐，从今宫角。风悄悄，月娟娟，片云孤鹤，而长啸一声，编书以遗后学。

## 天台山赋

天台之山，神仙景象。周回八百余里，高耸万八千丈。实金庭之洞天，乃玉京之福壤。霓裳羽节之隐显有无，天箫云璈之清虚嘹亮。赤乌吴王之修崇，景云睿宗之兴创；琳宫蕊殿而壮丽千载，烟岫松崖而瑰奇万状。云随羽客，在琼台双阙之间；鹤唳芝田，正桐柏灵墟之上。丹元真人之身居赤城，左极仙翁而坐断翠屏。众妙台空而旷古陈迹，法轮院在而何年授经。藤萝茑蔓而夜月照白，蒿莽荆榛而晓烟锁青。势吞吴越而峻极紫霄，见彼柳使君之什；地接蓬莱而下临沧海，形于韩择木之铭。千丈瀑布而上跨石桥，万顷云花而横书佛陇。三井龙蟠而水激石吼，九峰虎啸而风生雾壅。紫松封丹兮老干不死，碧泉漱玉兮飞流自涌。玄屿苍珷之怪石天成，黄精白术之灵苗仙种。剜苔剔藓而寻访真迹，斩竹缚茅而其逃俗冗。昭庆院、法莲院，云门之鸡犬相闻；元明宫、洞天宫，烟深之楼台争耸。知天开地辟之久矣，信神剏鬼划之奇哉！万顷碧琉璃之水，千层青翡翠之崖。风响笙响而子晋何在，花香水香而刘郎不回。月洞风林之野鹤夜唳，云溪烟陇之山猿晓哀。幽鸟一声兮花落青涧，飞萤数点兮露沾碧苔。丹霞飞华顶之峰，接天峻拔；紫雾锁方瀛之路，峭壁崔嵬。椿庭桧殿之金磬鼓风，竹院松斋之玉琴弄月。翠檻丹楹兮山窠藻梲，碧眼苍髯兮星冠羽褐。丹炉灰冷而久矣不火，仙蜕坛高而知谁换骨？金浆玉醴兮泉冽石髓，琼树琪林兮花开春雪。邻峰古寺之或显灵异，古德圣僧而相传衣钵。寒山、拾得兴国清之伽蓝，智顗、普明起定光之法窟。释子耘药，仙翁种茶。春纫素兰而秋摘黄菊，晓吸甘露而暮餐赤霞。倚松长啸而落月悲鹤，采芝归来而斜阳<sup>①</sup>噪鸦。唐有甘泉而坐此翠石，

<sup>①</sup> 阳，朱本作“杨”，据同治本改。

汉有高察而隐于白沙。冯云翼于峰头，种玉莲而结子；徐默希于岩顶，载铁树以开花。文章不疗山水癖，身心每被溪山缚。蹑芒屨而杖苍柯，被麻簑而戴青箬。携《黄庭》而归冲嗇之庵，吟洞章而登凌虚之阁。野鸟鸣嚶嚶，山花开灼灼。玉霄峰上水呜咽，华林峰前云寂寞。烟驾浮空天渺渺，空翠舞箫韶云辘轳。入洞风泠泠，洞门无锁钥。登翠微而望香林，陟紫霄而顾玉泉。仙花灵草而苍翠无边，千岩万壑而森罗目前。吟李白天台之诗，赓张籍天台之篇。尘襟俗垢俱洗尽，两袂飘飘身欲仙。我欲召青龙而呼白鸾，乘风飞去瀛州之外、方丈之巔。

### 鹤林赋

浮虚空以为家兮，森万象于其庭；养混沌以为子兮，游乎象帝之先。跨八极以翱翔兮，泛神风之浩荡；步大方以汗漫兮，采琪花之婵娟。辔九龙兮驾素月，銜八骏兮凌紫烟。上挽天河于碧落兮，下拽夜台于黄泉。吾将鞭白鹤而过酆宾兮，勒青牛而旅于阆。鸣玉融之箫兮歌太极，鼓云和之瑟兮舞胎仙。登昆仑兮访轩后之金枢，栖九嶷兮觅舜娥之玉钗。麟洲缥缈兮凤巢，蓬莱清浅兮桑田。酿五芝之髓兮入昊天而馥馥，掬八桂之浆兮流华池之涓涓。黄元真人兮乘太霞羽铃之佩，紫虚元君兮控夜光九丹之弦。左扶桑兮右广寒，入天谷兮出太渊。此心兮秋鹏，吾身兮冬蝉。草罗酆下元之牒兮，束精爽于华漠；翻郁罗萧台之篆兮，遡清邃于吁员<sup>①</sup>。凭玉楼兮窈窕，唱霓裳兮踟蹰。月地云阶兮青鸟不来，霞都烟阁兮紫琼依然。呼恶来兮召玄冥，役阿香兮檄鸟嫫。饮九酝以酩酊兮，坐断延康之始劫；抚三华以舒啸兮，问讯龙汉之初年。炼日月兮煮璇玑，声雷电兮惊万天。盍浮丘之背兮，拍洪崖之肩；唤漆园之梦兮，究鹿苑之禅。胸襟兮全易，物我兮纯乾。吾族兮大庭，乃祖兮有颢。若有所得兮出华阳之派，吾从所适兮乘海琼之船。穷其裔兮来于簞筐，为我友兮其惟偃佺。慰曲江之蒲兮，鞠宛陵之草；偷大有之桃兮，耕太华之莲。

<sup>①</sup> 吁员，《赋汇》作“虚玄”。

以沧海而为砚兮，命盘古而使磨；字穹窿以为碑兮，召儵忽而使镌。契屡空兮芍药，悟一唯兮杜鹃。大道死兮羲皇泣，不周崩兮女娲鸣。哀大禹兮足胝，笑神农兮发毡。宴瑶台兮，问王母以索笑；写<sup>①</sup>金液兮，顾阎老之垂涎<sup>②</sup>。侵帝座兮严陵，撩女星兮张騫。缉榭锦兮，蜉蝣之裸何如；编兰带兮，蟋蟀之鸣谁怜？已矣夫，挈太古兮戏蚁国，与造物兮下芝田。藻鳧松鹤兮自然之长短，桃姬梭鬼兮何有于媼妍。悲红尘以思蜕兮，蛰须弥于芥子；指苍汉以言归兮，放赤子于大千。夫是之谓谁乎？盖太清之散吏，而紫府之剩员，彼南荒之鹤林子焉。

紫元与玉蟾同师事于翠虚泥丸陈先生，乃兄弟之列也；鹤林乃玉蟾之徒，嗣道之子也。故以《紫元赋》列于赋之首，以《鹤林赋》收之于赋之后。包括六赋中之造化，中有隐语，玄秘在焉。有道眼观之则得之矣。

## 龙虎赋

奇哉！九转金液七返大还丹，诚神气之陀罗兮，性命之众甫。擎阿耨之元兮，职达摩之华勋。身砂而心汞兮，出日而入月。青龙白虎朱雀兮，荧惑居癸而潋渺。位丙绛宫天子兮，御黄庭之奥壶。慈兮悲兮，威惠而武文。天一坎地二离兮，乾坤互南北。真铅先天之气兮，可为七十二石之冠。刚弱中外而雌雄调<sup>③</sup>理兮，金火含受金水之事。初九未神变兮，天心抱阳和。木汞生东辰之体兮，金精长西戌之胚。巽毕复而乾毕剥兮，春秋而仁义，冬夏而界度。亶娄上下釜兮，砂汞所配感之神室。张虚危翼兮，金不旋而主<sup>④</sup>不轻。潜藏飞跃兮，往来上下。无爻位而归乎太极兮，以包囊泉<sup>⑤</sup>石。有无隐显兮，水金为丹本；日精灭坎离兮，浮沉而消息。

<sup>①</sup> 写，《赋汇》作“泻”。

<sup>②</sup> 涎，朱本此字不能辨识，据同治本、《赋汇》改。

<sup>③</sup> 调，《问道集》作“条”。

<sup>④</sup> 主，《问道集》作“土”。

<sup>⑤</sup> 泉，《问道集》作“众”。

金公索坎实兮姤女叩离虚，金戮木兮而水殄火。黄帝竖旗于金乡兮，金木火化为明窗尘。混沌之金火兮，实<sup>①</sup>精终一九。一斤十六两兮，三百八十有四铢。震爻膺阳篆兮，水翠玄而金赭黄。山河大地以凝虚兮，精液混丹砂而融真。黑铅变素，朱汞莹碧兮，金华鸿濛<sup>②</sup>而洞虚。水一火二而土五兮，濡英金而飞精水。天地至精兮，以戊己运天符。十二斗枢而十二钟律兮，流汞日之魂，黄金月之魄。玄图未渐剥兮，阳精为毕方之父。坤变震于初而变兑于再兮，日月既合璧而上弦平如绳。三五三阳既图<sup>③</sup>兮，圆明现东甲。蟾蜍视卦节兮，兔魄吐生光。乾初变于巽而再变于艮兮，月明辛而现丙。周回五六而东北丧朋于乙地兮，土与木金和为液而复象蝉<sup>④</sup>。雷震<sup>⑤</sup>神室兮，中五运而外八卦。阴符阳火兮，六旬化鸡子而五岳峙潜枢。顶乾金而踵坤水兮，阴阳稟自然而中和流素津。灵户黑铅炼真土兮，泉窟白金生水银。亥末阳动而曦驭行南陆兮，五星连珠而金砂呼吸日月之迟速。紫微十六华盖星兮，三台摄调燮之星以责统录。日火合五行之精兮，炼中宫之土；月金受六律之纪兮，入北方之水。火是药之父母兮，药是火之子孙。水土金兮六十日先后存亡，金汞抵角兮鼎室抗衡。土母召四方之和兮，乾动应三光。金火精气而光耀一室兮，何水涸而火殒。龙虎之炁相交兮金木之情契合，情性交结兮温养子珠。水者玄华而土者金母兮，丹室结流珠而黄黑混水土之元精。紫华敷腴而黄液荡漾兮，神药未遂；金生水炼铅为白金兮，白金为神室。神室有金水兮，火色变凝而黄罍。水火凝中府兮，金液不飞；火灼金华兮，轻烟薄雾以寂。白金为有而火气为无兮炼汞兆神，两虚无兮水火抱粹而日月怀冲。黑铅兮金精玄水而包坎汞，黄芽现白蕊兮红苞。金为水母兮华池泛真素。坛炉鼎灶<sup>⑥</sup>有神室而委曲关隘。金土合汞兮，自然而神化矣。

<sup>①</sup> 实，《问道集》作“宝”。

<sup>②</sup> 鸿濛，《问道集》作“蒙鸿”。

<sup>③</sup> 图，《问道集》作“圆”。

<sup>④</sup> 蝉，《问道集》作“禅”。

<sup>⑤</sup> 震，《问道集》作“辰”。

<sup>⑥</sup> 坛炉鼎灶，《问道集》无“鼎”字。



## 卷二

### 序

#### 太上九天雷霆大法琅书序

雷霆火师曰：昔在龙汉之初年，浮黎之始劫，虚无之表，混沌之先，浩气结成，太乙下降，谓之玉清神母元君。自然圣胎，化生九子。其长则元始天尊，其末则神霄真王也。夫真王应九元之运，总九炁之真，而神霄乃九霄之上霄，为九清之玉清，所以真王在乎高上神霄玉清府也。所掌者何？盖五雷之总司也。元炁未判，未始有雷，太虚既开，太极始立。太极之数五，五居乎中，中黄正炁，同乎一初，散在万物，遂分阴阳。阴阳之气结而成雷，其中有神主之，则神霄真王也。雷之为物，恍恍惚惚；雷之为神，杳杳冥冥。聚乎太无之房，归乎太乙之庭。其高上则为之府，其广汉则为之城。设官分职，隶将统兵，监观万国，磅礴一灵。总而为都司，则雷局分治；散而为五方，则雷神有名。故凡雨暘旱涝、水火刀兵、城隍社稷、江海丘陵、乡邦瘟疫、国土蝗螟，大则日月星辰霜雪风露之数，小则山河草木昆虫鸟兽之名，皆隶于神霄而属之玉清，一出于真王之命。善者有赏，恶者有罚，发号施令而兼掌生杀，行恩布威而自为枯荣。以是知五雷之政，统三界而御万灵，可以伐逆崇，可以诛凶星，而万神稽首，群物听命者也。神霄真王奄而有之，故能君五雷也。东极青华君从而丞之，复佐以六波天上帝君，乃命太皇万福真君掌其左府，可韩司丈人真君掌其右府。至于天雷上相、玉枢使相、雷霆都司、元命真君、五雷院使，各堂五雷之曹，群工百执，事各付事，物各付物。雷部则有帅，雷府则有宰，雷城则有将，雷局则有官，雷天则有君，雷门则有吏。震为雷宫，巽为雷门，大曰雷，小曰霆。雷主善，

霆主恶。然万物之于天地间，其稟性赋形，而与雷霆何异焉。

太上混元皇帝括阴阳之妙，操造化之机，作为符图印诀罡咒之文，乃成《九天雷霆大法琅书》，以付有道之士。得之者兵随印转，将逐符行，役使风雷，区别人鬼，代天行化，佐国救民，辅正除邪，剪妖馘毒，明彰天威，显扬道法。然而始勤终怠，奉行不虔，妄传非人，轻泄漏慢者，一如火伯风霆律令，虽身被风刀，万劫不原可矣，其忍九玄七祖长役鬼官者哉！

雷有五：或曰天雷、水雷、山雷、神雷、社雷，谓五雷也；或曰风雷、火雷、云雷、龙雷、蛰雷，谓五雷也。其说不一。盖雷霆上则贯斗，下则伏渊，以风为媒，以电为妻，以云为奴，以雨为子。雷之气，乃中天大魁之气。故中央之数系乎五，恐其气数皆五，而曰五雷也。得法之士，自非刚毅中正而邪佞懦怯者不可行也。苟能精勤香火，朝谒帝真，孜孜度人，切切济物，三千功满，八百行圆，手握龙泉，腰横雷玺，部领将吏，飞步太空，可胜快哉！

敬编雷霆之由，符法之所以，序于《琅书》之首云。

### 汪火师雷霆奥旨序<sup>①</sup>

道者，具乎天地之先，混混沌沌，无形无名；法者，出乎天地之后，亘古今而神通变化；人者，生乎天地之间，禀天一之炁而为万物之灵。故以吾言之清明澄彻者，运而行之，则足以通天地，感鬼神，调阴阳，赞化育等。上语之，即丹成道备，朝昆仑、薄蓬莱，亦不难矣。

盖天地一身，一身天地也。其大丹法本不外乎此失。不治其本，而欲理其末者，未之有也。去圣逾远，谈道者多曲学旁门，乱真者众。后之学者，无所参究，非缘后生福浅，亦由恩情爱欲一念恋著，心境不清，是非之胶扰。亦不知千经万论，以求道要安在。则其去道愈远矣。或有

<sup>①</sup> 据《道藏》之《道法会元》卷七十六增。

苦心学，行持而不见功者，非道负人，皆奉道之士不从明师，而所受非法；或依法行持而不见功者，皆奉道之士，不遵戒律，而学法不验。有志于此者，苟能清心寡欲，以明道要，以悟玄机，犹当广求师资，勤行修炼，依法行持，何患法之不验哉！故《天坛玉格》云：“不行修炼，将不附身；不漱华池，形还灭壤。”火师又曰：“凡受五雷大法，非上品仙官之职，不能悟此玄机。内则修炼自己还丹，故外则馘邪治病。”至人所述，非可诬也。是知非学法之为难，而澄心修炼之为难，而得遇道之尤难也。

余以夙幸，得奉冲科，遍参诸方，未尽其要。迂道过罗浮，访道于祖师翠虚真人，袖中出示此篇，可将云房急写，明日送来。念汝一生希道之心诚，慕道之志切，余遂写毕，归此于祖师之前，勤而玩诵。乃至汪真君以七十二句显述于其前，朱先生以万言发明于其后。凝神默想，超悟玄微，正所谓“蕉花春风之机，梧桐秋雨之妙，碧潭夜月青山，暮云微妙深玄”，灿然明白。惟二宗师以方便心，流传后学；以慈悯心，救度群品。使后学之士，得而玩之，自有悟入。如云开月皎，尘净鉴明，包诸幻而归真，总万法而归一。三元循于内，而神自朝元。依此而行，精思不怠，乘白云而归故里，端从此始矣。

上清大洞宝录南岳先生、赤帝真人、五雷副使、知北极驱邪院事海琼白玉蟾序。

### 麻姑山仙坛集序<sup>①</sup>

自有仙字，则有山川。而洞天福地所在，包涵宇宙山川清淑虚灵之气，以俟神仙异人修炼变化之资，盖古今如一日也。

麻姑山小有天，乃三十六洞天之一。山以麻姑名，莫知何年始。岂非麻姑元君山顶立坛，久于其地，精切密行，得道升真，而山川之美不得不专欤。自古神仙皆以尽性至命，养气凝神，积行累功，超凡入圣，

<sup>①</sup> 据清同治间重刊《麻姑山志》卷五增。

纪传源流，具有可考。而麻姑元君得道之由，仅见于颜鲁公《抚州图》；会仙之迹，止附于葛稚川《方平传》。考订图史，叙述本末，以与洞天山川相为无穷，此固方外者之资也。曩岁寄隐青城，亦系元君修炼成真之所，西川祷祈福泽之庭。洞府以麻姑名，仙迹班班可考。比来仙都，披阅志集，参以青城耳闻目见，及四方观宇所述，江湖云鹤所传，碑额文字所志，括为一传，以便观览，题曰《小有洞天麻姑神仙传》，与世共之。

盖尝拜元通之殿，陟齐云之峰，追忆青城洞府之高深，遥睇蓬莱弱水之清浅。礼王、蔡二真之仪，而企七月七日仙会之神风；瞻浮丘三应之祠，而仰王、郭二仙寻师之方躅。操瓢酌葛稚川浴丹之水，炷香附邓福唐遗简之坛。望麻源而归谷口，有真人之姓氏；阅碑记而参罗浮，致围棋之老仙。山川之美，神仙之奇，尽在是矣。又或同志之士，闻风而兴，开卷而悟，因元君东海三为桑田之叹，而速修与天齐年之功；读鲁公地气殊异、江山炳灵之文，而勇进蹑武群仙之步。则今日仙传之集，岂曰小补云哉！

## 跋

### 跋上清灵枢山雷火云秘法

关尹子曰：“衣摇空得风，气嘘物得水，水注水即鸣，石击石即光。知此说者，风云雷电皆可为之。盖风云雷电，皆缘炁而生，炁缘心生。犹如内想大火，久之觉热；内想大水，久之<sup>①</sup>觉寒。知此说者，天地之德皆可同之。”仙人谭景升《化书》云：“动静相磨，所以化火也；燥湿相蒸，所以化水也；水火相勃，所以化云也；汤盎投井，所以化雹也；噀水向日，所以化虹霓也。由是知风云可以命，霜雹可以致，阴阳可以召，五行可以役。”愚尝得其说矣。因著数语以跋法书之后，使学仙奉法之士有所稽考，毋疑焉。

---

<sup>①</sup> 之，刘本、辑要本作“而”。

## 题

### 题张紫阳薛紫贤真人像

昔李亚以金汞刀圭火符之诀传之钟离权，权以是传吕岩叟，岩叟以是传之刘海蟾，刘传之张伯端，张于难中感杏林石泰之德，因以传之。泰，邠州人。事成游毗陵，授之于蜀僧道光。光之门有行者道楠，号为陈泥丸，即先师也。偶缘道过太平宫，睹壁间张平叔、僧<sup>①</sup>道光之像，感前贤之已蜕，嗟尘世之不仙，思鸾鹤之未来，对江山而无味。张乃紫阳真人，太微第四星也。道光姓薛，号为紫贤。石公乃翠元先生，先师则翠虚真人也。海南白玉蟾因访知宫蔡长卿，于是乎书。

## 辞

### 赞《救苦经》辞

（集《救苦经》句）

太上灵宝天尊说《救苦经》者，云藏宝笈，乃东华帝阙之真书；烟锁琅函，为太乙慈尊之秘典。空中灼灼，妙哉大洞之经；天上冥冥，皆成大道之力。第一委气而第二顺气，以制九天魂；东南度命而东北度仙，遍满十方界，还将上天气寥寥，化作泥丸仙；以伏诸魔精渺渺，高超仙源路。天上六六，而地下六六，其数如沙尘；劫前三三，而劫后三三，自然有别体。使众生如盲见日月，以威神救拔诸迷途，成无上道而作无上尊；以威神力救一切罪而度一切厄，以通祥感机。混然无分，天气归一身之内；善见救苦，虚空皆遍体之真。故成万法而主光明，乃领无边而归太上。初发玄元始，不知空洞有虚皇；普济度天人，但见紫云覆黄

<sup>①</sup> 僧，朱本作“曾”，据诸本改。

老。诚太妙至极之旨，皆玄上玉宸之言。堪嗟罪障实可哀，我今念诵无休息。朗咏罪福句，自然心垢之清；是名三宝君，我本太无之际。向来讽诵此经者，莫不代天尊而演说经教，体大道以引接浮生。月明玄贞万福之宫，香花缭绕；星拱玉虚明皇之殿，花雨缤纷。天堂享福而地狱无声，庆云开生而祥烟塞死。玉宝皇上来乘幡，下入开光门；无量太华敕命，上登朱陵府。念太灵虚皇之号，剑树化为蹇<sup>①</sup>；礼真皇洞神之尊，火翳成清暑。空洞非迹，咸见同声救罪人；飞天神王，由是委气聚功德。化形十方界，道言诸大天尊；作颂仰尊颜，自有无鞅数众。神魂如在，迺上元始天宫；灵识昭然，超度三界苦趣。三涂八难，勤学无为；六道四生，自悟真道。无名无我，逍遥乎清静之乡；不迷不荒，超达于虚无之岸。稽首诸仙众，颂毕举闻经。

## 碑

### 有宋庐山养正先生黄君仙游碑

先生姓黄，讳知微，字明道，世为江州人。少隶大平兴国宫道士，票性冲淡，赋形丰伟，执心谨谅，治身严洁。元丰间，即本宫奉采访真君香火，盖其职也。舒州潜山体道先生崔君闻其名，自舒之江访之，授以一九谷神之道，金液沦景之旨。从此若佯若蹶，狂易无度，时人呼为黄疯子。遂自赋《黄颠歌》，益自汗晦。

先是，宫中养正堂得业，今以养正先生呼之。曩与崔君游，有所谓泥丸万神、刀圭一粒之语，复为一词以自表，即集中《御街杯行》之云也。按猴溪蔡于高所著之记、大梁司马之白所述之传：先生嗜酒，每醉则浩歌，歌罢颠狂自若。常于宫前朝真桥上，疾声大呼，若有所呵。一衲百结，裸露不顾，隆冬盛夏，恬无寒暑。权贵士夫有施惠者，随手散去。或走窜林壑之间，或歌舞城市之中，终日醺醺，一切不为。常带两

<sup>①</sup> 蹇，辑要本作“蹇”。

衣囊，每遇便溺，和以粪壤，悉用纸裹而置诸囊，与夫饼饵药物杂置一处，殊无秽气，其囊自号锦香。时大雪，林壑冥濛，草木变白，独先生所居之室，其顶无雪。常指室傍壁罅而示人曰：“此吾游蜀之路也。”初不知书，而所谈多史传间事；不能文，而所出皆高妙之辞。至如诗云：“买纸一百车，系笔一千管。纸尽笔头樁，不说胸中半。”独曰：“此汉高帝诗。”不可致诘者也。又如“云溪拂地送残雨，谷鸟向人啼落花”，及“万里碧云开暮<sup>①</sup>色，一条银汉在秋天等”句，出于自然，皆学者所不能到。尝谓所知曰：“酒能败德，必须戒之。吾所以<sup>②</sup>饮酒，与人饮异。”又曰：“鸡在卵中，已含造化，于人有功，安可饪之？”善哉言乎！由是士大夫多礼接之。乐其道而忘人之势，遗弃形体处，人之所恶，亶谓风颠者也。宫中道士五百辈，时或饮酒，虽不邀，先生亦一造焉，人以为饕餮，先生不羞也。或恐其知者，则密以为期，临欲饮，则先生不期而会，宾主交愕，乃坐先生于席末，痴饮大嚼，旁若无人，醉辄叫，同褐厌之。嘻噫气以自快，每噫时不停，声响彻霄，久之乃已。蔡猴溪年十八九时，勉其学道，蔡方业儒，托以有父兄在。先生笑曰：“车下有水时，何为不可？”蔡自是数得顾遇之异。蔡尝问先生：“如何久不噫气？”先生不答。再问而噫，且曰：“大噫一声天地静，落花烟淡水朦胧。”又同<sup>③</sup>宿道士聂叔彬之燕处堂，先生语蔡曰：“近有金道人自北来见，在道堂中，尔可往见。”不果往。先生起而坐，口占一绝曰：“将身轻步入名山，四海云游尽可攀。大道自然随自过，鬼神瞻仰白云间。”久与夜坐溪上，指东方一星为题曰：“入夜明星拱紫微，东南西北共光辉。通天入地无人会，惟有清风明月知。”又见蔡眼中有黑花，而吟曰：“肾耗元精少，眼有黑花生。却得蓬蒿力，遮藏见太平。”又同饮，而取萝葡置酒中，自食一半，分一半与蔡食，曰：“一性无耽酒色荒，元精混沌归渺茫。真人惠送清凉药，换得朦胧晓夜光。”蔡出门便觉眼花

<sup>①</sup> 暮，朱本作“慕”，据诸本改。

<sup>②</sup> 以，辑要本作“谓”。

<sup>③</sup> 同，辑要本作“问”。

不复有矣。崇宁末，先生年已九旬余，貌若处女，肌肤如玉，然颠狂<sup>①</sup>之态如故也。人皆忽其态，故失其编年叙事之详。蔡子高、司马之白俱慷慨高蹈之士，获与之交。时有崔风子、高赤脚亦皆异人，往来庐山。斯时斯人，诚难其遇也。宣和末年，遣使召之，先生坚不起，有司强之，登舆至九江，终不肯前，乃曰：“今二天子矣，我往何为哉？”既而渊圣登极赦至矣。宫庭未回禄日，先生于采访殿上掘去其甃。植蒿一根，坐其旁，若歌之曰：“明年了来。”如是连歌数四而去。次年，韩世清贼马焚毁宫，度<sup>②</sup>乃植蒿之日也。煨烬之后，旧址之上，独生当来所植之蒿，别无繁类。先贱马临境之际，人心动摇，不遑宁处，多就卜其去就之理，得其语者，后皆可验。有遇先生，或谓曰尔得，或曰尔休。所谓尔休者，委之沟壑，莫知所在；谓尔得者，丧乱之后，悉皆无恙。先生居常语人祸福，初不经意，久而有验，神如也。兵烬之后，先生死山侧，瘞之矣。后数年，有自蜀中末者曰：“黄风子今在蜀，昨于成都相会。”众疑之，复因便寄书一封，回山开缄，乃丧乱后所存道士姓名也。于是怪而发其棺，惟衣履在焉。

旧传本宫道士王三一，颇知其出入隐显之事。然神仙之迹，千变万化，不可枚举。粗据其传记大略，以碑其仙游之躅云。若夫《警世歌》、《乐道歌》及诗词等作，散亡之后，仅得数十篇，山中道士熊守中编之。先生所居，旧名养正堂，内有风玉轩。先生仙去，遂改其堂曰大噫，今复易名黄仙庵。羽流夏师古别筑数椽之茅于庵之后，以祠崔君暨我先生焉。一旦其裔刘道璿者，请余碑之。余生晚，不及见先生，但多慨慕而已，敬为铭曰：

“庐山之下，湓浦之濒，山高水长，不见斯人。竹月涓涓，松风瑟瑟，遐想仙姿，风清月白。”

## 铭

<sup>①</sup> 狂，诸本作“狂”。

<sup>②</sup> 度，辑要本、同治本作“庭”，意即“宫庭”，与朱本文异，刘本与朱本同。



## 鹤林靖铭

张正一定都功二十八治，以乙巳生人，隶本竹。长乐彭耜<sup>①</sup>季益，乙巳生，弱冠时，梦之一所，恍如洞宫，扁曰鹤林，寤而识之，懵其所以。后拜大都功，领治本竹，始知其山多瑞竹，复与鸣鹤山相邻<sup>②</sup>。于是悟鹤林之梦，乃鞭心以希仙，求所谓虚坎实离之妙，日与方士为炉薰茗椀之乐，若无意于仕进，社门绝交，益自韬晦。既得天枢之书，兼馆雷章，每拯民瘼，如救饥溺。粒符滴水，动有异应。时翻蕊笈，深味道腴。霞标芝宇，精英爽越。想其飞神于空碧，毓冲于渊红者也。玉蟾尝读藏经，知鹤鸣<sup>③</sup>本竹之间，叠有羽人蜕仙其地。窃意鹤林之朕，已萌于未拜箬之先，无乃神游故山，心驰旧隐者欤！季益则鹤鸣本竹间异人，明矣。神仙隐则上仙，显则瑞世，兹固奇事，将欲迹其梦于丹珥翠珉之上。及见季益所著《南狱思真录》，又知其再膺南岳先生之号，亦留神于盟威元命之诀。所行之法，固已彰灵者验<sup>④</sup>；所受之箬，又复通真达灵。即其鹤林道靖，为之铭曰：

“彼鹤鸣山，邻于青城。彼本竹治，翼于鹤鸣。紫芝碧菌，丹崖翠谷。雪鹤巢松，琅风韵竹。千岩万壑，吐云吞烟。朱霞媚水，素月流天。玉渊宅龙，瑶草卧虎。昼现霓旌，夜散花雨。成一洞府，似非人间。中有灵君，髯苍脸丹。玉局事徂，黄鹤不返。夕鸟归飞，洞门闭晚。其地蜕仙，古今几人。岂曰无人，胎神蛰灵。神仙隐显，朝凡暮圣。影泡出没，入大圆镜。鹤唳氏星，竹凌壁宿。本竹郭声，鹤鸣张兆。药炉不火，策空驾浮。挹彼诸仙，飞行太邱。如何老彭，得此异梦。适此二山，映带成洞。定知郭张，游戏阎浮。进雉后人，应此梦不。武夷令昭，洪崖

<sup>①</sup> 耜，朱本作“棺”，据同治本改。

<sup>②</sup> 邻，同治本作“联”。

<sup>③</sup> 鸣，同治本作“林”。

<sup>④</sup> 者验，同治本作“著听”。

老抗。皆箴流胄<sup>①</sup>，代有仙况。今之鹤林，古仙化形。元命真人，南岳先生。都功三五，盟威正一。法掌东华，职居南极。手绾雷玺，足蹑枢罡。水火金液，刀圭玄黄。功盈三千，行溢八百。鹤云飘飘，竹风瑟瑟。梦中旧路，飞还故山。鹿堂云台，邀游其间。回首霜畦，芝术<sup>②</sup>已老。不知何人，得君火枣。”

---

<sup>①</sup> 胄，朱本作“胃”，据同治本改。

<sup>②</sup> 术，朱本作“木”，据同治本改。

## 卷三

### 偈

#### 《金刚经》偈寄示西林总长老

以字不成，八字不是。如是我闻，早落第二。

#### 喜无忧求偈

禅不用参，道不用学。行住坐卧，是大圆觉。

#### 为禅悟剪发偈

一毛头上一如来，一一如来鼻孔开。  
把得这般力在手，剪教断了唤教回。

#### 郑天谷写神随喜说偈

大道本来无形，安得这般面嘴。  
是你不合带来，只得任他赞毁。  
三分似人七分似鬼，不是骷髅，不是傀儡。  
这个是第几个身？这个是第几个你？  
有人更问如何，向道剑去久矣。  
咄，三尺浪高鱼化龙，痴人犹戾夜塘水。

## 颂

### 玉真瑞世颂

维皇宋嘉定皇后崇尚神仙，有志铅汞。臣生遇熙旦，获睹盛事，谨制《玉真瑞世颂》，其辞曰：

“西华王母，紫虚元君。咀嚼九日，偃仰三云。毛竹秦娥，萧<sup>①</sup>台周女。夜骑天风，晓诣帝所。琪花开盛，凤鸟歌雍。霞旌舞翠，烟幢丽空。金茎露飞，玉树月淡。苍苔丹墀，红药宋<sup>②</sup>檻。北斗后德，阳春母仪。飚乘鹤驱，霓裳羽衣。懿淑靖都，恭柔慧闲。金玉渊海，琼瑶邱山。圣学光明，宝翰芳美。四海歌谣，关雎麟趾。仙仪冲粹，道性熙怡。福禄来为，葛藟螽<sup>③</sup>斯。金鼎凝霜，玉炉煨月。芝田黄芽，桂馆白雪。青鸟不至，翠蓬忘归。玉真瑞世，吾教光辉。详延方士，酬酢道要。营魄守雌，元牝观妙。广寒兔老，衡岳松青。至尊万寿，永保坤宁。”

### 鹤林传法明心颂<sup>④</sup>

（二首）

#### 其一

万法从心生，心心即是法。语嘿与动静，皆法所使然。  
无疑真心，守一是正法。守一而无疑，法法皆心法。

#### 其二

---

<sup>①</sup> 萧，同治本作“黄”。

<sup>②</sup> 宋，同治本作“朱”。

<sup>③</sup> 螽，朱本脱此字，据同治本补。

<sup>④</sup> 《语录》作“传法明心颂彭鹤林”。

法是心之臣，心是法之主。无疑则心正，心正则法灵。  
守一则心专，心专则法验。非法之灵验，盖汝心所以。

### 狗子佛性颂

（僧问赵州：“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州云：“无。”乃为之颂云。）

雨过西风寒，苍苔封战骨。可怜老将军，饮马长城窟。

## 卷四

### 表章

#### 为<sup>①</sup>武夷道众奏名传法谢恩青词

琅函发秘，老君开设教之门；玉局呈祥<sup>②</sup>，靖应启流芳之路。以八极炼魂而救苦，以九灵飞步以<sup>③</sup>腾章。天心有三符二印之传，雷府有五社十蛮<sup>④</sup>之应。所以驱攘灾疚<sup>⑤</sup>，用兹考召鬼神。某等赍香信以投诚，各传法要；饮丹泉而作誓，永续真风。

#### 谒华盖三仙青词<sup>⑥</sup>

伏以稔闻，霞躅形于昼思夕梦之间；竭款云关，陟彼风飞烟走之上。夜寒无寐，旦起有言。惟仙妙契先天，功成浩劫。风符雨即，燮理阴阳，霓节霆旌，飞行空梵。紫岩驻逸，丹阙宾宸，万古灵踪，群生福地。玉蟾久切玉真之拜，侧闻金篆之元，谢绝世尘，栖居林阜，冀回善盼，虔修香楮之仪，获造仙关，正遂烟霞之癖。瞻龙旗之在望，愿凤阙之常依。举形仙飞，此冥漠三真之能事；得道尸解，式蠹凡一介之可为。愿步后尘，期执末御，无任激切之至。宋皇庆元年壬子正月元日<sup>⑦</sup>

<sup>①</sup> 为，此字据善本、《上清集》、刘本、辑要本补。

<sup>②</sup> 祥，朱本作“详”，据诸本改。

<sup>③</sup> 以，《上清集》、辑要本作“而”。

<sup>④</sup> 蛮，刘本、辑要本、同治本作“变”。

<sup>⑤</sup> 疚，《上清集》作“疾”。

<sup>⑥</sup> 据《华盖山志》增。

<sup>⑦</sup> 按：皇庆元年壬子，即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年，此署宋朝，有误。

### 赠知宫王南纪洞章

古熙策云南，飞庚伏正祥。晴槐舞熏，新蜩噪晚。止锡琳宫，仰惟宫宰真人，江山态度，风月襟怀，神仙中人，不易得也。尝摭群仙家谱旧矣，王祺则老聃之薪者<sup>①</sup>高弟也，王楠则蒙庄之函苏道契也。郁单无量天，则王雍御雷笈；梵监须延天，则王绍识运历。鲁人王硕，炼玉云丹于浮雍山；秦人王乔，炼九神丹于天华洞。其后王长、王敏出于汉晋，王茂、王载卿出于魏唐。近世云鹤子作《三一<sup>②</sup>灵篇》，烟松子作《金丹枢要》，逍遥子作《还丹结集》，清虚子作《丹道指迷》，皆其族人也。其门天人隐显，殆莫一二。且云：丹山之凤必生鸾鸾，赤泽之马必生麒麟。有如仙裔绳绳，名仙至人，层见鳞出，千百岁下，挺生真人。坐董洞天，星弁左右，葆毓天粹，扶<sup>③</sup>剔幽奥。咀太元之精，采真一之气。其治心也，如苑<sup>④</sup>内像；其应世也，如水中月。休功丕德，光前绝后，当世道俗，曳手俯额，目争视，手争指，莫不曰：“其道如是，其德如是。”乃作洞章以歌之。

歌曰：“黄道珠躔阙一点，方寸无人洞门掩。桑田未变海水减，琪树开花绿萼萼。小<sup>⑤</sup>有瑶章落龙虎，月坛香冷宫谁主。真人扬下神霄鸾，天驹惨惨归紫府。千山万山锁青烟，三树两树啼断猿。风飞杨花三月寒，人在城门烟水村。生而神灵长威武，笑携一卷《黄庭》去。坐断琳宫主飡粥，星弁霞裙<sup>⑥</sup>满堂庑。四海横香航烛人，肘行膝步来如云。爱河翻波渺无际，花生铁柱酆都春。把握阴阳一呼吸，长啸一声鬼神泣。仗剑唤雨轻撼环，化篆召雷略举笔。当年檄赴内道场，黄麻紫墨星争光。归来

<sup>①</sup> 者，《上清集》作“著”。

<sup>②</sup> 一，《上清集》作“二”。

<sup>③</sup> 扶，刘本、辑要本、同治本作“抉”。

<sup>④</sup> 苑，诸本作“镜”。

<sup>⑤</sup> 小，刘本、辑要本、同治本作“中”。

<sup>⑥</sup> 裙，同治本作“裾”。

百庆喜具举，规模轮奂重铺张。翻思龙汉元年事，撞破混元识行李。满鼎铅霜火焰飞，绿颜雪齿君知否。松竹潇潇生冷风，白鹤一去草庐空。

### 法曹陈过谢恩奏事朱章

上清<sup>①</sup>大洞宝篆弟子、五雷三司判官、知北极驱<sup>②</sup>邪院事臣白玉蟾稽首再拜上言：臣闻太极仙翁有言曰：“学法之士，如赤体搦白刃耳。”臣观此言，莫不战栗。虚静先生张继先有言曰：“人生百年一弹指，闭眼风刀即立至。”臣观此言，愈增惊悸<sup>③</sup>。臣末学庸辈，滥居道阃，措心立教，朝夕骇忧，自愧疏愚，戒德违缺。四方学者，来如牛毛，设若普接而授之以道德，又恐泄露天机；苟若不纳，而警之以戒条，则是障拒后学；或若择善拔尤，而间度一二，复虑庸者隙进，鄙者薄来。臣夙荷师恩，叨传法奥，宝佩心印，未尝轻慢。仰遵科戒，如履薄冰，晦迹遁名，莫敢彰露。臣童髫何知，自护毛羽。仰惟三宝，洞察愚衷，岂容饰辞，委实真祷。以今吉辰伏地，贡章一通，上诣三天曹。谨据太上三五都功、正一盟威弟子施某等，昨各已录心词上奏天庭，乞行传度，已为膳申都省，依科给帖，充授法职。寻即择日建坛，剖符破券，拔将统兵，分司隶事。然后以蕊殿琅书，心传口诀。兹则同发诚心，谨取今月某日，虔就武夷山升真玄化洞天，修设三界高真，谢恩清醮几分，延奉上真，仰酬玄造，更祈景贶及臣等身。臣愚辄以己见为陛下陈之。夫法士有大不易者七，有深可畏者六。何哉？谓如世俗浇漓，风教隳堕，迷迷相指，以盲指盲，此则遇真师之难，所以为大不易者一也；文书谬误，诀法乖舛，罡中落步，咒中漏句，此则得真法之难，所以为大不易者二也；科戒严明，条律警肃，难行易犯，迷真者多，此则奉真戒之难，所以为大

<sup>①</sup> 清，朱本作“请”，据诸本改。

<sup>②</sup> 驱，朱本作“枢”，据诸本及上下文改。

<sup>③</sup> 悸，朱本作“悖”，据诸本改。



不易者三也；炁<sup>①</sup>火焚和，淫风鼓善，正气斲丧，元精雕<sup>②</sup>败，此则全真气之难，所以为大不易者四也；上真威仪，神将服色，方寸难思，一念不纯，此则存真想之难，所以为大不易者五也；天神地祇，正直威仪，监功建节<sup>③</sup>，纠察丝毫，此则办<sup>④</sup>真心之难，所以为大不易者六也；朝昏告急，寒暑请行，不敢苟财，愈当戮<sup>⑤</sup>力，此则立真功之难，所以为大不易者七也。所传法书、符图、印诀，妄示非人，必招风雷地狱锋戟裂体之报，此乃深可畏一也；所禀戒律，非时外色，辄有侵犯，必招灰池地狱火焰烙体之报，此乃深可畏二也；钦奉三宝，朝谒灵真，不知避忌，必招火网地狱风刀考身之报，此乃深可畏三也；神将香火，朝夕不虞，号召失节，必招寒冰地狱黄绳束颈之报，此乃深可畏四也；用心轻重，处事高低，或勤或惰，必招铁丸<sup>⑥</sup>地狱犁牛耕舌之报，此乃深可畏五也；行法既显，必有衬贿，多致贪婪，必招黑暗地狱万苦逼身之报，此乃深可畏六也。以此七之大不易、六之深畏言之，使臣竦肩<sup>⑦</sup>缩颈，心痛鼻酸。臣一介昏庸，仰赖太上慈悲，许容臣等披肝沥胆，雪罪首愆，苟有愆尤，俱蒙赦释。臣所奏前件受法弟子几名，伏望圣慈特敕旨，允臣所奏，付太玄都省，检<sup>⑧</sup>照前后所申，即行遍报诸司合属去处，仍乞指挥差拨法中最<sup>⑨</sup>干将帅部领兵马，统辖吏典，应时降赴，法官姓某等各人法坛香火衙治之所，驻筭防御，听候呼召。兵随印转，将逐符行，凡遇行持，遂依法令。发遣符命，祈祷驱禳，大阐灵通，明彰报应。名标玉籍，职领金班。膺掌握将兵之权，澄纠察鬼神之政。代天行化，为国救民，斩妖除魔，芟邪立正。得蒙允可，且喜且惊，勉励身心，私自积累。三千功满，

<sup>①</sup> 炁，刘本作“忿”。

<sup>②</sup> 雕，刘本、辑要本作“凋”。

<sup>③</sup> 节，辑要本、同治本作“过”，刘本脱此字。

<sup>④</sup> 办，刘本、辑要本、同治本作“辨”。

<sup>⑤</sup> 戮，辑要本、同治本作“努”。

<sup>⑥</sup> 丸，辑要本、同治本作“瓦”。

<sup>⑦</sup> 肩，刘本、辑要本、同治本作“发”。

<sup>⑧</sup> 检，珍本、刘本作“拖”，辑要本、同治本作“施”。

<sup>⑨</sup> 最，武夷集作“合”。

八百行圆<sup>①</sup>，别诣仙都，各期迁选。九玄七祖，同获善功。六道三涂，普沾善果。臣愚谨因二官直事、正一功曹、左右官使者、阴阳神诀吏、罡风骑置吏、驿马上章吏、飞龙骑吏等官各二人，出操臣<sup>②</sup>所为施某等进拜法坛、传度首过谢恩奏事朱章一通，上诣三天曹，请进太上虚无丈人宫、太清曹治紫灵宫，伏愿告报。臣诚惶诚恐，顿首稽首，再拜以闻，太清玄元太上无极大道太上道君、虚无丈人、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帝君、天帝丈人、九老仙都君，九炁丈人、百千万亿重道炁、千二百官<sup>③</sup>君、太清玉陛下。臣姓白，系金阙选仙，举进士，见任<sup>④</sup>冲祐<sup>⑤</sup>观东南隅醮坛所，伏地听命。

---

<sup>①</sup> 圆，刘本、辑要本、同治本作“真”。

<sup>②</sup> 臣，同治本作“神”。

<sup>③</sup> 官，辑要本、同治本作“宫”。

<sup>④</sup> 任，诸本作“在”。

<sup>⑤</sup> 祐，珍本、《武夷集》作“佑”，下同。

## 卷五

### 疏

#### 化应缘元功德疏<sup>①</sup>

道本无形，岂因绘形饰像；人须见物，方才随物兴心。是宜画所不可画之容，所以晓未曾晓之者。青鸾朱凤，在刚风浩气之前；白鹤苍龙，于浮靄太空之上。个中元有象，其物非强名。既心存目想之犹堪，岂粉饰金妆而不可。恍恍惚惚，俨然圣贤之云臻；简简穰穰，宜尔福祥之川至。

#### 会真堂疏<sup>②</sup>

道友往来，不知其几；数间破屋，饘粥全无。以此话头，问诸好道者，结缘则个。

绝粒休粮，总是作家伎俩；虚心实腹，要还他本分生涯。榼颓柱倾，奈历岁涉时之浸久；香寒火冷，致旁风上雨之交攻。斩新请个风月主人，仍旧续此云水故事。一盂圆玉粒，半筯细银条。待哺张颐，那得会吞霞吸露；挥毫落纸，不无望喝水成冰。

#### 化塑朱文公遗像疏

---

<sup>①</sup> 善本、《上清集》作“化画应缘功德疏”，刘本、辑要本作“化画应缘功德”。

<sup>②</sup> 善本、《上清集》作、刘本、辑要本作“会真堂疏语”。

武夷文公精舍，欲塑文公遗像，不知当时抠衣者，如之何则可？

天地棺，日月葬，夫子何之？梁木坏，泰山颓，哲人萎矣。两楹之梦既往，一唯之妙不传。竹简生尘，杏坛已草。嗟文公七十一祀，王洁冰清；空武夷三十六峰，猿啼鹤唳。管弦之声犹在耳，藻火之像赖何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听之不闻，视之不见；恍惚有像，未丧斯文。惟正心诚意者，知欲存神，索至者说。

### 阁<sup>①</sup>皂山房觅书籍疏

石渠清邃，翠麟横据于兰台；天禄峥嵘，玉蝉酣聚于芸阁。方者东壁图书府，谓之道家蓬莱山。盖悬签插架之繁，如汗牛充栋之盛。此馆监诸公之所见，岂山谷余子之得观。韩昌黎藏书于泰山之阳，石徂徕创屋于泗水之下。濂溪有院，白鹿为堂。如李君所储于康庐，仅得九千卷；若刘侯有造于岳麓，复建五十楹。彼雅志与众共之，而弊山窃慕此耳。囊留云麓之举也，属朱冲妙以竟之。夫六经九流之文，与诸子百家之典，搜罗无术，俯仰于人。幸当路士夫，慕韩、石慨然之作，使此间风物，追李、刘卓尔之规。或家塾可椶墨之书，或郡斋费缙钱之籍。广种小山之丛桂，奚须润屋之簋金。俾人人皆有余师，无专门自尊之病。则处处尽宏文教，何翰林未见之嗟。莫言金口木舌之不灵，自有竹简韦编之可覆。冀遥瞻于往哲，庶有补于将来。行且迎周孔，揖老庄。相会葛孝仙<sup>②</sup>丹炉之侧，坐申韩库杨墨，毕集丁令威华表之旁。顾不伟欤，非敢后也。

<sup>①</sup> 阁，同治本作“閣”。

<sup>②</sup> 仙，同治本作“先”。

## 卷六

### 经

#### 乌兔经<sup>①</sup>

猗夫，金液大还丹之妙，堪與琴厥冲，寥沆骨其虚。晨霄轩昂左，暮壤转酉右。日宫跃兔，月府翔乌。姹女骑赤龙，金公踞黑虎。砂孕汞，铅缄银，四象铃其极，五运宰乎土<sup>②</sup>。黄婆衣绯霓，丁翁服青霞<sup>③</sup>。黑白分玄牝，华池发玉醴。赤子产玄珠，红炉烹刚金。苍龟其足赤，白螭其背黑。玉蕊秀神谷，金粟萌丹田。钵特摩花开，提婆云叶落。南箕招摇坎，北杓玄纪离。天局日月复，荧惑建六虚。风轮水火姤。潏荡胎<sup>④</sup>三画。二三乳哺备，五六周九九。蝗飞夏雪，草茂冬炎。阳刚武城池，阴柔文珠珍。兔鸡浴兰芷，蟾曦化戈矛。偃月炉天罡，朱砂鼎昆仑。乾元乾屯蒙，坤用坤否泰。嫦娥配罗睺，阳黎妻月孛。清浊泥中辨，浮沉火内寻。主宾相刑德，生克互恩害。二八两重弦，二七<sup>⑤</sup>九之乾。杀机杀乎艮，钻研隶乎震。太一胎<sup>⑥</sup>戊己，万物皆风月。铁锡铜鎗矿，化生紫芙蕖。或问芙蕖中，灵馨熏烟衢。元始天尊霜，太上老君樱。已矣夫。

#### 钩锁连环经<sup>⑦</sup>

<sup>①</sup> 据《问道集》增，校以正理本、刘本、辑要本、同治本。

<sup>②</sup> 土，诸本作“上”。

<sup>③</sup> 霞，诸本作“紫”。

<sup>④</sup> 胎，刘本、辑要本、同治本作“昭”。

<sup>⑤</sup> 二七，刘本、辑要本、同治本作“三七”。

<sup>⑥</sup> 胎，刘本、辑要本、同治本作“昭”。

<sup>⑦</sup> 据《传道集》增，校以正理本、刘本、辑要本、同治本。

太乙元君曰：金丹即是汞，汞即是铅，铅即银，银即砂，砂即金，金即锡，锡即水银，水银即青金，青金即白金，白金即黑金，黑金即黄金，黄金即紫金，紫金即河车，河车即黄芽，黄芽即白雪，白雪即玉符，玉符即神水，神水即华池，华池即青龙，青龙即白虎，白虎即朱雀，朱雀即玄武，玄武即勾陈，勾陈即黄房，黄房即真土，真土即戊己，戊己即金木，金木即水火，水火即卯酉，卯酉即兔鸡，兔鸡即乌兔，乌兔即龟蛇，龟蛇即马牛，马牛即乾坤，乾坤即坎离，坎离即雌雄，雌雄即夫妇，夫妇即子孙，子孙即房毕，房毕即日月，日月即天地，天地即人，人即黄婆，黄婆即金公，金公即姹女，姹女即婴儿，婴儿即丁公，丁公即赤子，赤子即圣胎，圣胎即三关，三关即金液，金液即玉液，玉液即刀圭，刀圭即丹田，丹田即绛宫，绛宫即泥丸，泥丸即气海，气海即肾，肾即心，心即道，道即法，法即术，术即虚无，虚无即自然，自然即运用，运用即火，火即药，药即气，气即神，神即丹头，丹头即大还，大还即七返，七返即九还，九还即金火，金火即紫芝，紫芝即水源，水源即土釜，土釜即金鼎，金鼎即玉炉，玉炉即神室，神室即元坛，元坛即黄庭，黄庭即眼，眼即鼻，鼻即耳，耳即松，松即蜚螳，蜚螳即桃，桃即朱橘，朱橘即六贼，六贼即三尸，三尸即三魂，三魂即七魄，七魄即五神，五神即万神，万神即一神，一神即万宝，万宝即沐浴，沐浴即抽添，抽添即进退，进退即文武，文武即斤两，斤两即吉凶，吉凶即刑德，刑德即存亡，存亡即黑白，黑白即有无，有无即始终，始终即动静，动静即寒暑，寒暑即阴阳，阴阳即冬至，冬至即夏至，夏至即望，望即朔，朔即弦，弦即晦，晦即潮候，潮候即月轮，月轮即日华，日华即太乙，太乙即玄珠，玄珠即四象，四象即五行，五行即八卦，八卦即三才，三才即三光，三光即两仪，两仪即太极，太极即太上，太上即混元，混元即无始，无始即无终，无终即元始，元始即一气，一气即虚空，虚空即虚无，虚无即混沌，混沌即金丹。<sup>①</sup>

<sup>①</sup> 此下刘本、辑要本、同治本均无。

老君曰：“得其一，万事毕；毕其万，一事办。”

张紫阳曰：“钩锁连环，相续不断，道无终始，流转无穷。惟人最灵，以心契道。道在天地，天地不知；道在万物，万物不知。故得道者，身即天地，天即地，地即天，天即道，道而天地，天地即身，身即心，心即神。”

陈泥丸云：“古仙上圣，口口相传，不立文字，吾今于世书而录之。上士得之，心同太虚；中士得之，身同枯木；下士得之，身心营营。”

关尹子曰：“贤人执于内，众人执于外，圣人皆伪之。”

白玉蟾曰：“得悟之者，可传圣道。无悟不得，悟者自得。得悟圣道，无古无今。其去非古，其来非今。所可传者，只谓之事，不谓之道。道本无传，道无声色，道无相貌，道无古今，道无往来。”

道光和尚曰：“行之一年圣胎成，行之二年婴儿灵，行之三年身外身，行之四年子生孙，行之九年可飞升。功行未备或聚散，聚则成形散则风。子但片晌见玄珠，玄珠即是混元精。日炼时烹火温温，保尔身同天地存。”

刘海蟾曰：“勤而不遇，终遇圣师；遇而不勤，终为下鬼。”

吕真人曰：“轻泄漏慢，殃及九祖。修炼行持，身登太微。”

钟离云房曰：“轻轻卷，默默收，濯沐怡怡兮袞袞。”

《道德经》云：“绵绵若存，专气致柔，犹于婴儿，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

## 文

### 学道自勉文<sup>①</sup>

司马子微初学仙<sup>②</sup>时，以瓦砾百片置于案前，每读一卷《度人经》，

<sup>①</sup> 善本、《上清集》、刘本、辑要本作“道学自勉文”。

<sup>②</sup> 仙，刘本、辑要本作“道”。

则移瓦一片于案下，每日自刻，课经百卷。如此勤苦，久而行之，位至上清定箓太霄丹元真人。又如葛孝仙<sup>①</sup>初炼丹时，常以念珠持于手中，每日坐丹炉边，常念玉帝全<sup>②</sup>号一万遍。如是勤苦，久而行之，位至玉虚紫灵普化玄静真人。我辈何人，生于中华，诞于良家，六根既圆，性识聪慧，宜生勤苦之念，早臻太上之阶。乌跃于扶桑，兔飞于广寒，燕归于乌翳<sup>③</sup>，雁度于衡山。曦和驱日月，日月催百年。人生如梦幻，视死如夜眠。几度空挠首，溺志在诗酒，浑不念道业，心猿无所守。吾今划自兹，回首前程路，青春不再来，光阴莫虚度。他日块视人寰，眼卑宇宙，骑白云，步紫极，始自今日。勉之勉之。

### 隐山文<sup>④</sup>

玉蟾翁与世绝交游，高卧于葛山之巅。客或问：“于隐山之旨何乐乎？”曰：“善隐山者，不知其隐山之乐。知隐山之乐者，鸟必择木，鱼必择水也。夫山中之人，其所乐者不在<sup>⑤</sup>乎山之乐，盖其心之乐。而乐乎山者，心境一如也。对境无心，对心无境，斯则隐山之善乐者欤。”问曰：“隐山之旨固如是，山中之隐者岂不知山中之味乎？”曰：“山中之味，山中之乐也。隐山者知味乎道，而不知味乎山也。吾将以耳闻目见者为子谈之。”客曰：“唯唯。”曰：“隐山者不可以山之乐而移其心，不可以心之乐而殢其山。山自山也，心自心也。隐者且不曰，古何如人？今何如人？彼山如是，此山如是。有如是隐山之人，有如是隐山之时，又有如是隐山之趣。其时也圣贤胥会，其人也崇尚道德，其趣也修炼形神也耶<sup>⑥</sup>。吾恐如此知，如此见，必不逮古人<sup>①</sup>者十常八九焉。

<sup>①</sup> 仙，诸本作“先”。

<sup>②</sup> 全，同治本作“金”。

<sup>③</sup> 翳，《上清集》作“衣”。

<sup>④</sup> 《问道集》作“海琼君隐山文”。

<sup>⑤</sup> 在，朱本作“一”，据诸本改。

<sup>⑥</sup> “也耶”二字，朱本无，据《问道集》、刘本、辑要本补。



山中之隐者，非曰必林峦而为山，非林峦而不为山。然其人人自有所隐之山也。其清虚寂静，高爽深幽者，此人之山者，山其心也；其是非宠辱，贫富贵贱者，此人之市者，市其心也。今人以为大隐居鄺，小隐居山者，不无意也。自名利之习炽，以物欲之事攻，则厌闹思静也；自恬适之兴满，修进之念冷，则嫌静思闹也。若夫人能以此心自立，虽园林之僻者亦此心也，市井之喧者亦此心也。不必乎逃其心之喧，适其心之欲喧；不必乎乐其境之胜，疾其境之不胜。知如是山，乐如是心，谓之真隐焉。欲隐山者，善隐心也。无事治心谓之隐，有事应迹谓之山。无心于山，无山于心也。是故先须识道，后隐于山。若未识道而先居山者，见其山必忘其道；若先识道而后居山者，造其道必忘其山。忘山则道性怡神，忘道则山形蔽目。是以忘山见道，人间亦寂也；见山忘道，山中乃喧也。法法虚融，心心虚寂，何城市之可喧，何山泽之可静？山静而心常喧者，莫市之若也；市喧而心常静者，莫山之若也。喧而不喧，静复何静？语默无非山，动静无非市。恬淡息于内而不乱，萧散扬于外而不动<sup>②</sup>。逍遥山谷，放旷丘鄺，游逸形仪，寂静心腑。吾恐市鄺之下，声色闾阗，尘劳胶扰，五色得以盲吾眼，五音得以聒吾耳，五欲得以汨吾心。始乎入吾之心，吾心之所不可入，则日以之动摇，夜以之倾撼。吾心无所守，则必徇乎事之所夺，任乎物之所营。然则山野之间，亦如市鄺，何也？闲花野草，可以眩人目；幽禽丽雀，可以聒人耳。子非隐其心，而欲隐于山，可乎？古先贤哲隐山之意固如是，隐山之事则不然。世俗趋于利，风教溺于欲，沉醉乎名利之乡，梦寐乎人我之域，出生入死而不知，贷罪赂福而不觉，是圣人之所忧，故圣人之所隐也。圣人所忧不在乎心之忧而忧其人，圣人所隐不在乎山之隐而隐其心。是故刍狗乎含灵之形，而金玉乎含灵之性。是非质其形于山之外，而亦妙其性于山之内，惟圣人知之。子欲闻山中之味、山中之旨乎？夫山之为人，人之为人，人亦不欲必乎山而后隐，山亦不欲必乎人而后存。存乎山，隐

<sup>①</sup> 古人，朱本作“人”，据诸本改。

<sup>②</sup> “萧散扬于外而不动”句下，《问道集》误窜“殆犹鱼鸢之飞跃天渊也”一大段。

乎人者<sup>①</sup>，殆犹鱼鸢之飞跃天渊也，适其所乐而已矣。其乐非耳目之乐而后乐，非情识之乐而后乐。乐者在心，不可以形容，不可以知见。心之乐者，隐者之乐也，于山无预也。以清静为道场，以恬退为法事，以安乐为眷属，不欲与世交，不欲与物累。其修身也，不事乎百骸；其养形也，不溲乎五味。视死之日，如生之年；执有之物，如无之用。其安禅也，云溪烟垞；其经行也，月洞风林。有麋鹿以为朋，有松竹以为邻，有春韭秋菘之富，有晨霞晚露之贵。语其衣也，编草而纫<sup>②</sup>蒲，缉茅而缀茸<sup>③</sup>；语其食也，炊参而糗苓，饮<sup>④</sup>松而饲桧。饮石骨之冷泉，哺山肝之腴泥，行枯木之前，坐古岩之下，住深林邃谷之间，卧长松幽石之上。日则长啸于泉云之幽，夜则孤眠于烟霭之深。其寒暑也，心暑乎道而不知夏之暑，心寒乎道而不知冬之寒。知冬之寒，则冰霜冽其肤而不变松柏之容，风雪冻其形而不改山石之操；知夏之暑，亢阳沥其汗而不生恼热之心，炎火炽其于步<sup>⑤</sup>而不起煎烦之念。况乎茅庐竹舍，草毡松炉，不可以为寒；茂林修竹，冷风寒泉，不可以为暑。笑傲烟霞，偃仰风雨，乐人之所不能乐，得人之所不可得。有叶可书，有花可棋。其为琴也风入松，其为酒也雨滴石。其宁心有禅，其炼心有行。视虎狼如家豚，呼熊罴如人仆。其孤如寒猿夜号，其闲如白云暮飞。不可以朝野物<sup>⑥</sup>其心，不可以身世弃其志。以此修之谓之隐，以此隐之谓之山。其为山非世间之所谓山，其为人非世间之所谓人。人与山俱化，山与人俱忘。人也者，心也；山也者，心也；其心也者，不知孰为山，孰为人也。可知而不可以知知，可见而不可以见见。纯真冲寂之妙，则非山、非人也；其非山、非人之妙，如月之在波，如风之在竹，不可得而言也。”客曰：“请事

<sup>①</sup> 人，《问道集》作“步”。

<sup>②</sup> 纫，《问道集》、刘本、辑要本作“纽”。

<sup>③</sup> 茸，诸本作“蕙”。

<sup>④</sup> 饮，《问道集》作“饭”。

<sup>⑤</sup> 步，《问道集》作“外”。

<sup>⑥</sup> 物，诸本作“拘”。

斯语，当从先生游。”曰：“子为谁？”客曰：“紫元子也。”<sup>①</sup>

### 紫清真人清规榜<sup>②</sup>

天地神人鬼五仙，尽规矩，定方圆。逆则路路生颠倒，顺则头头合自然。夫此圣贤息肩之地，亦惟神仙养素之轩。晨昏焚香顶祝，颂皇王圣寿以无疆；朝暮圣号宣扬，保宰官士庶而有庆。是以凡圣同居，隐显莫测。只履单瓢，作壶中之活计；孤云野鹤，为物外之闲人。恬淡无拘，逍遥自在。黄粱梦觉，安然一枕清风；金汞炉开，不觉半窗明月。功成行满，体妙神灵。伏龙虎而出昏衢，跨鸾鹤而归洞府。或其初离尘俗，乍入元门，心地尚迷，性天未彻。切须遵守清规，行持莫犯。侍师敬友，念道思真。常在性命上留心，莫向利名中挂念。行须缓步，语要低声。勿歌妖艳之词，休讲是非之事。公私出干，不许灯火而回；打坐绝言，只等钟鸣而起。来时明向挂搭，去时对众抽单。倘有违犯，量情究责。轻则香油茶饼，重则竹篦下山。偷盗杖逐，烧毁衣钵。赌博荤酒，不许在堂执事。邪淫奸骗，撒骨扬灰。有违同众倍罚。故兹榜示，各宜知悉。

五湖云水，混居一堂。既集徒侣，须明纪纲。或凡或圣，时隐时彰。神化无定，道规有常。

### 劝道文<sup>③</sup>

（一作白日铭）

<sup>①</sup> “当从先生游”至“紫元子也”一段，朱本、同治本无，据《问道集》、刘本、辑要本补。

<sup>②</sup> 此篇据清闵一得《古书隐楼藏书》之《清规玄妙全真全集参访集》增。

<sup>③</sup> 据《语录》卷四增。

嗟夫，人身如无根树，惟凭气息以为根株。百岁光阴，如梦相似，出息不保入息，今朝不保来朝。虚度岁时，忽然老死，百骸溃<sup>①</sup>散，四大分离，神识昏迷<sup>②</sup>，散堕诸趣，不知来世，又得何身？生死轮回，劫劫不息，迷不知悟，懒不知勤。而今既到宝山，切莫去时空手，到老依前病死，枉向人间一遭。各宜勉力，下死工夫。古语云：“辛勤一二年，快活千百劫。”从今收拾，一意无他，眼不外观，耳不外听，节饮食，省睡眠，绝笑谈，息思虑。把茅盖顶，莫求安适；煮米疗饥，莫分嫩恶。如蝉饮露，体自轻清；如龟吸日，寿乃延长。若<sup>③</sup>能餐松啖柏，戴笠披蓑，岩下眠云，洞前饮水，犹是作<sup>④</sup>家人也。如其未有力量，旦且渐学古贤。苟不如是修行，则是无此福分。朝收暮采，日炼时烹，如龙养珠，如鸡抱卵，火种相续，打成一片。至于<sup>⑤</sup>子母相见，不亦乐乎！

## 论

### 修仙辨惑论

海南白玉蟾，自幼事陈泥丸，忽已九年。偶一日，在乎岩阿松阴之下，风清月明，夜静烟寒。因思生死事大，无常迅速，遂稽首再拜而问曰：“玉蟾事师未久，自揣福薄缘浅，敢问今生有分可仙乎？”

陈泥丸云：“人人皆可，况于汝乎？”

玉蟾曰：“不避尊严之责，辄伸僭易之问，修仙有几门？炼丹有几法？愚见如玉石之未分，愿与一言点化。”

陈泥丸云：“尔来，吾语汝。修仙有三等，炼丹有三成。夫天仙之道，能变化飞升也，上士可以学之。以身为铅，以心为汞，以定为水，以慧

---

<sup>①</sup> 刘本、辑要本、同治本作“溃”。

<sup>②</sup> “神识昏迷”，刘本、辑要本、同治本作“神室魂迷”。

<sup>③</sup> 若，《语录》原作“苦”，据诸本改。

<sup>④</sup> 作，诸本作“你”。

<sup>⑤</sup> 于，诸本作“如”。

为火，在片晌之间，可以凝结，十月成胎。此乃上品炼丹之法，本无卦爻，亦无斤两，其法简易，故以心传之，甚易成也。夫水仙之道，能出入隐显也，中士可以学之。以气为铅，以神为汞，以午为火，以子为水，在百日之间，可以混合，三年成象。此乃中品炼丹之法，虽有卦爻，却无斤两，其法要妙，故以口传之，必可成也。夫地仙之道，能留形住世也，庶士可以学之。以精为铅，以血为汞，以肾为水，以心为火，在一年之间，可以融结，九年成功。此乃下品炼丹之法，既有卦爻，又有斤两，其法繁难，故以文字传之，恐难成也。上品丹法，以精神魂魄意为药材，以行住坐卧为火候，以清静自然为运用；中品丹法，以心肝脾肺肾为药材，以年月日时为火候，以抱元守一为运用；下品丹法，以精血髓气液为药材，以闭咽搐摩为火候，以存思升降为运用。大抵妙处不在乎按图索骏<sup>①</sup>也。若泥象执文之士，空自傲慢，至老无成矣。”

玉蟾曰：“读丹经许多年，如在荆棘中行。今日尘净鉴明，云开月皎，总万法而归一，包万幻以归真，但未知正在于何处下手用功也？”

陈泥丸云：“善哉问也。夫炼丹之要，以身为坛炉鼎灶，以心为神室，以端坐习定为采取，以操持照顾为行火，以作止为进退，以断续不专为隄防，以运用为抽添，以真气薰蒸为沐浴，以息念为养火，以制伏身心为野战，以凝神聚气为守城，以忘机绝虑为生杀，以念头动<sup>②</sup>处为玄牝，以打成一块为交结，以归根复命为丹成，以移神为换鼎，以身外有身为脱胎，以返本还源为真空，以打破虚空为了当<sup>③</sup>。故能聚则成形，散则成气，去来无碍，逍遥自然矣。”

玉蟾问曰：“勤而不遇，必遇至人；遇而不勤，终为下鬼。若此修丹之法，有何证验？”

陈泥丸云：“初修丹时，神清气爽，身心和畅，宿疾并消，更无梦昧，百日不食，饮酒不醉。到此地位，赤血换为白血，阴气炼成阳气，身如

<sup>①</sup> 骏，同治本作“骥”。

<sup>②</sup> 动，《道藏》之《修真十书·杂著指玄篇》卷四作“起”。

<sup>③</sup> 当，朱本作“常”，据诸本改。

火热，行步如飞，口中可以干汞，吹气可以煮<sup>①</sup>肉，对境无心，如如不动，役使鬼神，呼召雷雨，耳闻九天，目视万里，遍体纯阳，金筋玉骨，阳神现形，出入自然，此乃长生不死之道毕矣。但恐世人执着药物、火候之说，以为有形有为，而不能顿悟也。夫岂知混沌未分以前，焉有年月日時？父母未生以前，乌有精血气液？道本无形，喻之为龙虎；道本无名，比之为铅汞。若是学天仙之人，须是形神俱妙，与道合真可也，岂可被阴阳束缚在五行之中？要当跳出天地之外，方可名为得道之士矣。或者疑曰：‘此法与禅学稍同？’殊不知终日谈演问答，乃是干慧；长年枯兀昏沉，乃是顽空。然天仙之学，如水晶盘中之珠，转漉漉地，活泼泼地，自然圆陀陀、光烁烁。所谓天仙者，此乃金仙也。夫此不可言传之妙也，人谁知之，人谁行之？若晓得《金刚》、《圆觉》二经，则金丹之义自明，何必分老释之异同哉！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何况人人具足，个个圆成，正所谓‘处处绿杨堪系马，家家门闾透长安’，但取其捷径云尔。”

玉蟾曰：“天下学仙者纷纷，然良由学而不遇，遇而不行，行而不勤，乃至老来甘心赴死于九泉之下，岂不悲哉！今将师传口诀，侵木以传于世。惟此泄露天机甚矣，得无谴乎？”

泥丸云：“吾将点化天下神仙，苟获罪者，天其不天乎！经云：我命在我不在天。何谴之有？”

玉蟾曰：“师祖张平叔，三传非人，三遭祸患，如何<sup>②</sup>？”

泥丸云：“彼一时自无眼力，又况运心不普乎！噫，师在天涯，弟子在海角，何况尘劳中识人甚难。今但刊此散行天下，使修仙之士，可以寻文揣义，妙理昭然，是乃天授矣，何必乎笔舌以传之哉！但能凝然静定，念中无念，工夫纯粹，打成一片，终日嘿嘿<sup>③</sup>，如鸡抱卵，则神归气复，自然见玄关一窍。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则是采取先天一气，以为

<sup>①</sup> 煮，刘本、辑要本作“炙”。

<sup>②</sup> 如何，《杂著指玄篇》、刘本、辑要本作“何也”。

<sup>③</sup> 嘿嘿，诸本作“默默”。

金丹之母。勤而行之，指日可以与钟、吕并驾矣。此乃已试之效验，学仙者无所指南，谨集问答之要，名之曰《修仙辨惑论》云<sup>①</sup>。”

### 玄关显秘论

一言半句便通玄，何用丹书千万篇。人若不为形所累，眼前便是大罗天。若要炼形炼神，须识归根复命。所以道：归根自有归根窍，复命还寻复命关。且如这个关窍，若人知得真实处，则归根复命何难也。故曰：“有人要识神仙诀，只去搜寻造化根。”古者<sup>②</sup>虚无生自然，自然生大道；大道生一气，一气分阴阳。阴阳为天地，天地生万物，则是造化之根也。此乃真一之气，万象之先。太虚太无、太空太玄，杳杳冥冥，非尺寸之所可量，浩浩荡荡，非涯岸之可测。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大包天地，小入毫芒。上无复色，下无复渊，一物圆成<sup>③</sup>，千古显露，不可得而名者。圣人以心契之，不获已而名之曰道。以是知心即是道也，故无心则与道合，有心则与道违。惟此无之一字，包诸有而无余，生万物而不竭。天地虽大，能役有形，不能役无形；阴阳虽妙，能役有气，不能役无气；五行至精，能役有数，不能役无数；百念纷起，能役有识，不能役无识。今修此理者，不若先炼形。炼形之妙，在乎凝神，神凝则气聚，气聚则丹成，丹成则形固，形固则神全。故谭真人<sup>④</sup>云：“忘形以养气，忘气以养神，忘神以养虚。”只此忘之一字，则是无物也。本来无一物，何处有尘埃。其斯之谓乎？如能味此理，就于忘之一字上做工夫，可以入大道之渊微，夺自然之妙用，立丹基于顷刻，运造化于一身也。然此道视之寂寥而无所睹，听之杳冥而无所闻。惟以心视之则有象，以心听之则有声。若学道之士，冥心凝神，致虚守静，则虚室生白，信乎

<sup>①</sup> 云，《杂著指玄篇》、刘本、辑要本补。

<sup>②</sup> “有人要识神仙诀”至“古者”一段，朱本、同治本无，据《问道集》、刘本、辑要本补。

<sup>③</sup> 成，《问道集》、刘本、辑要本作“明”。

<sup>④</sup> 谭真人，《问道集》、刘本、辑要本作“宋齐丘”。

自然也。惟太上度人，教人修炼，以乾坤为鼎器，以乌兔为药物，以日魂之升沉应气血之升降，以月魄之盈亏应精神之衰旺，以四季之节候应一日之时刻，以周天之星数应一炉之造化。是故采精神以为药，取静定以为火，以静定之火而炼精神之药，则成金液大还丹。盖真阴真阳之交会，一水一火之配合，要在先辨浮沉，次明主客，审抽添<sup>①</sup>之运用，察反覆之安危。如高象先云：“采有时，取有日。”刘海蟾云：“开闢乾坤造化权，煅炼一炉真日月。”能悟之者，效日月之运用，与天地以同功。夫岂知天养无象，地养无体。故天长地久，日光月明，其一长存，虚空不朽也。吾今则而象之，无事于心，无心于事，内观其心，心无其心，外观其形，形无其形，远观其物，物无其物，知心无心，知形无形，知物无物，超出万幻，确然一灵。古经云：“生我于虚，置我于无。”是宜归性根之太始，反未生之已前，藏心于心而不见，藏神于神而不出。故能三际圆通，万缘澄寂，六根清静，方寸虚明，不滞于空，不滞于无，空诸所空，无诸所无，至于空无所空，无无所无，净裸裸，赤洒洒地，则灵然而独存者也。道非欲虚，虚自归之，人能虚心，道自归之。道本无名，近不可取，远不可舍，非方非圆，非内非外，惟圣人知之。三毒无根，六欲无种，顿悟此理，归于虚无。老君曰：“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若能于静定之中，抱冲和之气，守真一之精，则是封炉固济以行火候也。火本南方离卦，离<sup>②</sup>属心，心者神也，神则火也，气则药也。以火炼药而成丹者，即是以神御气而成道也。人能手抟日月，心握鸿蒙，自然见橐籥之开辟，河车之升降。水济命宫，火溉丹台，金木交并，水土融和，姹女乘龙，金翁跨虎。逆透三关，上升内院，化为玉汞，下入重楼，中有一<sup>③</sup>穴，名曰丹台。铅汞相投，水火相合，才若意到，即如印圈契约也。自然而然，不约而合，有动之动，出于不动，有为之为，出于无为。当是时也，白雪漫天，黄芽满地，龙吟虎啸，夫倡

<sup>①</sup> 添，朱本作“天”，据诸本改。

<sup>②</sup> 离，此字据《问道集》、刘本、辑要本补。

<sup>③</sup> 一，朱本作“二”，据诸本改。



妇随，玉鼎汤煎，金炉火炽，雷轰电掣，撼动乾坤，百脉耸然，三关透彻，玄珠成象，太液<sup>①</sup>归真，泥丸风生，绛宫月明，丹田烟暖，谷海<sup>②</sup>波澄，炼成还丹，易如反掌，七返九还，方成大药，日炼时烹，以至九转，天关地轴，在吾手中。经云：“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则是三花聚顶，五气朝元，可以入众妙门，玄之又玄也。更能昼运灵旗，夜孕火芝，温养圣胎，产成赤子。至于脱胎神化，回阳换骨，则是玉符保神，金液炼形，形神俱妙，与道合真者也。张平叔云：“都来片晌工夫，永保无穷逸乐。”诚就是言！盖道之基，德<sup>③</sup>之本，龙虎之宗，铅汞之祖，三火所聚，八水所归，万神朝会之门，金丹妙用之源，乃归根复命之关窍也。既能知此，则欲不必遣而心自净，心不必澄而神自清。一念不生，万幻俱寝，身驭扶摇，神游恢漠。方知道风清月白，皆显扬铅汞之机；水绿山青，尽发露龙虎之旨。

海南白玉蟾，幼从先师陈泥丸学丹法。每到日中冬至之时，则开乾闭巽，留坤塞艮，据天罡，持斗杓，谒轩辕，过扶桑，入广寒，面鹑尾，举黄钟，泛海槎，登昆仑，佩唐符，撼天雷，游巫山，呼黄童，召朱儿，取青龙肝、白虎髓、赤凤血、黑龟精，入土釜，启荧惑，命阙伯，化成丹砂，开华池，吸神水，饮刀圭，从无入有，无质生质，抽铅添汞，结成圣胎。十月既满，气足形圆，身外有身，谓之胎仙。其诀曰：“用志不分，乃可凝神，灰心冥冥，金丹内成。”此予之所得也如此<sup>④</sup>。施肩吾之诗曰：“气是添年药，心为使气神。若知行气主<sup>⑤</sup>，便是得仙人。”惟此诗简明，通玄造妙，佩而诵之<sup>⑥</sup>，自然到秋蟾丽天，虚空消殒之地，非枯木寒泉<sup>⑦</sup>之士，不能知此。予既得此，不敢自默。《太上玄科》曰：“遇人不

<sup>①</sup> 液，《问道集》、刘本、辑要本作“乙”。

<sup>②</sup> 海，《问道集》、刘本、辑要本作“沼”。

<sup>③</sup> 德，《问道集》、刘本、辑要本作“丹”。

<sup>④</sup> 如此，《问道集》、刘本、辑要本作“如昔”。

<sup>⑤</sup> “若知行气主”，《问道集》、刘本、辑要本作“能为神气主”。

<sup>⑥</sup> “惟此诗简明，通玄造妙，佩而诵之”，《问道集》作“惟此诗简明通玄，玉蟾因阅而诵之”，刘本作“惟此诗简明通玄，玉蟾因闇而诵之”，辑要本“闇”作“问”。

<sup>⑦</sup> 泉，《问道集》、刘本、辑要本作“灰”。

传失天道，传非其人失天宝。”天涯海角，寻遍无人，不容轻传，恐受天谴。深虑大道无传，丹法湮泯，故作《玄关显秘论》。盖将晓斯世而诏后学，以寿金丹一线之脉也。复恐世人犹昧此理，乃复为之言曰：“以眼视眼，以耳听耳，以鼻调鼻，以口缄口，潜藏飞跃，本乎一心。先当习定凝神，惩忿窒欲。惩忿窒欲，则水火既济；水火既济，则金木交并；金木交并，则真土归位；真土归位，则金丹自然大如黍米。日复一粒，神归气复，充塞天地。孟子曰善养吾浩然之气者此也。肝气全则仁，肺气全则义，心气全则礼，肾气全则智，脾气全则信。若受气不足，则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不信，岂人也哉！人能凝虚养浩，心广体胖，气母既成。结丹甚易。可不厚其所养，以保我之元欤？学者思之，敬书以授留紫元云。”

### 性命日月论

性命之在人，如日月之在天也。日与月合则常明，性与命合则长生。命者因形而有，性则寓乎有形之后。五脏之神为命，七情之所系也，莫不有害吾之公道。一受于天为性，公道之所系焉。故性与天同道，命与人同欲。命合于性，则交感而成丹，丹化为神则不死。日者，擅乾德之光以著乎外。月体坤而用乾，承乎阳尔。晦朔相合，日就月魄，月承日魂，阴阳交育而神明生。故老子谓：“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言每月月三日出而明生，生至于十五日也；每月月十六日入而明死，死至于二十八日也。日月于卦为坎离。坎卦外阴而内阳，乾之用九归乎中；离卦外阳而内阴，坤之用六归乎中。乾坤之二用既归于坎离，故坎离二卦得以代行乾坤之道。一月之内，变见六卦，垂象于天。三日一阳生于下而震卦出，八日二阳生于下而兑卦出，十五日三阳全而乾始见，此盖乾索于坤而阳道进也；十六日一阴生于下而巽卦出，二十三日二阴生于下而艮卦出，三十日三阴全而坤始见，此盖坤索于乾而阴道进也。天地以坎离运行阴阳之道，周而复易。故魏伯阳谓日月为易，陆德

明亦取此义训诂周易之字。余窃谓在天为明，明者日月之横合；在世为易，易者日月之纵合；在人为丹，丹者日月之重合。人之日月系乎心肾，心肾气交，水火升降，运转无穷，始见吾身亦与天地等，同司造化，而不入于造化矣。

### 谷神不死论

谷者，天谷也；神者，一身之元神也。天之谷，含造化，容虚空；地之谷，容万物，载山川。人与天地同所禀也，亦有谷焉。其谷藏真一，宅元神，是以头有九宫，上应九天，中间一宫，谓之泥丸，又曰黄庭，又名昆仑，又名天谷，其名颇多，乃元神所住之宫。其空如谷，而神居之，故谓之谷神。神存则生，神去则死。日则接于物，夜则接于梦，神不能安其居也。黄粱未熟，南柯未寤，一生之荣辱富贵，百岁之悲忧快乐，备常于一梦之间，使其去而不还，游而不返，则生死路隔，幽明之途绝矣。由是观之，人不能自生而神生之，人不能自死而神死之。若神居其谷而不死，人安得而死乎？然谷神所以不死者，由元牝也。元者，阳也，天也；牝者，阴也，地也。然则元牝二气，各有深旨，非遇至人授以口诀，不可得而知也。《灵枢内经》<sup>①</sup>云：“天谷元神，守之自真。”言人身中上有天谷泥丸，藏神之府也；中有应谷绛宫，藏气之府也；下有灵谷关元，藏精之府也。天谷，元宫也，乃元神之室，灵性之所存，是神之要也。圣人则天地之要，知变化之源，神守于元宫，气腾于牝府，神气交感，自然成真，与道为一，而人于不死不生，故曰：“谷神不死，是谓元牝也。”圣人运用于元牝之内，造化于恍惚之中。当其元牝之气入乎其根，闲<sup>②</sup>极则失于急，任之则失于荡。欲其绵绵续续，勿令间断耳。若存者，顺其自然而存之，神久自宁，息久自定，性入自然，无为妙用，未尝至于勤劳迫切，故曰：“用之不勤。”即此而观，则元牝为上下二源，

<sup>①</sup> 灵枢内经，刘本、辑要本、同治本作“黄帝内经”。

<sup>②</sup> 闲，刘本、辑要本、同治本作“闭”。

炁母升降之正道明矣。世人不穷其根，不究其源，便以鼻为元，以口为牝。若以鼻口为元牝，则元牝之门又将何以名之？此皆不能造其妙，非大圣人安能究是理哉！

## 阴阳升降论

天以乾道轻清而在上，地以坤道重浊而在下，元气则运行乎中而不息。在上者以阳为用，故冬至后一阳之气自地而升，积一百八十日而至天，阳极而阴生；在下者以阴为用，故夏至后一阴之气自天而降<sup>①</sup>，积一百八十日而至地，阴极而阳生。一升一降，往来无穷。人受冲和之气，以生于天地之间，与天地初无二体。天地之气，一年一周；人身之气，一日一周。自子至巳，阳升之时，故以子时为日中之冬至，在《易》为复；自午至亥，阴降之时，故以午时为日中之夏至，在《易》为姤<sup>②</sup>。阴极阳生，阳极阴生，昼夜往来，亦犹天地之升降。人能效天地橐籥之用，冲虚湛寂，一气周流于百骸，**开则气出，阖则气入。气出则如地气之上升，气入则如天气之下降**，自可与天地齐其长久。若也奔骤乎纷华之域，驰骋乎是非之场，则真气耗散，而不为吾之有矣，不若虚静守中以养也。中者，天地元牝之气会聚之处也。人能一意守之而不散，则真精自朝，元炁自聚，谷神自接<sup>③</sup>，三尸自去，九虫自灭，此乃长生久视之道也。以是知真息元气，乃人身性命之根；深根固蒂，乃长生久视之道。人之有生，禀大道一元之气，在母胞系，与母同呼吸。及乎降诞之后，剪去脐蒂，一点元阳栖于丹田之中。**其<sup>④</sup>息出入，通于天门，与天相接，上入泥丸，会<sup>⑤</sup>于元神，下入丹田，通于元气**。庄子云：“众人之气为喉，圣人之息为踵。”踵也者，深根固蒂之道。人能屏去诸念，真息自定，身入无

<sup>①</sup> “故夏至后一阴之气自天而降”一句，朱本无，据同治本补。

<sup>②</sup> 姤，朱本作“遇”，据诸本改。

<sup>③</sup> 接，刘本、辑要本、同治本作“栖”。

<sup>④</sup> 其，诸本作“真”。

<sup>⑤</sup> 会，刘本、辑要本、同治本作“长”。

形，与道为一，在世长年。由是观之，道之在身，岂不尊乎？岂不贵乎？

### 谢张紫阳书

玉蟾顿首<sup>①</sup>百拜，上覆祖师天台悟真先生紫阳真人张君门下：即日伏以入春风雨，万象翠寒，恭惟水草谷神，天丁<sup>②</sup>左右，龙精溢体，火候冲寂，满室金花，归根复命。尝闻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道之大不可得而形容，若形容此道，则空寂虚无，妙湛渊默也；心之广不可得而比喻，若比喻此心，则清静灵明，冲和温粹也。会万化而归一道，则天下皆自化，而外物皆自如也；会百为而归一心，则圣人自无为，而百为自无著也。推此心而与道合，此心即道也；体此道而与心会，此道即心也。道融于心，心融于道也。心外无别道，道外无别物也。所以天地本未尝乾坤，而万物自乾坤耳；日月本未尝离坎，而万物自离坎耳。緬惟我道祖太上老君，晓天下以此道，明圣人以此心。此道之在天下，不容以物物，不容以化化。故凡物物化化之理，在天下而不在此道也。此道如如也，以此心而会此道可也。此心之在圣人，不容以知知，不容以识识，故凡知知识识<sup>③</sup>之理，在圣人而不在此心也。此心如如也，以此道而会之此心，可以<sup>④</sup>道此道以脉此心，心此心而髓此道，吾亦不知孰为道、孰为心也。但见恍恍惚惚，杳杳冥冥，似物非物，似像非像。以耳听之则眼闻，以眼视之则耳见，吾恐此而名之曰阴阳之髓、混沌之精、虚空之根、太极之蒂也。前辈不知，强名曰道。以今观之，虹唤虹作螭螭也，玉指玉作砮砮也。此而非金丹乎？今夫知金丹之妙也，夫何用泥象之安炉，着相而造鼎？谓如黄芽白雪非可见之黄芽白雪，神水华池非可用之神水

<sup>①</sup> “玉蟾顿首”，《道藏》之《修真十书·杂著指玄篇》卷六本作“某稽首”，刘本、辑要本作“玉蟾稽首”。

<sup>②</sup> 丁，朱本作“下”，据诸本改。

<sup>③</sup> “故凡知知识识”六字，朱本、《杂著指玄篇》本均无，据刘本、辑要本、同治本补。

<sup>④</sup> 以，诸本作“也”，致句义不清。

华池，喻之为铅精汞髓，比之为金精木液。何处烹偃月之炉、何处炼朱砂之鼎？知此则曰日乌月兔也、天马地牛也。乾坤本无离坎之用，离坎亦无乾坤之体。红铅黑汞非龙虎交媾之物乎？白金黑锡非龟蛇交合之象乎？二八九三皆阴阳之异议<sup>①</sup>，斤铢两数乃混沌之余事。要之配合而调和，抽添而运用。故此药物非金石草木之料，此火候非年月日时之数<sup>②</sup>。父母未生以前，尽有无穷活路；身心不动以后，复有无极真机。

昨以夙缘针芥，枯骨更生，久侍师旁，幸沾法乳。谓夫修炼金丹之旨，采药物于不动之中，行火候于无为之内，以神气之所沐浴，以形神之所配匹，然后知心中自有无限药材，身中自有无限火符。如是而悟之谓丹，如是而修之谓道。凿石以求玉，淘沙以取金，炼形以养神，明心以合道，皆一意也。所谓铅中取水银、砂中取汞之旨也。依而行之，夫欢妇合。以此理而质之儒书，则一也；以此理而质之佛典，则一也。所以天下无二道也。天之道既无二理，而圣人之心岂两用耶？形中以神为君，神乃形之命也；神中以性为极，性乃神之命也。自形中之神，以入<sup>③</sup>神中之性，此谓之归根复命也。斯道甚明矣，此心不惑矣。如七返九还之秘，世所不传。夫七返九还者，乃返本还源之义也。七数九数者，皆阳数也。人但能心中无心，念中无念，纯清绝点，谓之纯阳。当此之时，三尸消灭，六贼乞降，身外有身犹未奇特，虚空粉碎方露全身也。流俗浅识，末学凡夫，岂知元始天尊与天仙地仙，日日采药，用而不停，药物愈采而无穷也；又岂知山河大地与蠢动含灵，时时行火候而无暂，火候愈行而不歇也。只此火候与药物，顺之则凡，逆之则圣。古语有云：“五行颠倒，大地七宝；五行顺行，法界火坑。”此义也。

先师泥丸先生翠虚真人，出于祖师毗陵和尚薛君之门，而毗陵一线，实自祖师杏林先生石君所传也。石君承袭紫阳祖师之道。以今日单传而观，则曩者天台一夜西华之梦，无非后世蒙福，万灵幸甚耶！顷年泥丸

<sup>①</sup> 议，《杂著指玄篇》、刘本、同治本作“义”。

<sup>②</sup> “之数”至“身心不动以后”，朱本脱，据诸本补。

<sup>③</sup> 入，《杂著指玄篇》、刘本作“合”。

师挈至霍童洞天，焚香端拜杏林祖、毗陵祖，极荷呼<sup>①</sup>抚身持耳以还，愈增守雌抱一之意。昨到武夷，见马自然，口述淳谕，出示宝翰凡四百言，字字药石，仰认爱育，甘露洒心，毛骨豁然。比因沙道昭<sup>②</sup>久居支提，兹来渠以婴儿离母之故，欲到青城山省觐。偶缘道过石燕洞，遂发一念，附此尺书，但述金丹大药之体如此。至于蕉花春风之机，梧枝秋雨之秘，碧潭之夜月，青山之暮云，似<sup>③</sup>此深妙，莫敢显露也。以有天机之故，祖师一点头否？杏林、毗陵、泥丸三师，想参鹤翼。自愧仙凡路隔，何日温养事毕，飞神御气，参陪飞舄之下，以备呼鸾唤鹤之役？临纸不胜依恋，涕落笔端，恍失所措。敢乞泛紫筏，驾丹梯，储积金砂，垂手群蠢。不备。玉蟾稽首百拜上覆<sup>④</sup>。

### 谢仙师寄书词

夫金丹者，采二八两之药，结三百日之胎。心上工夫，不在吞津咽气；先天造化，要须聚气凝神。若要行持，须凭口诀。至简至易，非色非空。无中养就婴儿，阴内炼成阳气。使金公生擒活虎，令姹女独驾赤龙。乾夫坤妇，而媒假黄婆；离女坎男，而结成赤子。一炉火焰，炼虚空化作微尘；万顷冰壶，照世界大如黍米。神归四大，即龟蛇交合之时；气入四肢，是乌兔郁罗之处。玉葫芦迸出黄金之液，金菡萏开成白玉之花。正当风冷月明时，谁会山青水绿意？圣师<sup>⑤</sup>口口，历代心心，即一言贯穿万卷仙经，但片晌工夫，无穷逸乐。先明三五一，行九阳真火以炼之；后至万百千，到婴儿宝物则成矣。银山铁壁，一锥直下。打开金锁玉关，举步自然无碍。见万里是无尘之境，作千年永不死之人。海变桑田，我在逍遥游之境；衣磨劫石，同归无何有之乡。

<sup>①</sup> “极荷呼”，《杂著指玄篇》作“极荷呼唤”，同治本作“极荷呼问”。

<sup>②</sup> 沙道昭，《杂著指玄篇》作“妙道昭著”。

<sup>③</sup> 似，《杂著指玄篇》作“以”。

<sup>④</sup> “玉蟾稽首百拜上覆”一句，《杂著指玄篇》、刘本、辑要本无此。

<sup>⑤</sup> 圣师，同治本作“先师”，下同。

玉蟾宿志未回，初诚宿恪。自嗟蒲柳之质，几近桑榆之年。老颊犹红，如有神仙之分；嫩须再黑，始归道德之源。叹古人六十四岁将谓休，得先圣八十一章来受用。拊膺落涕，缄口扣心。从来作用功劳，捕风捉影；此日虚无诀法，点铁成金。恭惟圣师泥丸翁翠虚真人，拓世英雄，补天手段，心传云雨深深旨，手握雷霆赫赫权。顾玉蟾三代感师恩，十年<sup>①</sup>待<sup>②</sup>真驭。说刀圭于癸酉秋月之夕，尽坎离于乙亥春雨之天。终身怀大宝于杳冥，永劫守玄珠之清静。先觉诏后觉，已铭感于心传；彼时同此时，愈不忘于道念。忽承鹤使，掷示鸾笺。戒回会于武夷，有身被沮溺<sup>③</sup>；将捐躯于龙虎<sup>④</sup>，无翅可飞行。雨卧风餐，奔归侍下。且此山瞻斗仰，甚切愚衷。擢犀角，磨象牙，当效行持之力；攀龙鳞，附凤翼，愿参冲举之云。先贡菲词，少伸素志，匪伊听谴，感激何言。

大宋丙子闰七月二十四日，鹤奴白玉蟾焚香稽首再拜。

<sup>①</sup> 十年，《道藏》之《修真十书·杂著指玄篇》卷六本作“千年”。

<sup>②</sup> 待，同治本作“侍”。

<sup>③</sup> 溺，朱本无，据《杂著指玄篇》补，文义方顺。

<sup>④</sup> “有身被沮溺，将捐躯于龙虎”，辑要本作“有身还被沮，将殒躯于龙虎”。



## 卷七

### 记

#### 虚夷堂记

上清大洞三景法师、东岳先生、青帝真人、奉行玉府五雷、考召大法提领诸司、诸院鬼神公事：赵汝浚，字浚卿，太宗派下，汉王位八世之孙也。父从金从古<sup>①</sup>，两覃恩，授以承节。迄慕淮南之尚，从事符药，所济甚众。母姓卢，方娠及孕，梦斗极中甚光耀，有一伟人，冠星曳霞，揖而出，二囊畀之，觉而娩矣。少甚英锐，长益魁梧。且赋性极洒落，博洽经史，尤长于举于业，颇娴于吟赋。六举不第，镌志参玄，倏变簪纓之气而为冠褐，弃书史之习而为符篆。平生郑卫之耳化为玉音，燕赵之眼化为玉炁。历拜至人，毕传上道。复诣龙虎山访祖师治靖，归三山，其道愈价于前矣。考召鬼神，役使雷电，神如也。盖尝得大洞雌一之道、九灵飞步之书，故能上宾帝晨，密领阴治。凡十余年间，主持斋醮，拯救人民。其于济生度死之间，悉有通真达灵之旨。遂于己卯之春，建堂宅众，在于辛巳之腊。四方云水，闻风而来者如蚁，乃以“虚夷”扁之。更欲广其地以殿玄帝之灵，敞其居以厅醮藏之所。噫，吉人天相，善事道助，此特警欬事耳。夫以虚夷君道可慕，法可贵，心术可尚，特喝水可冰矣，此何不易之有！

嘉定壬午王春，适玉蟾以总监备员为黄箓之事，虚夷以高功相貳，一见如平生欢，莫曾同僚玉府，或已趋事琅霄也。且属玉蟾为文以纪堂之始末，安可以辞？虚之为言，寂也；夷之为言，平也。惟静销万幻，迥然一真虚也；真妄坦然，不立一尘夷也。是以虚则凝神，夷则聚气，

<sup>①</sup> 古，同治本作“占”。

神凝为灵，气聚为宝，灵宝即虚夷也，虚夷固已知之。聊书此，告在堂之士云。

### 太平兴国宫地主祠堂记<sup>①</sup>

陈氏源<sup>②</sup>乎高辛，其派如流泉。汉曲逆侯佐沛公王关中，卒成相业。自兹世代煌煌，子孙烨烨<sup>③</sup>。阳而侯封，阴而庙食者，代有人焉。昔由颍阳徙居闽越者甚族。古无诸郡梅川侯姓陈，晋代人也，庙于南山李花林，尝迹地以为仙源洞宫；古武荣郡莆田侯姓陈，亦晋代人也，庙于壶山风亭驿，亦迹地以为清源洞宫。有如富沙之盖竹侯、临漳之灵著侯，皆陈族也。名山大川，陈氏血食者，莫知其几。唐朝隐君陈其姓，莫知其名，或曰讳伯宣者，晦迹康山，注《史记》以行天下。诏征不起，就拜著作佐郎，家儒世仕。既居圣治峰之前，开元间明皇夜宿昭阳，晓御灵光，凡两睹九天采访使者之相，面奉圣训，使就庐山西北之隅，委江州守臣独孤正树庙，敕差孟仙真等五人奉香火。先是，敕黄未下，隙无人知。一旦有峨眉曳霞者诣陈门曰：“混元皇帝遣元夷苍水使者，持九麾五灵之节，廉访九天九地生死枯荣之籍。今天子亲诣使者，欲于庐山建九天御史之台，五百年后福被黎庶。吾以尔所居，瑶壑葬月，玉渊影天，真胜处也。宜捐厥地而基其庙食矣<sup>④</sup>”。陈既诺，道士出门，恍失所在。后忽迅雷烈风移所居于宫左，即其北<sup>⑤</sup>以为祠焉。祠既落成，陈亦羽解，遂得世为此方地主矣。厥后移居德安县之常乐里，久而又分派于丁山之别业，两被国朝义门旌表之命，遂以宫左故庐为地主香火之地。国朝改祠

<sup>①</sup> 《道藏》之《庐山太平兴国宫采访真君事实》（下简称“《事实》”）卷六作“地主祠堂记”。

<sup>②</sup> 源，《事实》作“原”。

<sup>③</sup> 烨烨，同治本作“奕奕”。

<sup>④</sup> “宜捐厥地而基其庙食矣”，《事实》作“宜捐厥地而基其庙欤！尔他日换世，当为台属，使尔司是山而庙食矣。”

<sup>⑤</sup> 北，《事实》作“址”。

为宫，而陈氏亦有跨鳌者、登瀛者、握兰者、入翰苑者、坐钓台者。弦诵琅琅，簪佩锵锵，闾闾堂堂，旌旆皇皇，盛哉盛哉！其耳孙陈琢，控青鳧，策黄鹄，委宫门直岁道士向德新市梗楠，价陶埏，撤而鼎之，塑神像十尊，缔神宇六间，两重门，两过道，翠桷凝烟，朱廊浸月。檐铎风而递响，灯龕昼而长焰。花砖织地，率础生苔。宝帐垂轩，玉炉裊屋。金碧烂目，朱紫惊人。气焰威灵，俨若解语。聪明正直，自古而今。此盖前监宫事东溪杜道枢有以启陈琢也。

昔逍遥山金公避地以逊许旌阳，桐梧山孙公避地以逊葛太极，与夫闽中二陈之所以逊地为洞宫者，其与康山陈隐君一也。隐君虽亡如存，万古一灵，其必能炼九乾六坤之铅，采三震四兑之汞，修成飞仙之道，不为清灵之魂，则其去仙不远，尚何神哉！

夫神者，《易》曰：“大而不可测之谓神。”《阴符经》曰：“不神而神所以神。”《化书》又曰：“万神一神也。”隐君苟能神其神，则可躋元夷之域，登元始之乡，而与采访真君同一喘息，共一室庐，岂区区庙食而可以滞吾隐君也哉！隐君神人也，其敢以告。

### 太平兴国宫记<sup>①</sup>

皇宋嘉定<sup>②</sup>戊寅清明，福州灵霍童景洞天羽人白玉蟾袂香趋敬九天御史台下。顷焉，宫牧陈至和饮以醴。逮予之玉华也，醉履飘忽，弗违而迈。承遣道士陈守默、陈如一约为文以记其宫，岂容逊也？

其文曰：九江故郡，千古庐山，乃仙灵咏真之洞天，实紫元景曜之神府。琅庭琛馆，隐于丹崖翠壁之间；羽衣霓裳，混于青牛白鹿之际。猿啼玉涧，鹤唳芝田。地接炎衡，云连潜皖。金童戴月，传麻姑、合皂早之书；宝仗凭风，赴委羽、括苍之宴。琪花开尽，朱凤飞来五老峰；玉井寒深，白龙涌出三峡水。松苍石怪，襟九曲而带罗浮；竹老草灵，

<sup>①</sup> 《事实》卷六作“宫记”。

<sup>②</sup> 皇宋嘉定，《事实》作“岁在嘉定”。

辐三茅而穀大涤。北嶺紫极，西睇青城，域会楚昊，星分轸角。神刊鬼划，诸峰三百六十崖；山瘦溪寒，一夜八万四千偈。周时康子孝佩雷玺于林间，晋代许旌阳飞铁舟于木杪。刘越掩赤城于石里，双户凝紫金；董奉种红杏于溪东，千朝腾碧落。蔡、李举玉棺而冲去，钟、吕启金匱以相传。马瀑溅湿刘混成之衣，虎溪淘碎陆简静之句。靖节酒醒，佛社亲植西天莲；羲之书忙，谷雨惜羹白露笋。陟丛冈之胜概，采先哲之遗踪。剔蜗银蛛网之幽，考草碣苔碑之旧。欲挥椽笔，以纪緌宫。明皇开元十九年仲秋二旬有一日，特遣殷勤之使，俾新采访之祠。爰究其原，实基所始。昭阳宝禁，金铃惊醒梦初回；神霄天君，玉骑迎归天欲晓。灵符宫里，早朝凭几谕群臣；含元殿前，云鹤盘空辉八极。千幢万纛，霓旌风盖扬晴霞；三冕九旒，风马云车散花雨。上清五百，珠吏握苍龙监兵之符；太微四六，瑶仙掌金虎飞云之印。十二溪女骑玉螯而跨金鲸，一九江神御锦蛟而坐翠蜃。三官执籍，校天地山海之图；六丁操戈，守日月星辰之篆。左防观而右护法，金钺横霜；前飞辽而后延精，锦牙耀日。四帅麾节，驱雷翁电姥之群；五岳旌旗，奋风伯雨师之阵。九州社令，把社稷城隍之书；八海龙君，捧龙蛇鱼鳖之典。司命翼驾，典禁侍轩。箫鼓鸣空，仿佛钧天之九奏；笙竽响翠，阴沉禁漏之三更。风递琵琶，宫女倚芙蓉而侧耳；露凄罽栗，仙嫔舞芍药以荐觞。缥缈烟霞，语出青冥之上；依稀纶綍，声传翠葆之前。比登太清混元之天，亲禀五灵皇帝之敕。丈人镇蜀，玄命治舒。吾于康庐西北之隅，盍建九天廉访之治。十七世之后，覃馥谷于生灵；一二日之间，运梗楠于基址。但须斤斧，庸治宫墙。纠察万灵，签书四府。应阴六元一之运，司阳九百六之经。言将訖而吴岑善丹青，事尚新而李泚入竹帛。麟輿倏已去，飙驭不可追。一念感通，千官瞻礼。令浔阳刺史独孤正率群僚而营创祠坛，遣神都道士孟仙真凡五人而焚修香火。不雨而暴涨，运水神作殿之材；正昼而返风，移地主所居之屋。粉垩丹绿，掘地而寻；砖瓦石泥，非人而至。仙灯夜现，众真隐约于烟霾；楮镞晓飞，万鬼往来于野渡。木像入庙而流汗，粉楹卧地以发光。龙跳朱楼楼影高，浮云影乱；鸳铺翠瓦瓦

痕冷，织月痕花。期岁工夫梧叶秋，万邦香火莲花会。梯山航海，无远不来；星烛云檀，迄今尤盛。江淮贡金贝，人如织而日如梭；闽浙走香花，袂成帷而汗成雨。再瞻仙躅，适当圣治之峰前；爰相案山，远及蕲黄之界外。负仙鹤冲天之势，对游鱼上水之形。自艮临震属贪狼，正天医玉兔之位；折巽归乾入姑洗，乃鹑首金龙之乡。霜剑铁狮，更蜿蜒于西巘；香炉石鼎，并盘礴于东峰。控御两三州，环望数百里。天宝为庙而升元为府，太平改观而宣和改宫。虽亘古以昭灵，亦历代而沿革。太宗登大宝，新翠辇玉釜之荣；真庙握元图，特紫札金牌之赐。粤从兴国，春秋责两醺于守臣；逮至政和，位号已三登于玉册。祥符降除税之令，天禧赐度牒之恩。月破御香三百斤，年设国斋五六会。金虬玉蝶，荐有宠光；凤画奎文，益增镂志。铭昌鼎算，腾景瑶京。星使护船，玉鬣盘花枝而现瑞；皇华投币，彩云带华盖以鸣鞭。元丰炼师，获铜钱于土缶；神宗明诏，上宝号于金庭。四字相符，一时咸异。建炎戮张遇，显龙马于碧空；开禧馘吴曦，奏犬羊于紫阙。炳灵愈焕，降祉弥繁。盖玉虚朱帝之尊，亦金阙赤皇之化。灵姿妙粹，秉太元碧琳之圭；瑞相端妍，衣九光红霓之帔。丹盈羽褐，琼华碧簪。冠偃月金晨之冠，履天风朱光之履。曳玉铢之袂，服海岳之裳。五印凝丹，一剑横素。分景作玉炼火帝，化形为南上真君。其为炎极之皇，或亶太阳之政。巡游三界，监御万真。初皇之九龙，中皇之九都，下皇之元都，化为使者；黄帝之真元，尧帝之元一，舜帝之太一，皆乃真形。夏禹朝谓苍水之神，周穆世曰天灵之使。唐朝肇迹，宋代隆禧。琪木晨光，撷五枝于秀嶂；珠宫夕照，攀八桂于飞梁。高云举读洞经于钱塘，亲承降顾；龚庆长阅名籍于向氏，备谕威灵。吴太和而增丹腹之光，唐保大而葺黝赤之弊。中厄兵焰，半为草墟。运星锤月斧之劳，复烟楠霞蕊之胜。内而方丈，外以三门。轮奂峥嵘，金碧绚烂。三官殿、四圣殿，辅弼正宫；道纪堂、抱一堂，掩映虚室。山光轩与擢秀轩而争爽，朱陵阁共景阳阁以相高。宝藏储经，开天上图书之府；华庭申福，灿人间箕翼之躔。榜扁云无心，泉鸣人听雨。两廊彩壁，绘绛衣碧弁之灵；四面粉墙，闭紫术黄芝之茂。仓院粟红而

贯朽，库堂茶绿而水香。崇廩齐山，河伯转轮而舂谷；香厨蒸雾，原夫饩饭以担薪。霞星冠帔，万指之张颐待哺；月坛风峙，几代之栖仙宅灵。面乎覆船山，背彼飞云洞。门外古石，树为刘仙之亭；宫后峨嵋，聿建灵泽之庙。道院十九所，居鸣琴笑<sup>①</sup>剑之流；官廨三五间，延秣<sup>②</sup>马脂车之客。碧流绕舍，绿藓封阶。天籁一鸣，山鸣谷应；风竿<sup>③</sup>才动，水动烟寒。万枝红女媚芳塘，千丈苍官迎古路。真神仙之窟宅，况泉石之膏肓。素瀑紫岩，侧援星江之地；白苹红蓼，再游湓浦之时。朝家太平兴国之宫，为侍从奉祠之所；真君应元保运之号，乃圣明缙典之封。古今几何年，曾未镌翠珉<sup>④</sup>之字；髻乳一小子，诂可赋白云之篇。有命奚辞，聊诗以记：

九嶷真人元夷君，笑骑玉龙飞紫云。  
手持五<sup>⑤</sup>帝伏魔印，霓旌羽仗朝太清。  
亲受混元皇帝敕，浮驾万鹤下红尘。  
芝輶一憩仙韶响，千骑屯空驱火铃。  
昭阳宫中夜月丽，楼殿帘幕风泠泠。  
明皇梦里与神遇，乃知九天使者名。  
凌晨辇出明光殿，宣谕百辟闻且惊。  
王庭再设香花席，羽盖琼轮泛杳冥。  
忽聆青鸟鸣一声，举首天际瞻群真。  
风雷震吼云气腾，麟车凤驾森不鸣。  
三十六宫散天花，千官罗拜如云崩。  
开元天子一稽首，翠葆深守语如纶。  
传言太上爱黎庶，遣使廉访游八紘。  
九天九地万品汇，尽我掌握令枯荣。

<sup>①</sup> 笑，《事实》作“嘯”。

<sup>②</sup> 秣，朱本作“抹”，据《事实》、同治本改。

<sup>③</sup> 竿，朱本、《事实》作“竿”，据同治本改。

<sup>④</sup> 珉，朱本作“珉”，据《事实》、同治本改。

<sup>⑤</sup> 五，同治本作“玉”。

庐山西北地可庙，千岁之下崇香灯。  
言终奄忽入空碧，诏遣独孤老守臣。  
殷勤天使捧金币，营建宫庙福生灵。  
一夜无风水自溢，千章杞梓飘山根。  
市妖运斧山灵奔，明年秋风吹落成。  
万家共结莲花会，龙楼凤阁插天星。  
寥寥五百春桃花，落花流水洞天春。  
我来炷柏九顿首，神霄故吏问山人。  
为言圣宋启天祚，五朝明主增宠荣。  
历年春秋国一醺，宸画<sup>①</sup>光灿龙凤形。  
顷年逆寇忘国恩，仙飙亲控苍龙兵。  
神通变化不可测，万民阴受雨露均。  
金缕赐牌铭景贶，宝笈朝凝瑞雪馨。  
彤霞肃驾骑北斗，飘忽虚极嬉蓬瀛。  
白鹤青鸾杳不归，博山香穗一缕青。  
清都绛阙渺无际，醉拍玉栏呼雷霆。  
九霄真人<sup>②</sup>分万化，景飞飙举夜吹笙。  
圣主焕文耀层汉，镂玉填金藏翠京。  
国朝鸿烈等天地，充塞天地溷<sup>③</sup>鱼鸢。  
小诗何足纪盛事，聊歌丕德光林泉。  
持螯酌水归去来，一枕清风千万年。

### 橘隐记

太微宫中<sup>①</sup>，奎星之精，化而为松。松之魂，松之魄，戏白龙，翔青

<sup>①</sup> 画，《事实》作“昼”。

<sup>②</sup> 人，《事实》作“皇”。

<sup>③</sup> 溷，《事实》作“涵”，同治本作“极”。

凤，矫矫郁郁然，其间则有七松处士。太微宫中，室宿之星，化而为柳。柳之声，柳之奥<sup>②</sup>，呼黄鹂，入紫燕，垂垂裊裊然，淡烟疏雨之间，其间则有五柳先生。古人所以隐于松者，盖欲示其孤高峭劲之节；古人所以隐于柳者，盖欲彰其温柔谦逊之志。岂不知七松处士、五柳先生，若人在于简册中，自有没世耳目，吾未闻橘之为物，果何如焉？扬州厥包橘柚锡贡，江陵千株橘，其人与千户侯等。如是橘可贵也。《风土记》名橘曰“胡柑”，巴人有“橘革<sup>③</sup>中藏二叟”语，如是则橘可奇也。潇湘有橘乡，洞庭有橘泽，云梦有橘里，彭泽有橘市，如是则橘可嘉也；陆续怀橘而遗母，李靖食橘而思兄，如是则可以存孝义。李德裕作《瑞橘赋》，张华作《灵橘歌》，如是则可以入文章。李元有“朱实似悬金”之句，沈休文有“金衣非所恡”之句。唐蓬莱殿六月九日赐群臣橘，秦阿房宫正月一日赐群臣橘。耽湖之多橘，寒州之盛橘，人孰不知！橘之为美，亦不易多得，故古今多记录，则橘果为异物也。

言其橘园则天涯散星宿也，观其橘实则木杪罗珠玑也。皮薄而瓣丰，肤气<sup>④</sup>而味甘，刘禹锡之“甘逾萍实、寒比柘浆”。又何况其花如龙涎，其叶如鸭髻，其颗如蜡，其霜如琼，所以吕真人譬喻“金丹大如弹丸，色如朱橘”。吾今知橘如此也。

东南之邦，武夷之山，玄化之洞，冲佑之观，静廉之庵，有道士焉陈洪范，字天锡，道号曰造斋。生平于琴书外，偏有橘癖，酷嗜橘，林又多种橘。吾意其所爱者非爱橘也，盖喜吕真人譬金丹之意。所以一堂风月，满林烟雨，朝吟暮酌，逍遥自居，必竟内有所养，外有所玩。造次颠沛，常持一金一粒金丹<sup>⑤</sup>。刻意若是，宜乎隐居于此，则视七松处士、五柳先生，大不相侔。其所居名“橘隐”，吾是以广大其意，彰丽其名，不为谬矣。

① 宫中，同治本作“中宫”。

② 奥，同治本作“臭”。

③ 革，朱本作“草”，据诸本改。

④ 气，同治本作“冽”。

⑤ “常持一金一粒金丹”辑要本作“常持如朱橘色一粒金丹”。



陈天锡之风神骨范，如秋之末霜，如夜之正月，如水之晓绿，如山之春青，一掬精神，已可健羨。平居暇日，闲于轩窗，几案惟蓄一琴，复事一剑，可谓苍梧紫樵之琴，青萍赤苕之剑也。多焚桐脂，以捣鲸胶，又于<sup>①</sup>箴节，以缚毛锥兔颖。大率惟杜松门，空四壁，往来无俗丁者。以此而观，故可与溪山鱼鸟争清闲、夺恬静，又可与松竹烟霞斗魂爽、战滋味也。吾所以喜陈天锡之意如此。一旦抚琴长歌，属饮欲罢，请陶泓、毛颖辈祷予求一篇，盖欲发明橘隐之意。昔者缙山之仙子有诗曰：“修炼还丹苦，不忍见甘橘。”青城丈人有诗曰：“几回误吞橘，便欲升云天。”此皆古人托意之妙如此。陈天锡所以隐乎橘者，盖得缙山、青城二君子之意。况乎夜欲阑，风正清，月皎皎又下，猿啼一声，千林忽晓，栟盥之暇，抱琴于橘林之滨，岂无深深妙妙之意？予于此时，吾侑子以一曲曰：“橘成林，橘成林，一亩白云空翠深。空翠深，中有仙翁抱一琴，夫谁知此心？”以是可以见橘隐一<sup>②</sup>片滋味也。海南道人白玉蟾记。

### 武夷重建止止庵记

武夷之为山，考古秦人《列仙传》，盖箴铿于此炼丹焉。箴铿进雉羹于尧，尧封于彭城，后谓之彭祖，年及七百七十七岁而亡。生平惟隐武夷山，茹芝饮瀑，能乘风御气，腾身踊空，岂非仙也耶？铿有子二人，其一曰箴武，其次曰箴夷，因此遂名武夷山。三十六峰，第一峰九曲溪头，最初曲其地也。始则有太姥元君即其地以结庐，次则张湛继其踪而入室，其后有如鱼道超、鱼道远，皆秦时之女真，入此而隐焉。然此地其深邃不可言，四围皆生毛竹，人有樵采而见之者，因毛竹而目此二鱼为毛女，至今称之。晋人娄师钟、唐人薛邴，皆于此地炼真养元而去。本朝又闻东京李洵真、洛滨李铁笛、燕山李磨镜，相踵于其地卜筑也。

<sup>①</sup> 于，同治本作“取”。

<sup>②</sup> 一，朱本作“已”，据诸本改。

丞相李纲亦尝访此三李，而符其夙昔梦雪之梦，盖欲于此而建吏隐亭焉。由是而后，有尼师数代，人名其庵曰“禅庵”，号其地曰“禅岩”。

呜呼，奇人异士，不世而出。自尔庵亦倾坏，地皆荆榛，但闻所谓止止之名，而无稽考之迹。山南曾孙詹琰夫，其字美中，盖世代簪纓，而胸宇英杰之人也。一旦叹曰：“太史公穷九嶷，韩文公登太华，是皆思古而感慨者焉，岂好奇之谓也。浊世仕路多阨塞，不如结方外友，以为井灶砂汞之举<sup>①</sup>，天<sup>②</sup>其或者可飞升焉，可尸解焉。仙而可求，岂不容力。非曰能之，愿学焉。”忽有琼琚白玉蟾自广闽出而至武夷，适有披榛诛茅之意，盖亦契券詹美中之臆素。从而搜访止止庵之地，辟几百年不践之苔，划三五里延蔓之草，于是得其地焉。

岁在嘉定丙子之王春，始鸠工断梓，僇夫运甓，然而开创之难。未几而白玉蟾拂袖天台、雁荡矣。玉蟾言旋，而庵始成，美中固欲挽之以为三李隐居之设，玉蟾盖惮朱紫之往来，而膏车秣马，适所以废吾事而汨吾心。且自谓美中曰：“庵成，皆子之余财余力故也。不弹指顷，堂宇落就，非霹雳手谁能如是！今但择其道宁心耐志、守素乐静之士，延而居之，使其开垦，数时花木繁盛。而玉蟾此去罗浮入室回，必永身以住持之。”美中曰：“然。”又曰：“然则生先既去也，宁不为我记其庵，而盟他日之再来乎？”玉蟾曰：“唯。”

然是庵背倚幔亭峰，面对虎啸岩，左则天柱峰，右则铁枳障。入去不数举武，则有朱晦庵仁智堂；出来才一唤地，则有魏王会真庙。其间有冲佑观，修廊数百间，层楼数十所，玉笈锦囊，举皆御书，琼栊琅龕，悉储仙蜕。大云金身之招提，实左右乎止止之庵侧。后则瀑布悬崖，万丈云花；前则碧流盈溪，龙湫蛟潏。上有天鉴池，可以通弱水；下有升仙<sup>③</sup>洞，可以透蓬莱。若武夷千岩万壑之奇，千山万水之胜，莫止止庵之地若也。云寒玉洞，烟锁琪林，紫桧封丹，清泉浣玉，猿随羽客，鹤唳

<sup>①</sup> 举，《武夷集》、刘本、同治本作“学”。

<sup>②</sup> 天，《武夷集》作“夫”，刘本、辑要本脱此字。

<sup>③</sup> 仙，《武夷集》、刘本、辑要本作“真”。

芝田。铁笛一声，群仙交集；螺杯三饮，步虚泠泠。盖可以歌太空紫虚之洞章，吟玉灵羽翮之仙曲。然则尘埃不碍眼，古今皆一时，而绛幔虹桥之事犹宛然矣。奇哉，青草青，百鸟吟，亦可棋，亦可琴。有酒可对景，无诗自咏心。神仙渺茫在何许，武夷君在山之阴。孤<sup>①</sup>舟只棹归去来，琼花满地<sup>②</sup>何处寻。岂非止止庵清绝胜妙处也！詹美中定知玉皇将再宴，白玉蟾亦将炼七返九还之丹，此日此文不徒作也。则然若异日有异事，犹见止止庵不徒建也。尝记元佑盛时，人在霍童山建一茅庵，谓之“寂寂”，不数年而庵之东已蜕矣，而此庵遂泯。至隆兴间，再有人启之，一二年而所启之人乃遇向日先创庵者，于是皆仙去，事皆《集仙传》。今而美中之事，又踪迹颇类之。盖止止者，止其所止也。《周易》“艮卦兼山”之义，盖发明止止之说，而《法华经》有“止止妙难思”之句，而庄子亦曰“虚室生白，吉祥止止”。是知三教之中，止止为妙义，有如鉴止水，观止月，吟六止之诗，作八止之赋，整整有人焉。止止之名，古者不徒名。止止之庵，今人不徒复兴，必有得止止之深者宅其庵焉。然则青山白云，无非止止也；落花流水，亦止止也；啼鸟哀猿、荒苔断藓，尽是止止意思。若未能止止者参之，已有止止所得者，政知行住坐卧自有不止之止，非徒殢枯木死灰也。予特止止之辈也，今记止庵之人，同予入止止三昧，供养三清高上天一切众生，证止止。止止非止之止止，实谓止其止之止而已矣。海南白玉蟾识，先野后人幔亭曾孙龟峰詹琰夫立铭。

### 翠虚真人得法记<sup>③</sup>

先生姓陈名楠，字南木，号翠虚翁，家世为琼州人。幼年师事薛道光，得太乙火符之秘。丹道既成，复归桑梓，以簞桶为业，溷迹民间。

<sup>①</sup> 孤，诸本皆无，据《武夷集》补。

<sup>②</sup> 地，《武夷集》、刘本、辑要本作“洞”。

<sup>③</sup> 据《道藏》之《道法会元》卷一〇八增。

嘉定戊辰，游黎母山，遇一道人，笑谓先生曰：“子得薛紫贤太乙火符之旨，但未知太乙雷霆之法，亦可惜也。”先生谓道人曰：“某慕道而已，不欲多学，以分其志。”道人笑曰：“子何其愚也。独善一身，不能功及人物，神仙不取。是故张正一战鬼于西川，许敬之斩蛇施药，古今所传，不可诬也。”先生稽首而言曰：“山野一贫如许，安得质信以传此法？”道人首肯而言曰：“得人即传，又焉用利？子能信奉，施功及众，即吾之功。”引至岩石之下，开一石穴，取《都天大雷法》付之。道人告先生曰：“惟五雷不可小用。元始天尊每当劫运，必命五雷君降世保劫。昔阴六为水，尧有九年之灾，预期命三山雷火君降世，生于伯鲧之家，是谓神禹。火伯风霆君降世为稷，播奏五谷。子宜保之，以度异时之劫。”临行顾谓陈君曰：“吾非凡人，即雷部都督辛忠义也。吾师汪真人亲授玉清真王付度，今付与汝。”回首蹑身云端，目送不见其处。

嘉定壬申，先生不鄙，以付玉蟾，今以授之鹤林。得人即传，非人勿示，以有天机。琼山白玉蟾敬书。

## 卷八

### 丹诀道法<sup>①</sup>

#### 白先生金丹火候图

#### 金丹火候诀

（真火本<sup>②</sup>无候，大药不计斤）

铅炉慢养真金波<sup>③</sup>，土釜先干活水银。  
攒簇乾坤造化来，手抟日月炼成灰。  
金公无言姹女死，黄婆不老犹怀胎。  
汞心炼神赤龙性，铅身凝气白虎命。  
内外浑无一点阴，万象光中玉清境<sup>④</sup>。

#### 金丹大药诀

金得土则生，木得土则旺。  
水得土则止，火得土则息。  
离府龙飞，坎宫虎跃。金木混融，水火击搏。  
刑德主宾，浮沉清浊。三<sup>⑤</sup>百日胎，二八两药。  
白雪虚无，黄芽圆觉。乌兔夫妻，龟蛇根萼。

<sup>①</sup> 此卷篇章多据《道藏》，故不一一标明，别出之篇，则注明出处。

<sup>②</sup> 本，刘本、辑要本作“云”，同治本作“元”。

<sup>③</sup> 液，辑要本作“波”。

<sup>④</sup> 境，刘本、辑要本、同治本作“镜”。

<sup>⑤</sup> 三，刘本、辑要本、同治本作“一”。

朱砂不动，水银无著。铅鼎纯乾，紫霄云鹤<sup>①</sup>。

### 金鼎图

心有孔隙谓之金鼎，黄帝铸九鼎者此也。

### 金丹图

形如弹丸，色同朱橘。

### 神室图

离种种边，壶中有天。  
玄之又玄，入众妙门。

### 婴儿图

（《修真十书》中图）

（《传道集》中图）

两个一般无二样，始知功满出尘埃。

### 刀圭图<sup>②</sup>

饮刀圭者，味道之腴。  
三花聚鼎，五气朝元。

---

<sup>①</sup> 鹤，刘本、辑要本、同治本作“约”。

<sup>②</sup> 按：“刀圭图”，刘本、辑要本、同治本只是一圆图，其中无“心”字。

### 玄牝图

（玄牝）

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

### 攒簇五行图

### 偃月炉图

三点如星现，横钩似月斜。

### 和合四象图

### 金丹捷径指玄图

### 三关图

形，忘形养气；气，忘气养神；神，忘神养虚。

### 性命图

神是性，性属离；气是命，命属坎。

坤之中阴日，乾之中阳月。

### 产药川源图

药在西南（心神）是本乡，蟾光（元神）终日照西川（性海）。

### 药物火候图

神是火，火属心，心为汞。

气是药，药属身，身为铅。

### 真土图

真土：黄房、黄婆、戊己、黄庭、土釜（是意）。

### 四象图

### 龙虎图

天、地、日、月

身是虎（元神）：敛神<sup>①</sup>束魄充虎饥渴，虎来食嗽生髓脂。（受气）

心是龙（元气）：凝心息念任龙蟠，龙蟠潭里珠光寒。（炼神）

### 金液还丹图

神气归虚，金液还丹。

白玉蟾曰：“虚无自然，无中生有。万物一物，一贵乎守。回风混合，终日如酒。大梦得醒，雷轰电走。云收雨散，天长地久。”<sup>②</sup>

<sup>①</sup> “敛神”，《道藏·修真十书》作“剑身”，正理本作“敛身”，据刘本、辑要本、同治本改。

<sup>②</sup> 此段《修真十书》本无，据诸本补。



## 天地交姤图<sup>①</sup>

晦朔，天地交：铅见癸生须急采，金逢望远不堪尝。

## 日月合璧之图

望：十五日亥、十六日子，日月合。

## 丹法参同七鉴

华池，心源性海，谓之华池。

神水，性犹水也，谓之神水。

黄芽，心地开花，谓之黄芽。

白雪，虚室生白，谓之白雪。

河车，一气周流，谓之河车。

巽风，巽者，顺也，顺调其心。

金丹，清静光明，圆通广大。

## 丹法参同十九诀

一采药：收拾身心，敛藏神气。

二结丹：凝气聚神，念念不动。

三烹炼：金液炼形，玉符保身。

四固济：忘形绝念，谓之固济。

五武火：奋迅精神，驱除杂念。

六文火：专气致柔，含光默照。温温不绝，绵绵若存。

七沐浴：洗心涤虑，谓之沐浴。

<sup>①</sup> 《传道集》作“天地交乾之图”。

八丹砂：有无交入，隐显相符。  
九过关：果生枝上终期熟，子在胞中岂有殊。  
十分胎：鸡能抱卵心常听，蝉到成形壳自分。  
十一温养：知白守黑，神明自来。  
十二防危：一念外驰，火候差失。  
十三工夫：朝收暮采，日炼时烹。  
十四交媾：念念相续，同成一片。  
十五大还：对景无心，昼夜如一。  
十六圣胎：蛰其神于中，藏其炁于内。  
十七九转：火候足时，婴儿自现。  
十八换鼎：子又生孙，千百亿化。  
十九太极：形神俱妙，与道合真。  
老君曰：“道非欲虚，虚自归之；人能虚心，道自归之。”

### 金华冲碧丹经秘旨卷上

海琼老人白玉蟾 授  
三山鹤林隐士彭耜 受

### 药物

本铅一十两，明硫二两，同为末，炒砂复为末，水火鼎炼成丹胚入室。上山泽二斤，用好黑铅二斤，逐渐下灰池煎，令尽为度，次扫成细珠子。

### 神室法象

足色真金八两，铸成混沌胎元合子一具，形如鸡子，或若圆球皆可。

又足色真金一两，打作一气笼子，中心如钱眼大，长出合子，两头各半寸许，其合恰好安置丹胚，不可宽窄。入丹毕合定，赤石脂包金，土醋调固口缝令干。

白金八两，打作水海下底，嵌入鼎口二寸许，底相顶了令合，底面透入金笼子，于内通水入中宫，口缝用脂泥固塞令干，方下水入。

## 外鼎

瓷器为之，可容神室，并白金二斤，不可宽窄。内若宽，可用黄土醋调内固之令干，次入白金大半握，令平稳，方下金合子，再白金，撒令遍盖，复用一纸作圈，代水海安金合上，收白金满了，次下银水海，插入圈子内，摇令平实，外固令紧密，挂入丹灶之中。

## 运水火符候

上水八两，下火半斤，子午添换，或卯酉进退。半月开鼎，取丹胚，看其色碧绿光明则妙。若紫赤色未及，再运火符七日，得碧绿光明色方妙。皆过得其气交，真种子也。其白金宛然无动，分两无亏，如折些小，并不妨碍，此是过得其真炁也。

## 再水火断魂法

花银一斤，投天落水中，淬煅五十度，水中用三黄三两为末，吸取银中精气，再用纸帛滴淋，令水澄清，入金盂之中煮，养出丹胚。半日了水干，炒燥，不可犯铜铁器，方为沐浴也。却用瓷水火鼎，文武火一煅成汁，取出，打如豆粒大，用厚金箔逐块包裹令密，再用白金珠子二斤，铺盖入水火鼎中，上水下水中火，圆运坎离，一月取出为末，深碧绛色，

光明曜日，乃号金液，还丹之质也，此名炼丹真铅是也，一云：“先用三黄煮水一日了，去三黄，镕银投扑之。”

## 道法九要<sup>①</sup>

### 立身第一

学道之士，当先立身。自愧得生人道，每日焚香稽首，皈依太上大道三宝。首陈已往之愆，祈请自新之佑。披阅经典，旋览玄文。屏除害人损物之心，克务好生济人之念。孜孜向善，事事求真。精严香火，孝顺父母，恭敬尊长。动止端庄，威仪整肃。勿生邪淫妄想，勿游花衢柳陌，勿临诛戮之场，勿亲尸秽之地。清静身心，远离恶党。始宜寻师访道，请问高人。此乃初真之士，当依此道行之。

### 求师第二

学道之士，须是得遇作家，方可明真悟道；得遇真师，方可皈向传道受法。须是日前揣度其师，委有妙理，源流清切，然后亲近，日积月深，恭敬信向。次宜具状贲香，盟天誓地，歃血饮丹，传授道书、隐诀、秘法、玄文，佩奉修持。虽得其传，不可便弃。常侍师门，参随左右，求请口诀玄奥，庶无疑难，自然行之有灵。尝闻高古祖师，徒弟皈向者，纷纷然甚众。师按察徒弟之心，中有心行不中者，不与之；不尽诚者，不与之；无骨相者，不与之；五逆者，不与之；及有疾者，不与之。吏曹狱卒，始勤终怠者，亦不与之。中有徒弟，若与师心契合，气味相投，随机应化得度者，当以愧心对之。忽遇师门试探，弟子难以难事相付勾干，或中间不从所求，弟子切莫私起怒心。若生怨恨，以貽咎师之愆，

---

<sup>①</sup> 据《道法会元》卷一增。

阴过阳报，毫分无失，所得法中，神明将吏，亦不辅助。岂不闻汉张良事黄石公，三进圯桥之履，公见诚心，乃传《素书》，后为君师。若求师者，当究是理。道法之师，始终心意如一，弟子始终亦如一，进道自然无魔。所谓弟子求师易，师求弟子难，诚哉是言也。

### 守分第三

人生天地之间，衣食自然分定，诚宜守之。常生惭愧之心，勿起贪恋之想。富者自富，贫者自贫，都缘夙世根基，不得心怀嫉妬。学道惟一，温饱足矣。若不守分外求，则祸患必至。所谓颜子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颜回者，贤人也。学道人若外取他求，则反招殃祸也，道不成而法不应。若依此修行，法在其中矣。

### 持戒第四

夫行持者，行之以道法，恃以禁戒。明其二字，端的方可以行持。先学守戒持斋，神明自然辅佐。萨真人云：“道法于身不等闲，思量戒行彻心寒。千年铁树开花易，一入酆都出世难。”岂不闻真人烧狩神庙，其神暗随左右，经一十二载，真人未尝有纤毫犯戒，其神皈降为辅将。真人若一犯戒，其神报讎必矣。今人岂可不持戒。更当布德施仁，济贫救苦。昔晋旌阳许真君，一困者为患，其家抱状投之于君，君问得疾之因，乃缘贫乏不得志而已。真君以钱封之于符牒，祝曰：“此符付患者开之。”回家患者开牒得钱，以周其急，其患顿愈。济贫布施，则积阴德，行符之人，则建功皆出于无心，不可著相。著相为之，则不是矣。若功成果满，升举可期矣。

### 明道第五

夫道者，入圣超凡，福资九祖。逍遥无碍之乡，逸乐有玄之境。聚则成形，散则为风。三清共论，玉帝同谈。不属五行，超离三界。此乃证虚无之妙道。欲证此道，先修人道。去除妄想，灭尽六识。明立玄牝根基，须分阴符阳火。如鸡抱卵，出有入无。功成行满，身外有身。仙丹妙宝，随意自取，玉室金楼，随心自化，呼风叱雨，坐役鬼神。嘘炁可以治病，点石可以为金。不与凡同，奉膺天诏，证果真仙矣。

## 行法第六

夫法者，洞晓阴阳造化，明达鬼神机关。呼风召雷，祈晴请雨，行符咒水，治病驱邪，积行累功，与道合真，超凡入圣。必先明心知理，了了分明，不在狐疑。欲祈雨救旱，先择龙潭江海，碧壑深渊，云龙出没之地，依法书篆，铁札投之。如不应，方动法部雷神，择日限时，登坛发用。祈晴之事，在乎诚心静念，运动阳神，召起冯夷风部之神，扫除云雾，荡散阴霾，易歉为丰，救民疾苦。若德合天心，应之随手。驱邪之道，先立正己之心，毋生妄想，审究真伪。古云：“若要降魔鬼，先降自己邪。”当以诚心召将而驱之。若传人不一，闻法避罪逃遁者，差雷神巡历而馘之。若遣祟，切不可发送酆都，没后恐有连累，戒之慎之。若治病之法，宜仔细察其病证，次当给以符水治之。盖人之气运于三焦五脏之间，顺则平康，逆则成病。或嗜欲失节，或心意不足而成邪，故邪气侵则成病。以我正真之炁，涤彼不正之邪；以我之真阳，敌彼之阴。若患者执迷邪道，可方便而化之符水而治之。救人功满，而证仙阶，而为妙果欤。

## 守一第七

近观行持者，间或不灵、呼召不应者，何故？初真行法者，累验非常，广学者却不如之。此非法之不应也，缘学者多博广学，反使精神不

能纯一，分散元阳。登坛之际，神不归一，法不灵应。岂不闻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人得一以灵。”今志于行持者，必当守一法而自然通天彻地。不知抱玄守一为最上功夫，但耽于广学，反不能纯一矣。盖上古祖师，虽有盈箱满篋灵书，留之引导凡愚，开发后学，不知师心自有至一之妙，不教人见闻，鬼神亦不知其机，用之则有感通。且法印亦不可多，专以心主一印，专治一司，专用一将，仍立坛靖，晨夕香火崇奉，出入威仪，动止恭敬，诚信相孚，自然灵应。切不可疑惑有无，昧于灵台。须是先以诚敬守之，必获灵验，斯为守一之道矣。

## 济度第八

学道之人，洞明心地，不乐奢华，不嫌贫贱，不著于尘累之乡，不漂于爱河之内，恬淡自然，逍遥无碍，尘世和同。先当行符治病，济物利人；次可拔赎沉沦，出离冥趣。先度祖宗，次及五道。以我之明，觉彼之滞；以我之真，化彼之妄；以我之阳，炼彼之阴；以我之饱，充彼之饥。超升出离，普度无穷，斯为济度矣。

## 继袭第九

学道之人，得遇明师，传授秘法，修之于身，行之于世，人天敬仰。末学皈依，愧非小事。当知感天地阴阳生育之恩，国王父母劬劳抚养之德，度师传道度法之惠。则天地、国王、父母、师友不可不敬，稍有违慢，则真道不成，神明不佑。道法既得，于身道成法应，可择人而付度之，不可断绝道脉。须是平日揣摩，得其人可以付者付之。苟非其人，亦不可轻传也，罪有所归。若得人传授，但依祖师源流，不可增损字诀。忠孝之心相契，切勿生人我之心。弟子若负师，天地神明昭然鉴察，毫分无失。师伪，弟子亦然。若无人可度，石匣藏于名山福地、海岛龙宫，劫运流行，自然出世。予感天地父母生化之恩，诸师传道教训之德，将

其所得，册成《九事》，以警后学。若修身立己，积德累功，上体天心，下利人物，行道成真，超凡入圣，伏望见闻，咸希观览。琼山道人白玉蟾述。

## 高上景霄三五混合都天大雷琅书<sup>①</sup>

### 卷一

## 洞玄玉枢雷霆大法<sup>②</sup>

### 卷一

### 事实

宗师白真人，海琼人也，元姓诸葛，名猛。生而聪明，长而奇异。睹石火之无光，叹白驹之过隙，遂舍富贵而志慕神仙，混名曰白玉蟾，盖欲隐其姓名也。足迹半天下。一日，云游至广南路，遇一人，衣服褴褛，问白君曰：“子将何之？”白君曰：“愿见明师，参传道法。”遂与之同宿大慈寺傍旅店。饮酒之余，双目光火，照耀上下，褴褛之衣变为皂袍，语白君曰：“吾乃雷霆猛吏辛某也。汝宿有仙骨，心存济利，吾故变相示汝。”击案三声，而刘帅立现。辛君曰：“此将司雷霆风雨之权，掌枢机二台之职，护帝驾出入，能救民疾苦，事无大小，叩之即应。今以授汝，其职则上殿卷帘大将军、九天云路护驾使、枢机二台节制使、神霄玉枢洞玄执律苍牙铁面刘神君，其法则名洞玄玉枢雷法。”

<sup>①</sup> 据《道法会元》卷一〇四至一〇八增。

<sup>②</sup> 据《道法会元》卷一百四十七至一百五十四增。



后又于海上倚玉阑干，授以洞玄之秘。白君得法于陈泥丸，得法于辛天君，皆神仙聚会，非偶然也。

继其法者，泉州马居士有女，及笄，不愿有家，自幼焚香斋戒，愿遇至人。一日感召白真人至焉，付以洞玄之法。至元十八年，泉州大旱，蒲左丞命僧道祈祷无应。其门人曰：“市舶司马居士有女，道法昭著，可令祈祷。”蒲相带翁君诣坛下请雨，马君曰：“公自回府，但令带行令史伺候符命，前去焚于醮坛，以三日为限。”至三日，催符之际，雷风震响，电掣交横，报应非常。蒲束帛来谢，马君辞曰：“妾以济人利物为心，公之所赐，妾岂敢受。但昨宵将吏与妾梦，谓公之带行令史，前世乃雷部中人，令妾以法授之。”蒲相如所请。原夫翁君雷室先生，乃丹山翁状元嗣系也。家寓建宁。至元十六年，张九万提兵入闽，执拘到泉州，蒲相见其天姿粹美，词翰两优，收置幕下。得法之后，遂回故居，则城郭是而人民非矣。

至元二十一年，建宁大旱，府判梅庵请命祈祷，十分感应。所管建阳县亦旱，县宰申府，府官令其下县祈祷。县宰史嵩之郊迎，立坛于公馆，报应如前。一时嗣法弟子百有余人。江东则有赵菊存，时为建宁儒学教谕，捐车马，竭行囊，北面而师事之。师淳至元己丑浪游闽地，仰慕高风而无汲引。是年十一月甲子良日，五福万寿宫道士刘璧峰、连乐山保举监度，蒙师付度。师淳侍度师翁君三载有余，凡士夫请命祈祷，必令相行。余见其平日所用，不过九阳、少阳、元阳真炁、熏魔等符，及《洞玄》九章，以之祈祷治病，如谷应声。观其付与赵菊存、丁松隐文字不同，虽有玄妙处，而无纲绪。何况丁、赵二公又从而敷演之，殊失至道不繁之意。余所得《洞玄》九章，及太一玉笈、太一剑尖，以之参用。

岁次壬辰赋式微之时，乙未重游建宁，于后山马铺侍师回北山道院。其年五月十一日，翁君召群嗣法曰：“吾欲暂回雷府，雷声响，吾即往。”俄顷县治之东名曰庵山，峰峦耸峭，雷声隐隐，而翁君羽化矣。群嗣法为请择地，藏剑于北山道院之傍，山水环聚，后之嗣法，必有冲举者焉。

师淳坛下嗣法五百余人，今洞玄教之昭著四方，皆翁君主教之灵也。若夫祈求感应，则在人人操修如何耳。昔翁君度人，必择性行纯谨者付之。亦有轻狂之士求而不得者，撰为《湖海新闻》以谤之。人虽欲自绝，容何伤于翁君乎！多见其不知量也。岁在丙申，嗣法弟子薛师淳谨记其实。

## 语录

### 海琼真君语录<sup>①</sup>

真师海琼白君与鹤林彭耜、紫元留元长，于中秋之夕，星垂月落，烟起露下，千家闭户，一路无人，相与携手过榴花洞。须臾天晓，盘礴忘归，坐于磐陀之上，命二子共席左右焉。顾谓之曰：“天上人间，今夕何夕？神霄路邈，紫府人稀。二子学仙久矣，顾无疑可以问乎？”

真师曰：“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多少是说得好也？后人谓之道，谓之心，谓之性，谓神者，谓炁者，谓一念者，谓法，谓教，谓术，谓情者。呜呼，枝分派别，岂知乎有物混成者存哉？”

真师曰：“大造无声，风自鸣，籁自动，冬去冰须泮，春来草自生，燕夏至，鸿秋归，霜天梅花开，月夜萤火明。此自然而然。尔参到此处，口欲言而辞丧，心欲缘而虑忘。”

真师曰：“大造无为，元功不宰。或问何如？曰巢知风、穴知雨。噫，人哉！”

真师曰：“世间所有一切法，法中所有一切门，此皆合药之方、治病之药也。须知汤使，其药始验。”或问：“汤使何如？”曰：“心乃法之汤使也。”

真师曰：“一日雷部将吏报言，但有一处安香炉，即是神霄玉清府。”

元长问曰：“经中有谓神女三千六百常在我傍，咒中有云敕吾身中

<sup>①</sup> 据《语录》增辑。

三万六千神。夫经、咒皆太上语也，谓之有耶？无耶？真耶？妄耶？”

答曰：“夫人身中有内三宝，曰精、气、神是也。神是主，精气是客；吾是主，金童玉女是客。所言神女三千六百，及乎三万六千神者，此皆精气所化。今人心猿意马，一日千里，又况精衰于淫，气竭于嗔。更且眼随色转，耳被声瞞，所益于己者几何，而所丧者不可胜言也。曾不知神光外散，气力四驰，既精气不存，而欲金童玉女在左右，可乎？万神一神也，万气一气也，以一而生万，摄万而归一，皆在我之神也。”

真师曰：“人之一念聚则成神，散则成气。神聚则谓之魂，气聚则谓之魄。生曰人，死曰鬼，阳曰魂，阴曰魄。”

真师曰：“《北斗经》非太上所作，盖汉时张正一所纪太上之旨以为之。今人不知经旨，徒然瞻星礼斗。夫人之身所有一气，东升西沉，上升下降，亦如天地。天地之气曰阴与阳，人所禀亦如之。若夫天之北斗，昼夜常轮，以分阴阳，以定时刻，故天地以之常存。胡不思人身一气，统之者谁？能知所统之者，则知身中之北斗也。《斗经》云：‘家有《北斗经》，六畜保兴生。’此盖身中北斗，宰制其气，则眼不欲视，耳不欲闻，鼻不欲香，舌不欲味，身不欲触，意不欲思。畜此精华，自然至于宅舍安宁，子孙荣盛也。”

真师曰：“北极驱邪院，本只有崔、卢、邓、窦四将，今却增四名；梅仙考召院，本只有潘、耿、卢、查四将，今亦增四名。此皆后人所增，即非本法所有。”

真师曰：“古法官有用黄、刘二将者，又有高、丁二将者，复有用焦、鲁二将者，用桑、何二将，许，谢二将者，在其所受于师者，用无不灵验。”

真师曰：“《天心紫文》云：‘三元洞虚，五行洞华，八卦洞晨，十方洞真。’今人行八卦洞晨法，却使动神字，是不知其所始，迷以传迷，有如此者。”

真师曰：“古无酆都法，唐末有大圆吴先生，始传此法于世，以考召鬼神。其法中只有八将、三符、四咒及有酆都总录院印，后人增益，

不胜繁絮，似此之类，安有正法。”

真师曰：“法中明言北极驱邪院，盖云天机院？是故南极有天枢院，如天上左有天枢省，右有天机省，缘天机是北极之内院，驱邪则外院也。彼天枢亦是南极之内院，而南极又有进奏院在外也。”

耜问曰：“人之一念，可自感动天地。今凡发章奏、差将吏，既以焚化，自可上违，又何谓六天妖魔得以遏截者耶？”

答曰：“一念之诚，与道合真，故可感召真灵，无疑矣。古者有孝心，有诚心，有义心，有慈心，有刚心，有忠心，皆于胎蛩之间，感天动地，盖其一心之专、一念之正所以然也。今人焚章疏，达帝宸，此则科教使之尔。缘心念之感，如以箭射物也；彼章疏之感，如持枪刺物也。箭虽远而急至，枪虽近而难及。故章疏是有形之物，妖魔得以遏截；如心念出于无形，则妖魔如何遏截也！”

元长问曰：“夫人念念纷起，起灭不停，因何此念不能感召？”

答曰：“子不见猫之捕鼠乎，双目瞪视而不瞬，四足踞地而不动，心无异缘，意不妄想，六根顺向，首尾一直，所以举无不中者也。”

真师曰：“混沌既分，三才始立。人居天地之中，其形虽小，其神实大；其形虽卑，其神实高。玉蟾向时诣阙奏事，其章疏上写字如粟，及至天都，其字如盎。始者在人间时，章疏之纸亦甚短小，及至天中，章疏高丈余，阔二丈。以此观之，《大梵隐语》所谓‘云炁结成一丈之余，天真皇人按笔乃书’，此之意也。昔者观《清源志》，见天书于龙潭之上，有曰诏黑赤，示之鲤鱼。昌黎辩之曰：此上帝斩龙之文也。其字不过一寸，想其在天亦不止一寸也。以今观之，此无他，天大所变者大，人小所现者小。譬如人之照镜，镜大面亦大，镜小面亦小。自今而后，凡有章疏，纸须高一尺，不可过高；字须大如粟，不可过大。此语不诬也。”

元长问曰：“尝疑炼度是两件事，不知是否？”

答曰：“《度人经》云生身受度一也，又云死魂受炼二也。今观《朱陵景仙度命篆文》有曰：南昌宫所摄二宫：一曰上宫，一曰下宫。上宫主受炼司事，下宫主受度司事。生身在下土。故以下宫主之；死魂升上

天，故以上宫主之。总而名之曰朱陵火府，亦曰南昌炼度司。今人所称南昌上宫受炼司，真官典者，所用受炼司印，却并主生身受度符篆事，委是无据。既言南昌受炼司，而又称上宫受炼司，此又无据。今不须言上宫、下宫，亦不须说受炼、受度，但云南昌炼度司，却用本司印，方有所本尔。其印文曰南昌炼度司印，只用人间叠篆，方圆一寸三分。”

元长问：“罡步如何？”

答曰：“罡步多禹，禹步惟五，能合五行，久久升举。大率罡步多以五步，推五行生克，步之如猫犬之伏蛇，进五步退亦五步，进七退亦七四，方按五行生成之数，及至蛇伏，然后害之。但看伏鼠亦然。且猫犬之伏蛇，进退之间，或为人所冲击，或为人所叱唤，才转身，即蛇得而害之，盖罡步不成也。如八门遁甲、隐身遁形之法，大要在罡步，神哉。”

耜问：“世所传阴阳斗，亦有疑焉”。

答曰：“今人以左脚起初星，念魁至魑为阳斗；以右脚起初星，念贪至破为阴斗。谬哉，是无据之论也。《飞神谒斗经》云：‘顺则为阳，逆则为阴。’从魁至魑则为顺，自魑而魁则为逆。大要只云：子欲飞神，莫忤真人。真人，第三星也。外此皆丁步。丁步则为踏，单步则为点。如曰不然，吾不知矣。”

耜问：“召将或用叱咄，可乎？”

答曰：“前辈有云：‘敬之如君父，驱之如仆使。’盖呼召将吏之说，则是以神感神也。人若无威则神不全。凡呼召时，须是秉太上之敕命，则左右呵斥，俨然若存，庶几可以我之神而役彼之神也。”

真师告耜：“云今但专佩一篆，专受一职，专行一法，专判一司文字，于一司将吏前，专用一符一水，不过只是心与神会，用之则灵耳。恰如真龙但一滴水，便作滂沛，岂用如许繁耶！”

元长问曰：“近世有行灵宝法者，不曰无此法也；复有行圆通法者，亦不曰无此法也；更有行混元法者，亦不曰无此法也。然其门类之多，咒诀之繁，而于道则不甚正一也。古者以正一传教，故所行之法简而且

易。今曰灵宝，何异圆通？今曰圆通，何异混元？今曰混元，何异正一？夫人之心本自圆通，本自灵宝，本自正一，本自混元。以人之一心而流出无穷无尽之法，盖如天之一炁生育万物也。而又曰混元是一阶，灵宝是一阶，圆通是一阶，正一是一阶。譬如杜鹃鸟，或曰子规，或曰谢豹，或曰白帝魂，或曰映山红，或曰捣药禽，或曰蜀鸟，其实一杜鹃也。”

真师曰：“法法从心生，心外无别法。”

元长问曰：“近观灵宝法之旁门，又有曰圆通一法，复有太上净明院法一阶，或有用太上净明院印者，或有用圆通印者。其印文有‘灵宝圆通混化玄秘’八字列于八方，其印之中又有‘司院省府’四字，其印内文却圆，外文却方，盖取圆通之意。以愚意观之，‘灵宝圆通混化玄秘’，此心印也，故欲以此木印而尽此八字，可乎？所谓‘司院省府’，此灵台也，故欲以此木印而为此司院省府，可乎？殊不知灵宝本是圆通，圆通本是净明，又何必寻枝摘叶如许之繁哉！”

答曰：“诚是圆通法，所造一颗印，说要圆通却不圆通。”

元长问曰：“巫法有之乎？其正邪莫之辩也。”

答曰：“巫者之法，始于娑坦王，传之盘古王，再传于阿修罗王，复传于维陀始王、长沙王、头陀王、闾山（山在闾州）九郎、蒙山七郎、横山十郎、赵侯三郎、张赵二郎，此后不知其几。昔者巫人之法，有曰盘古法者，又有曰灵山法者，复有闾山法者，其实一巫法也。巫法亦多窃太上之语，故彼法中多用太上咒语。最可笑者，昔人于巫法之符下，草书太上在天，今之巫师不知字义，却谓大王在玄，呵呵。”

元长问曰：“法中念咒何如？”

答曰：“咒者，祝之义也。夫祝之之意，欲以达乎天地神明，果尔则世间善恶之祝，在在报应耳。今又不然，何哉？是未知所以咒之之意也。夫井蛙之聒太清，穴蚁之噪上灵，则犹今人之祝也，是岂可以祝取报应哉！如法中咒语，一则太上金口所宣，二则往往皆将吏旗号，所以咒之要，在乎法法。所以咒，将吏亦从之，高真亦闻之。如今人念咒之不效者，何哉？盖不审此咒意也。咒之意义贵乎心存目想，则号召将吏，

如神明在前之说。”

元长问曰：“《救苦经》云：‘天上三十六，地下三十六，太玄无边际，妙哉大洞经。’或以为阴阳二炁、七十二侯，是否？”

答曰：“此乃人身中事也。泥丸象天属乾（乾数四，乾金甲子，金数四，乾用九。），尾闾象地属坤（坤数六，坤用六。），故四九三十六则谓之天上，六六三十六则谓之地下。此言人之头上有三十六脉，腹下有三十六络，天地亦如之。惟人之心，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故曰‘太玄无边，妙哉大洞’也。”

耜问曰：“有五戒，其一曰不饮酒。然酒亦不害于道，愚恐昏迷其性故也，酒果可戒乎？”

答曰：“《藏经》太上云：‘高才英秀，惟酒是耽，曲蘖熏心，性情颠倒，破坏十善，兴起十恶，四达既荒，六通亦塞。’”

真师告耜云：“女仙萼绿华谓羊权曰：修道之士，视锦绣如弊垢，视爵位如过客，视金玉如瓦砾，无思无虑，无事无为，行人所不能行，学人所不能学，勤人所不能勤，得人所不能得，何者？世人行嗜欲，我行介独；世人学俗务，我学恬漠；世人勤声利，我勤内行；世人得老死，我得长生。”

真师曰：“古人有言：智过于师，方堪传授；智与师齐，减师半德。而况书云：师劳而功半，师逸而功倍者，此也。”

真师曰：“天下物惟有水银与脑子假不得，教中以精比水银谓之汞，以头髓谓之脑。盖水银易飞，脑子易走。且如水银、脑子虽封锁在密处，但有所以引之飞走，则失其所在，如椒之透水银是也。今人精髓多为淫所摄，遂至枯竭，哀哉！”

真师曰：“先师陈泥丸昔在徽庙时，尝遇大洞真人孙君与之曰：昔者元始天尊与天上老君所说经，采摭编录，自成一藏。且如《北斗经》、《南斗经》、《消灾经》、《常清静经》、《天童经》、《灵宝度人》等经。玉皇天尊号，从上诸事，皆有实迹。”

耜问曰：“今之瑜伽之为教者何如？”

答曰：“彼之教中谓释迦之遗教也。释迦化为秽迹金刚，以降螺髻梵王，是故流传此教，降伏诸魔，制诸外道，不过只三十三字金轮秽迹咒也。然其教中有龙树医王以佐之焉。外此则有香山、雪山二大圣，猪头、象鼻二大圣，雄威、华光二大圣，与夫那叉太子、顶轮圣王，及深沙神、揭谛神以相其法，故有诸金刚力士以为之佐使。所谓将吏，惟有虎伽罗、马伽罗、牛头罗、金头罗四将而已，其它则无也。今之邪师，杂诸道法之辞，而又步罡捻诀，高声大叫，胡跳汉舞，摇铃撼铎，鞭麻蛇，打桃棒，而于古教甚失其真，似非释迦之所为矣。然瑜伽亦是佛家伏魔之一法。”

耜问曰：“乡间多有吃菜持斋，以事明教，谓之灭魔。彼之徒且曰太上老君之遗教，然耶否耶？”

答曰：“昔苏邻国有一居士，号曰慕闾，始者学仙不成，终乎学佛不就，隐于大那伽山，始遇西天外道，有曰毗婆伽明使者，教以一法，使之修持，遂留此一教。其实非理，彼之教有一禁戒，且云尽大地山河、草木水火，皆是毗卢遮那法身，所以不敢践履，不敢举动。然虽如是，却是在毗卢遮那佛身外面立地。且如持八斋，礼五方，不过教戒使之然尔。其教中一曰天王，二曰明使，三曰灵相土地，以主其教。大要在乎‘清静光明、大力智慧’八字而已。然此八字，无出乎心。今人著相修行，而欲尽此八字，可乎？况曰明教，而且自昧。”

真师云：“或凡或圣，如影随形，一为无量，无量为一。譬彼日月现于众水，日月之光本无，彼此随水而生，逐眼而现。一水千眼，千日千月；一水一眼，一日一月；千水一眼，一日一月；千水千眼，千日千月。如影随形，亦复如是。取亦不得，舍亦不得，不取不舍，亦不可得。

耜问曰：“世之所言阴丹、阳丹，此外丹耶？内丹耶？”

答曰：“外丹难炼而无成，内丹易炼而有成。所为阴丹、阳丹者，即内丹也。丹者，心也；心者，神也。阳神谓之阳丹，阴神谓之阴丹，其实皆内丹也。脱胎换骨，身外有身，聚则成形，散则成炁，此阳神也；一念清灵，魂识未散，如梦如影，其类乎鬼，此阴神也。今之修丹者，



可不知此！”

真师告元长曰：“《赤灵玉文》云：东极宝华、西极太清、北极驱邪、南极天枢，此乃四极，而中极五雷实掌四极之司。今都天大雷，尽出神霄玉枢之上，谓之景霄大雷。景霄虽在神霄之下，乃元始驻蹕之司。向者天真遣狼牙猛吏雷部判官辛汉臣授之先师陈翠虚，翠虚以授于我今，以付子，子宜秘之。”

真师曰：“神归浩渺虚弥小，炁入虚无芥子宽。”

真师告耜曰：“尔谓十一曜咒，诚是太上所说，明矣乎？”曰：“诚哉。”曰：“嘻，彼咒中有谓甘石推流伏，然甘德、石申，皆星翁也，却是春秋战国时人。甘、石未生，此经先有，质之于此，岂太上语哉，嘻。”

真师告元长曰：“尔谓世间混元如意之法，诚然乎？”曰：“然。”曰：“嘻，彼法中有咒云北极佑圣真君律令，又曰三天扶教辅元大法师律令，果尔，则可疑也。佑圣乃周时人，天师乃汉时，人若是混元法已在太上之先，亦不应用太上老君律令也，况佑圣与天师乎！何哉？谓混元也，嘻。”

耜问曰：“近闻圆通一法，尝窃疑之。彼之法印，内圆外方，中有五行，外有八卦，省府司院列于四方，以‘灵宝圆通’四字为宗，以‘混化玄秘’四字为本，其间掇拾诸法符图咒诀，创为一家，谓之圆通大法，先生然之否乎？”曰：“神无方，故曰圆；炁无体，故曰通。古者圆通之说，即是神炁混合，出入虚无，还返混沌。今若以形器卦数为之，其与真个圆通，不亦远乎。况古无此法，呜呼，邪师过谬，非众生咎。”

真师告耜云：“汝知斗中擎羊、陀罗二使者否？”曰：“愿闻其说。”曰：“擎羊乃人间之字，在天上则是掌善之音；陀罗乃人间之辞，在天上则是都大之字。擎羊使者手执玉瓶、金色莲花，陀罗使者手持金盘、白獬首香炉。若世俗之见误矣。”

真师曰：“先师尝言：人间有甚快乐也。然苦乐常相循环，乐无百年，苦有万劫。今之世者，有钱底守死，无钱底讨死，未见天下人与钱

争命，不与命争钱，噫。”

真师告元长曰：“尔知吾所说法皆心法否？”曰：“知之。”曰：“如何是心？”曰：“不知。”曰：“尔既不知，何以行持？”曰：“凡所有法，无非心法。”曰：“尔且行持，久而知之，知则不知，不知则知。尔虽不知，何异于知？”

耜与元长闻斯语已，踊跃悲慨，大有警悟。海蟾君笑而起。

## 注释

### 《道德》宝章<sup>①</sup>

#### 体道章第一

道○（如此而已）可道，非常道（可说，即不如此。）；名（强名曰道）可名，非常名（谓之道，已非也。）。无○（此即是道）名天地之始（道生一，即是天地之初。），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故有。）名万物之母（一无生万有，万有归一无。）。故常无（虚心无念）欲以观其妙（见物知道，知道见心。），常有（守中抱一）欲以观其徼（身有生死，心无生死。）。此两者（万有一无，一无亦无，无中不无。）同出而异名（万法归一，一心本空。），同谓之玄（道非欲虚，虚自归之；人能虚心，道自归之。），玄之又玄（虚里藏真，无中生有。）众妙之门（悟由此入，用之无穷。）。

#### 养身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为（求为美名）美，斯恶已（不得美名）；皆知善之为（求为善人）善，斯不善已（反为恶人）。故有无之相生（无必生有，有

<sup>①</sup> 据元赵文敏墨迹《道德宝章》整理。

必归无。), 难易之相成(先难后易, 先易后难。), 长短之相形(道本无形, 自相长短。), 高下之相倾(天旋地转, 本无高卑。), 音声之相和(一风所鸣, 万籁皆应。), 前后之相随(往古即今, 来今即古。)。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贵乎自然), 行不言之教(道寓于物)。万物作而不辞(无必生有, 安得不生? 倘若不生, 安见长存?), 生而不有(无非妄幻), 为而不恃(今日今日而已), 功成而弗居(岂可以梦为实)。夫惟弗居(忘外而不忘其内也), 是以不去(一我自存)。

## 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注<sup>①</sup>

海南琼琯子白玉蟾分章正误

### 先天大道章第一

太上老君曰:(老君注, 见前《渊源》。今本无“太上”二字。)大道无形(无之始也), 生育天地☯(不待安排, 自然而然。); 大道无情(有之始也), 运行日月☯(灵宝净明, 普照无穷。); 大道无名(万象始也), 长养万物☸<sup>②</sup>(二炁氤氲, 万物化醇。)。吾不知其名, 强名曰道○。

### 造化自然章第二

## 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说玉枢宝经注<sup>③</sup>

<sup>①</sup> 据《道藏·洞神部·玉诀类》增。按: 原文有题为“终南隐微子王元晖”的注文, 因无关白真人手笔, 今删不录。

<sup>②</sup> 校者按: 图中为“金、木、水、火、土”五字。

<sup>③</sup> 据《道藏》增, 并校以清雍正十一年宁边妙香山普贤寺刻本。按:《道藏》本题为“集注”, 即集“白玉蟾注、张真君解义、张天君释、吕纯阳赞”四家解, 今只取白

## 卷上

注曰：九者，阳数也，乃天道也。主于震宫，故东南有九炁之说也，即雷师出入之地也。天者，至大至圣无极无为之炁也；应者，无物不承天命而生也；元者，至大也，又曰万善之长也，乃四时之首也，五行之先也；雷者，乃天令也，掌生生杀杀之权，动静人莫可测，万神之奉行也；声者，生也，万物得雷震声而萌也，又曰天不言，以雷代言也；普者，上天下地、四维八荒、无形有形也；化者，天道阴阳运行则为化，又自无而有，自有而无，则为化万物生息则为化，老子云“我无为而民自化”，又云“以德化”是也；天尊者，至大至贵之称也；说者，赞扬也，阐教也，解隐释奥也；玉者，天地日月之精华，阴阳水火之结秀也，润而温，宝而贵，万载之不可朽灭也；枢者，机也，轴也，乃生杀之始由也；宝者，珍重也；经者，径也，乃修真入道之要路也。

### 尔时，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

注曰：九天者，乃统三十六天之总司也。始因东南九炁而生，正出雷门，所以掌三十六雷之令，受诸司府院之印，生善杀恶，不顺人情。盖以九天之名者，取其阳刚而不泯者之谓也；应元者，仰惟元始祖劫一炁分真，玉清真王应元之体；雷者，阴阳二炁结而成雷，既有雷霆，遂分部隶九天雷祖。因之以剖析为五属，神霄真王用之，以宰御三界。真王所居神霄玉府，其道在乎巽。巽者，天中之地也，东南乃九阳之炁。结清朗光，元始父祖，化神霄玉清真王。玉府在碧霄梵炁之中，去雷城二千三百里。雷城高八十一丈，左有玉枢五雷使院，右有玉府五雷使院。天有四方四隅，分为九霄，惟此一霄居于梵炁之中。在心曰神，故曰神霄，乃真王接洽之所，天尊临莅之都。卿师使相，列职分司，主天之灾福，持物之权衡，掌物掌人，司生司杀，检押启闭，管钥生成。上自天

注，余不录。

皇，下自地帝，非雷霆无以行其令。大而生死，小而枯荣，非雷霆无以主其政。雷霆政令，其所隶焉，三清上圣雷霆祖也，十极至尊雷霆本也，昊天玉皇上帝号令雷霆也，后土皇地祇节制雷霆也，北极紫微大帝掌握五雷也。五雷者，天雷、地雷、水雷、龙雷、社令雷。又有十雷：一曰玉枢雷，二曰神霄雷，三曰大洞雷，四曰仙都雷，五曰北极雷，六曰太乙雷，七曰紫府雷，八曰玉晨雷，九曰太霄雷，十曰太极雷。又有三十六雷：一曰玉枢雷，二曰玉府雷，三曰玉柱雷，四曰上清大洞雷，五曰火轮雷，六曰灌斗雷，七曰风火雷，八曰飞捷雷，九曰北极雷，十曰紫微璇枢雷，十一曰神霄雷，十二曰仙都雷，十三曰太乙轰天雷，十四曰紫府雷，十五曰铁甲雷，十六曰邵阳雷，十七曰欸火雷，十八社令蛮雷，十九曰地祇雷，二十曰三界雷，二十一曰斩圻雷，二十二曰大威雷，二十三曰六波雷，二十四曰青草雷，二十五曰八卦雷，二十六曰混元鹰犬雷，二十七日啸命风雷，二十八曰火云雷，二十九曰禹步大统摄雷，三十曰太极雷，三十一曰剑火雷。三十二曰内鉴雷，三十三曰外鉴雷，三十四曰神府天枢雷，三十五曰大梵斗枢雷，三十六曰玉晨雷。有三十六神，曩尝陈之于太上之前。雷法有七十二阶，天地赏善罚恶、发生万物，皆雷也。虽阴阳之激剥，亦由神人之兴动，雷鸣则雨降矣。声者，天地之仁声也。春分五日，雷乃发声，可闻百里，震九天而动九地，惊四海而翻四溟。太上曰：“吾不发阴阳之声，吾之大音无以召。”故鼓之以雷霆，以声召气也。雷帝之前，有雷鼓三十六面。凡行雷之时，雷帝亲击本部雷鼓一下，即时雷公、雷神兴发雷声也。普化天尊者，自浮黎元始天尊生九子，玉清真王化生雷声普化天尊。天尊以历劫应化，随时示号。本元始祖劫一炁分真，乃玉清真王，九霄主宰。一月四辰监观万天，浮游三界、九州、万国，赏善录愆，是为普化至大至贵也。

## 卷九

### 诗

#### 四言诗

##### 寄三山彭鹤林

鹤林，彭耜自号也。玉蟾于彭耜，则仙家父子也。相别久之，故作是诗也。

瞻彼鹤林，在彼无语<sup>①</sup>。鼓山之下，螺江之隅。  
瞻彼鹤林，在彼长乐。嵩山之上，螺江之角。  
一别鹤林，春聿云杪。青山之外，落花啼鸟。  
一望鹤林，回首千里。斜阳之外，白云流水。  
日复一日，思我鹤林。雁断鱼沉，实伤<sup>②</sup>我心。

### 暑热

玉友避嫌，竹奴专宠。听官丐闲，诗勇不将<sup>③</sup>。

#### 天朗气清诗<sup>④</sup>

---

<sup>①</sup> 语，同治本作“诸”。

<sup>②</sup> 伤，同治本作“获”。

<sup>③</sup> 同治本作“诗将不勇”。

<sup>④</sup> 据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白玉蟾墨迹增。按：原诗无题，末署名“玉蟾”。按：此诗非白玉蟾所作，因系其手书，故收录之。

天朗气清，三光洞明。金房曲室，五芝宝生。  
天云紫盖，来映我形。玉童侍女，为求其灵。  
九帝齐气，三光洞軿，得尔飞盖，升入紫庭。

## 五言古

### 孤鹤辞

芝田长相依，瑶池长相随。云泥共悲欢，生死同襟期。  
行啄林莽间，断翅谁与医。往者不可复，病者不得飞。  
极目青云中，临风翹以思。思深不复啄，一唳天容悲。

### 临安天庆陈道士游武夷赠之

七闽多山水，两淮好风月。  
潇湘之烟云，巴广之雨雪。  
收拾归武林，细与令师说。

### 妾薄命

妾居西北方，容貌亚冰雪。妾长嗟无媒，孤影对明月。  
头绾堕马髻，脚衬凌波袜。钗梁溜金凤，舞带蒙锦纈。  
颈瑳素玉圆，胸莹新酥滑。翠靥中蛾眉，瑶花弹鸦发。  
腰袅柳丝轻，脸润桃花发。出郊乘紫骝，蔽目举青伞。  
不敢一回首，烟际暗愁结。谁家白面郎，志气何飘扬。  
使妾一过眼，吾肉燔如汤。自惟父母严，折花回倚墙。

### 岁晚书怀

岁事忽婉婉，旅怀良尔悲。风雾起无边，雨雪凄霏霏。  
岂无销金帐，唱饮羊羔儿。寄食他人门，屏息从所依。  
鵬鸞翔九天，鷓鴣巢一枝。烟霄有熟路，我当何时归。  
人间自富荣，信美非所宜。朱颜日已改，华发渐复稀。  
触目思远人，胜赏怀昔时。园林向衰谢，青山吞斜晖。  
坐久露华重，吟残云意迟<sup>①</sup>。晴<sup>②</sup>空清已旷，寒月满我衣。  
莫言一杯酒，容易相对持。病鸛栖草亭，会须唳声飞。

### 黄叶辞

男儿铁石肠，遇秋多凄凉。节物遽凋变，今古堪悲伤。  
西来白帝风，暗惊万叶黄。拚与舞零落，此意付夕阳。  
堪叹远行子，只影天一方。佳人去不返，苍烟冥八荒。  
对此一黯然，两鬓沾吴霜。自顾蒲柳姿，眇在烟水乡。  
晚汀慨鸿雁，夜浦羞鸳鸯。何当从宋玉，问路游高唐。

### 明妃曲

行行莫敢悲，一死复千怨。脱身歌舞中，姊妹不足恋。  
蛮帐紫茸毡，虽卑固不贱。昔在后宫时，几见君王面。  
君王有凤偶，不数芹边燕。傥曾赐御览，岂为尽<sup>③</sup>所幻。  
粉黛相嶮巇，亦惧人嬖变。但念辞乡国，远适堪慨叹。

<sup>①</sup> 迟，同治本作“微”。

<sup>②</sup> 晴，同治本作“野”。

<sup>③</sup> 尽，同治本作“画”。



此时汉无策，聊塞呼韩愿。非无霍嫖姚，两国虑涂炭。  
欲宽公卿忧，只影非所羨。敬将金缯行，不觉泪珠溅。  
请行安得辞，心心存汉殿。所怜毛延寿，既杀不可谏。  
马蹄蹴胡尘，晓月光灿灿。凄怆成琵琶，千古庶自见。  
他时冢草青，汉使或一奠。

### 长歌行

厥初由闾閻，吾志在林泉。为舜不无地，晞<sup>①</sup>颜尽有天。  
鱼虫犹可佛，鸡犬皆登仙。顾我非六六，荷天良拳拳。  
幼时气宇壮，长日文彩鲜。琴剑微暖席，江湖动经年。  
异乎三子撰，契彼五家禅。既已出洙泗，从而师偃佺。  
肩依洪崖右，道在灵运前。所得既天秘，与交又国贤。  
可图大药资，以办买山钱。东访鼎湖浪，西寻苍梧烟。  
一寸百炼刚，半生双行缠。簪绅非无欲，鱼鸟从所便。  
逸兴五湖阔<sup>②</sup>，虚名四海传。饱餐青精饭，细读黄石编。  
顷自七闽出，放焉迷市廛。红尘刺人眼，名利交相煎。  
富贵已尝鼎，云霄当著鞭。蹉跎度青春，迟暮即华颠。  
且有安期枣，与夫泰华莲。高陵易为谷，沧海俄成田。  
光景亦倏忽，物华随变迁。仰天时一笑，顾影长自怜。  
紫府何冥邈，青鸾何沉绵。蓬莱云渺渺，小有月娟娟。  
策足青霞路，收功黄芽铅。上以游太虚，下以穷九渊。  
羣穀气所王，湖山乐无边。飘然复何往，此去如蛇<sup>③</sup>蝉。

<sup>①</sup> 晞，同治本作“希”。

<sup>②</sup> 阔，同治本作“关”。

<sup>③</sup> 蛇，同治本作“蛻”。

## 秋宵辞

(十二首)

### 其一<sup>①</sup>

秋色何凄凄，奈此可怜宵。银河望不极，万籁凉萧萧。  
云花远缥缈，月影寒寂寥。一雁蹲沧洲，群萤飞断桥。  
仰盼苍松枝，黯黯不自聊。

### 其二

长天滑如纸，皓月寒如水。今人成古人，人生复能几。  
顾此清凉夜，此情不自己。聊以写怀抱，黯黯泣神鬼。  
所泣复何言，已矣复已矣。

### 其三

仰观银河月，千林散寒光。佳人今何之，远在天一方。  
烁声酸我鼻，秋色断我肠。夜深倚西风，清泪如雨滂。  
世有千里马，可怜无王良。

### 其四

空山寂无人，出门但明月。悲哉谁与论，对此一愁绝。  
清露袭<sup>②</sup>衣裳，凉风逼毛发。泪雨忽复晴，愁云悄自灭。  
顾影青松下，此意在绛阙。

### 其五

长天与远水，极目烟冥茫。暮鸿孤悲鸣，霜林万叶黄。  
倚松望翠微，数点寒萤光。吾非长夜魂，堕此寂寞乡。

<sup>①</sup> 原无“其一”二字，为校者所加，后同。

<sup>②</sup> 袭，辑要本作“湿”，刘本与朱本同。

衷情凭谁诉，空山草木长。

### 其六

月华明如许，秋色清可掬。小立西湖道，弥漫芰荷绿。  
人生真是<sup>①</sup>梦，造物不可覆。英雄受凄凉，娇驸饱梁肉。  
湖山却见知，对人长青目。

### 其七

眇哉青松梢，高高九千尺。两班森道傍，暮起凄黯色。  
嗟彼昂藏姿，山林端可惜。浩然呼西风，夜深鸣萧瑟。  
此意偶相似，叹息复叹息。

### 其八

孤月明秋空，清影跨洞门。彼美婵娟姿，的是姮娥魂。  
凄然到书帙，惘然入酒樽。不归广寒家，夜游天子园。  
无人知此怀，惊烟笼啼猿。

### 其九

吾身如浮云，缥缈归无家。又如孤飞雁，不鸣踰蓼花。  
路傍多青草，无语阅岁华。野外亦有兰，抱香委泥沙。  
夫岂造物者，故欲孤此邪。

### 其十

清秋薄湖山，蒲柳生寒烟。怅望荷花中，谁家鸣箜弦。  
岂复念伊人，孤影芙蓉边。吸风咀月露，照水时自怜。  
暗怀夜光宝，长吁不成眠。

---

<sup>①</sup> 是，明钞本作“似”。

### 其十一

佳人遽成古，冰魂唤不磨。料得冥冥中，怜我身如僧。  
松间一太息，树吼苍云崩。幽愁积如山，心上<sup>①</sup>一层层。  
成连与瓠巴，枯骨悲荒陵。

### 其十二

此身非我有，在世聊尔为。于此傥有得，夫复何所悲。  
遂将郁抑怀，写作凄苦辞。如彼深闺妇，暗起鸳鸯思。  
苍苍亦有耳，此情知不知。

### 述古

（三首）

#### 其一

黍大青混沌，此即万化鞘。盘古不得窥，凿之忽七窍。  
太朴既脱手，银蝠乃夜啸。乾坤两饼分，日月变丸跳。  
九鸦方熬天，致渠共工斗。额血不周山，山裂天西漏。  
娲皇炼彩石，一发大庭笑。宓牺方蛇蟠，商契亦燕鷲。

#### 其二

帝子御飞龙，鼎湖叫奚为。玉京郁崔嵬，银河泛渺弥。  
俯首视红尘，万蚁纷何知。乘云游八极，手玩珊瑚枝。  
汤武事干戈，此事矧肯期。但闻穆天子，八骏曾<sup>②</sup>瑶池。

#### 其三

河水一镜清，中有骊龙舞。波心呈宝图，始脉造化祖。

<sup>①</sup> 上，同治本作“下”。

<sup>②</sup> 曾，同治本作“会”。

燧人钻炎凉，炎帝饵甘苦。身披獠狨衣，口服觳觫乳。  
此时至尊者，帝阶三尺土。嬴政筑阿房，钱铿才伛偻。

### 栖霞

冷烟缠山腰，暗水冽石骨。欲风松先鸣，未雨苔已滑。  
洞前多琪花，洞里多紫霞。高人得所栖，日永蒸胡麻。

### 夜坐

砚水寒欲冰，烛蜡凝成泪。月夜天飞霜，琐窗人不寐。  
万竹舞风青，孤松溘露翠。楼前呼黄鹤，凄然发清唳。

### 百丈岩观水

手携青藜杖，岩上俯清池。池水夜来冰，冻磷殊未澌。  
戏以藜杖尖，斲破黄琉璃。横杖担两片，忍冻岩前嬉。  
爱日怡我神，凉风吹我衣。应念石季伦，销步锦金围。  
终夜烧红兽，但饮甘如飴。夫岂知山林，清寒益我姿。  
此意谁与论，岩下青松知。

### 少年行

寸心铁石壮，一面冰霜寒。落叶鬼神哭，出言风雨翻。  
气呵泰山倒，眼吸沧海干。怒立大鹏背，醉冲九虎关。  
飘然乘云气，俯首视世寰。散发抱素月，天人咸仰观。

### 大霄观风竿轩

萧萧从何来，撼我青琅玕。笙箫动天籁，雨露生秋寒。

铁笛不用吹，瑶琴不用弹。听此夜不寐，山月落邯郸。

### 赠陈高士琴歌

昨夜西风起白苹，从前湖海几酸辛。  
感今怀古无限事，拄颊闲思一怆神。  
琼窟先生鼓玉琴，一调一弄符我心。  
屈平宋玉不可挽，西风黄叶为知音。  
初闻如风吹梧<sup>①</sup>桐，次听如雨鸣芭蕉。  
凄然如雁声遥遥，温然如莺暖夭夭。  
忽而转调缓复急，海风吹起怒涛立。  
夜深星月堕蓬山，神官不管蛟龙泣。  
顿又换指清而和，牡丹芍药香气多。  
露桥月榭风雨夕，如此杜鹃愁奈何。  
浩浩长风送急雨，寂寞孤鸿落寒渚。  
昏昏月色老猿啼，蔼蔼风光新燕语。  
又如晴鹤唳苍烟，倏似寒鸦噪晴川。  
良宵砌畔响秋蛩，清昼林间悲风蝉。  
我思此声不堪比，使人欲悲复欲喜。  
五月葛亮渡泸溪，九月荆轲过易水。  
此声喜喜复哀哀，我志渺然在江淮。  
方且琵琶亭下坐，倏又郁孤台上回。  
琴声展转我心碎，我心多少平生事。  
弦中招我栖林泉，指下呼我入富贵。  
上界瑶池玉浪寒，凤凰阁下罗千官。  
紫皇宴坐苍琳宫，岂复知我犹人间。

<sup>①</sup> 梧，朱本作“悟”，据同治本改。

龟台烟冷风萧萧，十万彩女歌云璈。  
自怜踪迹今尘土，安得金妃复赐桃。  
青琅真人骑白鸾，日往日复玉京山。  
不念曾与同僚时，清都绛阙何时还。  
紫清夫人侍帝轩，朝朝嫣然妙华门。  
盍思人世此凄苦，金鱼玉雁凭谁传。  
琪花开遍翠微台，彩凤舞彻宾云仙<sup>①</sup>。  
麒麟守住虎关严，獬豸时复森其前。  
不成终身只人世，吾身不翮心亦翅。  
粗且神霄觅一官，早作啸风鞭霆计。  
此曲此曲君休弹，老眼无泪徒悲酸。  
自知逍遥时节近，与君一笑开欢颜。  
太华宫中多白莲，以金为花玉为根。  
上有琼甲金丝龟，夜吸珠露花间眠。  
紫琅殿深不可诘，时有火铃飞出入。  
殿中仙君乘云軿，三千玉娥傍侍立。  
此般景象犹未忘，所以思念时悲伤。  
闻君琴声洗我心，自盍泰然发天光。  
我昔神霄西台里，雪肌玉肤冰霜齿。  
长歌一曲惊帝阍，解使八鸾舞神水。  
又赏飞过广寒宫，一见嫦娥琼玉容。  
不敢稽首便行过，倏复呼我醉瑶钟。  
水府左仙萼绿华，身居东华帝子家。  
时以瑶琴鸣五霞，一声弹落琼台花。  
上元太真安长仙，日事玉皇上君前。  
玉龙娇痴不肯舞，独自奏帝鸣鸾弦。  
此声远矣吾不见，人间琴声更多变。

<sup>①</sup> 仙，同治本作“山”。

谁能以此清净心，许多悲欢相练缠。  
琼窟先生然我言，我是霆司笔墨仙。  
昔为东华校籍吏，屡亦舞笔灵君前。  
失身堕世自叹息，东华欲归归未得。  
翠娥掩泪香骨寒，长天远水日相忆。  
君知否，吾将呼起大鹏驾琼云，手持百万苍鹰兵。  
前驱天丁后火铃，飞罡蹑纪下太清。  
又将东海捕金鲸，骑之去谒蟾蜍精。  
却持万阵貔虎人，下来红尘扬鼓钲。  
更烦先生试一举，为我调中作金鼓。  
为我唤起李太白，与我浩歌拍掌舞。  
君琴定是天上琴，天上曲调人间音。  
为君醉中一狂歌，千岩万壑白云深。

### 三华院还丹诗

绛宫无事绝尘埃，坎虎离龙战几回。  
白雪飞空铅蕊绽，黄云覆鼎汞花开。  
龟蛇抱一成丹药，乌兔凝真结圣胎。  
夜半瀛洲寒月落，冷风吹鹤上蓬莱。

### 题紫芝院

武夷山前啸一声，云愁雾惨野猿惊。  
闲披破衲藏风月，醉把葫芦禁鬼神。  
杖弄银蟾搅天地，夜烹金鼎煮星辰。  
睡酣不觉机关路<sup>①</sup>，身是红光火一轮。

<sup>①</sup>路，明钞本、辑要本作“露”。



### 赠赵县尉<sup>①</sup>

半斤雷火烧红杏，一滴露珠凝碧荷。  
锦帐中间藏玉狗<sup>②</sup>，宝瓶里面养金鹅。  
铅花朵朵开青蕊<sup>③</sup>，汞叶枝枝发绛柯<sup>④</sup>。  
莫问婴儿并姹女，等闲寻取旧黄婆。<sup>⑤</sup>

### 赠赵翠云诗

金公姹女到黄家，活捉<sup>⑥</sup>苍龟与赤蛇。  
偃月炉中烹玉蕊，朱砂鼎里结金花。  
奔归气海名朱<sup>⑦</sup>骥，飞入泥丸是白鸦。  
昨夜火<sup>⑧</sup>龙争战后，雪中微见月钩斜。

### 赠雷怡真诗

地魄天魂日月精，夺来鼎内及时烹。  
只行龟斗蛇争法，早是龙吟虎啸声。  
神水华池初匹配，黄芽白雪便<sup>⑨</sup>分明。

<sup>①</sup>按：朱本此首诗重出，题名“赠余先生”，明修《处州府志》作“题余纲屋壁”。

<sup>②</sup>狗，重出诗、同治本、《府志》作“兔”。

<sup>③</sup>青蕊，重出诗作“琼苑”。

<sup>④</sup>发绛柯，重出诗作“映碧波”，《府志》作“发翠柯”。

<sup>⑤</sup>末后二句，重出诗作“拟欲刀圭分付汝，为缘汝未识黄婆”。《府志》作“我欲刀圭分付汝，料应汝未识黄婆”。

<sup>⑥</sup>捉，刘本、辑要本作“作”。

<sup>⑦</sup>朱，刘本、辑要本作“珠”。

<sup>⑧</sup>火，《上清集》、明钞本、刘本、辑要本作“虎”。

<sup>⑨</sup>便，同治本作“尚”。

这些是饮刀圭处，渐渐抽添渐渐成。

### 冬夕酌月

（三首）

#### 其一

半规新月滑如酥，流入清樽一吸无。  
明日定知广寒殿，姮娥失却水晶梳。

#### 其二

兔冷蟾寒桂影疏，化为霜露泻庭除。  
已惊柏液冰吾齿，莫弄梅花粟尔肤。

#### 其三

二毛可惜雪霜侵，日有清都绛阙心。  
枝冷鹊翻檐外影，庭空鸿堕月边音。

### 赠明讲师

（二首）

#### 其一

昔从师在月岩时，我过鹅湖即语离。  
每见孤鸿每生感，不曾一日不相思。

#### 其二

岂谓东吴得再逢，二俱老尽少时容。  
来从上国莺花里，堕在辋川图画中。

## 卷十

### 诗余

#### 兰陵王

一溪碧。何处桃花流出。春光好，寻个，小小篮舆谩行适。苍苔满白石。涧底阴风凜栗。疑无路，幽壑琮琤，峡转山回入林僻。

千峰呈翠色。时亦有声声，樵唱渔笛。忽然一树樱桃白。又回头一顾，掀髯一笑，诗情酒思正豪逸。虎蹄过新迹。 冪冪。雾如织。见异草珍禽，问名不识。山灵勒驾雨来急。欲游观未已，仆言日夕。看来看去，似那里，似少室。

#### 又题笔架山

三峰碧。缥缈烟光树色。高寒处，上有猿啼，鹤唳天风夜萧瑟。山形似笔格。人道江南第一。游紫观，月殿星坛，积翠楼前吹铁笛。

客来访灵迹。闻王郭当年，曾此驻锡。二仙为谒浮丘伯。从骖鸾去后，云深难觅。丹炉灰冷杵声寂。依然旧泉石。 泉石。最幽闲。更禽静花闲，松茂竹密。清都绛阙无消息。共羽衣挥麈，感今怀昔。堪嗟人世，似梦里，驹过隙。

#### 又紫元席上作

桃花瘦。寒食清明前后。新燕子，禁得余寒，风雨把人苦僝僽。梅粒今如豆。减却春光多少。空自有，满树山茶，似语如愁卧晴昼。

幽人展襟袖。惜莺花未老，江山如旧。杜鹃声里同携手。叹陌上芳草，堤边垂柳。一春十病九因酒。愁来独搔首。豆蔻。枝头小。应可惜年华，孤负时候。九十日韶光那得久。问芍药觅醉，牡丹索笑。三万六千，能<sup>①</sup>几度，君知否。

## 沁园春

(二首)

### 其一

嫩雨如尘，娇云似织，未肯便晴。见海棠花下，飞来双燕，垂杨深处，啼断孤莺。绿砌苔香，红桥水暖，笑捻吟髭行复行。幽寻懒、就半窗残睡，一枕初醒。

消凝。次第清明。渺南北东西草又青。念镜中勋业，韶光冉冉，尊前今古，银发星星。青鸟无凭，丹青有约，独倚东风无限情。谁知有，这春山万点，杜宇千声。

### 其二

暂聚如萍，忽散似云，无可奈何。向天涯海角，两行别泪，风前月下，一片离骚。啼罢栖乌，望穷芳草，此恨与之谁较多。昏黄后，对青灯感慨，白酒悲歌。

梦中作梦知么。忆往事落花流水呵。更凭高望远，沈腰不瘦，怅今怀昔，潘鬓须皤。去燕来鸿，寻梅问柳，寸念从他寒暑熬。消魂处，但烟光缥缈，山色周遭。

## 又赞吕公

---

<sup>①</sup> 能，同治本无此字。

渭水秋深，溢江春老，洞庭一湖。问城南古树，如今在否，洛中狂客，还更来无。独上君山，渺观岩石，八百里鲸波泛巨区。何曾错，有茶中上灶，酒里仙姑。

终须。度了肩吾。稽首终南钟大夫。自太平寺里，题诗去后，东林沈宅，大醉归欤。天上筵多，人间到少，更不向庐山索鲙鱼。如何好，好借君黄鹤，上我清都。

### 又题罗浮山

且说罗浮，自从石洞，水帘以还。是向时景泰，初来卓锡，旧家勾漏，曾此修丹。药院空存，铁桥如故，上更有朱仙朝斗坛。飞云顶，在石桥高处，杳霭之间。

山前。拾得清闲。也分我烟霞数亩宽。自竹桥人去，青莲馥郁，柴门闭了，绿柳回纡。白酒初筩，清风徐至，有桃李时新钉几盘。仙家好，这许多快活，做甚时官。

### 又赠胡葆元

（二首）

#### 其一

要做神仙，炼丹工夫，亦有何难。向雷声震处，一阳来复，玉炉火识，金鼎烟寒。姹女乘龙，金公跨虎，片晌之间结大还。丹田里，有白鸦一个，飞入泥丸。

河车运入昆山。全不动纤毫过玉<sup>①</sup>关。把龟蛇乌兔，生擒活捉，霎时云雨，一点成丹。白雪漫天，黄芽满地，服此刀圭永驻颜。常温养，使脱胎换骨，身在云端。

<sup>①</sup> 玉，善本、《上清集》、刘本、辑要本作“此”。

## 其二

岁去年来，思量人生，空自沈埋。既这回冬至，一阳来复，便须修炼，更莫疑猜。好个鼎炉，见成铅汞，片晌工夫结圣胎。人身里，三千世界，十二楼台。

周年造化安排。只在这些真妙哉。要先擒日月，后攒星斗，黄庭中畔，化作琉璃。谁会天机，分明说破，恰似江头雪里梅。丹成后，做些功行，归去蓬莱。

## 又题桃源万寿宫

黄鹤楼前，吹笛之时，先生朗吟。想剑光飞过，朝游南岳，墨篮放下，夜醉东邻。铛煮山川，粟藏世界，有明月清风知此音。呵呵笑，笑酿成白酒，散尽黄金。

知音。自有相寻。休踏破葫芦折断琴。唱白苹红蓼，庐山日暮，西风黄叶，渭水秋深。三入岳阳，再游湓浦，自一去优游直至今。桃源路，尽不妨来往，时共登临。

## 又题湖头岭庵

客里家山，记踏来时，水曲山崖。被滩声喧枕，鸡声破晓，匆匆惊觉，依旧天涯。抖擞征衣，寒欺晓袂，回首银河西未斜。尘埃债，叹有如此发，空为伊华。

古来客况堪嗟。尽贫也输他在家。料驿舍旁边，月痕白处，暗香微度，应是梅花。拣<sup>①</sup>折一枝，路逢南雁，和两字平安寄与他。教知道，有长亭短堠，五饭三茶。

---

<sup>①</sup> 拣，同治本作“冻”。

## 杂著

### 杂著<sup>①</sup>

#### 《松风集》序

青社谯令宪

夫松风者，天籁也。松非有约于风，风非有情于松。适然相遇，则若嘶云啸月者，使人聪之，自有周情孔思存乎其中。倏如锵玉佩，忽如鸣瑶琴。转而为洞箭，缓而为云韶。又其霏微瑟缩，则如寒食清明之雨。至澎湃喧豗，则如杨澜左蠡之浪起彼焉。千扶万叶，其为一风所撮也。如此而风之晓夜，疾徐自不同，而松之所受也。又如此寒响满乎虚空，清音涨于崖谷。其非天籁乎，孰使之然哉！惟其出于自然也，非丝非竹。故能换世人郑卫之耳，耳与之化，自不觉肝脾为清，毛骨欲蜕，飘飘然有乘云御炁之乐也。此逸人白君玉蟾之诗，汗漫成集而名之曰《松风》者以此。余持节宪江东之日，尝相契于庐山之阳。及其祠廩也，时过我于茗溪之上，比将漕指复为此来，又遂从客乎慢亭山水之间。谈笑琳琅，咳唾珠玉，洒然若松风之冷，而予所得于松风多矣。四方学者谓之紫清先生云。若曰荐有道，举逸民，其李泌、种放之流也。

嘉定壬午春，青社谯令宪序。

#### 《紫元问道集》序

紫元子留元长

<sup>①</sup> 同治本题为“附编”，今依朱本。

读韩昌黎“桃源”之句，则起神仙渺茫之念；读白乐天“海山”之辞，则起兜率归去之思。人心无根，随悟生智。噫，吾闻之神仙可以学得，不死可以力致，非曰能之愿学焉。幼时业爱修仙，鞭心于兹，不觉壬子又丁丑矣。人间岁月如许，头颅皮袋，又安以顿哉！天贷其逢，而于道有可闻之渐。是年春，遭遇真师海瑀君，姓白讳玉蟾，或云海南人。疑其家于襄沔也。时又蓬发赤足，以入廛市；时又青巾野服，以游宫观。浮湛俗间，人莫识也。自云二十有四矣。三教之书，靡所不究。每与客语，觉其典故若泉勇然。当世饱学者，未之能也真草隶篆，心匠妙明；琴棋书画，间或玩世。所与交者，尽时髦世彦。虽敬慕之者，不可得亲。随身无片纸，落笔满四方。踏遍江湖，名满天下，其从之如毛也。时人多见其囊中，曾不蓄铢铜粒黍以自备。或醉甚，辄呼雷；或睡熟，能飞章。或喜或怒，或笑或哭，状如不慧。或亦出言，与体咎合。观其济世利人之念，汲汲也，彻也。烧烛以坐，镇日拍栏以歌。晨亦不沐，昼亦不炊，经年置水火于无用，称其耳聩目眵。或对客以牙宣为辞，未审厥旨也。无酒亦醉，睡醒亦昏。诸方士夫，刊其文，碑其言，多矣。今多嗔少欢，与世甚相违。故慕之而针芥欤！荷相授以九鼎金铅砂汞之书、太乙刀圭火符金液之诀、紫霄啸命风霆之文。元长自惟囊者获罪于天，失身坠世，何以得此！誓糜躯以修之焉，期不负所学矣，谨集问酬警悟之一二，以饬诸木，使四海同志之士，有所启发也。

白君得之陈泥丸，陈得于薛道光，薛得于石泰，石得于张平叔，张得于刘海蟾，刘得于吕洞宾。况人皆知其为人，而读其书也，吾何赘以序哉！

紫元子留元长稽首再拜序。

### 跋《修仙辨惑论序》

嬭翁苏森



先生姓白，名玉蟾，自号海南翁，或号武夷翁，未详何处人也。人问之，则言十九岁师事陈泥丸九年，学炼金液神丹九还七返之道、虚坎实离之术。蓬头赤足，其右耳聋，一衲百结，辟谷断荤，经年不浴，终日握拳闭目。或狂走，或兀坐，或镇日酣睡，或长夜独立，或哭或笑，状如风颠。性喜饮酒，落魄不羁。心通三教，学贯九流。多览佛书，研究禅学。参受大洞法箓，奉行诸家大法，独于雷法尤著验焉，尝自称玉府雷定吏。至于驱邪治疾之间，汉汲焉如拯饥溺。旧有《群仙珠玉集》，乃先生著述丹诀也。广闽诸处，多有文集刊行。

偶来金华洞，森一见如故人。延归蜗舍，从容扣之，始觉其方寸一点浩然，发为词翰，已无烟火气。一丈草书，龙蛇飞动。诗章主成，文不加点。与森酬唱，仅百余篇，已板行矣。其他处吟咏，不可胜数。及在罗浮山、霍童山、武夷山、龙虎山、天台山，多遇异人，颇著符瑞。每所到处，间有异应。人有愿学之者，不可得而与语。独自往来，日行二三百里。人见其踪迹，多疑张虚靖即其前身。森汨没尘俗，徒起敬慕。及见《修仙辨惑论》，披读之余，知先生骨已仙矣。森晚节末路，方锐意为方外之游，得此岂非天赐耶！

嗟夫，古仙心传口授秘诀，先生一旦形之毫楮，坦然明白，使人人可晓，略无隐语，灼知二地凡夫，皆有仙分。则先生处心积虑，有意度人，与前贤不约而侔矣。先生此去，或隐于名山大泽之中，或游于通都大邑之内，后会又未知何日何地也。森遂将斯文镌版，传之于世，以成先生之志。如先正司马、欧阳、吕、富诸公，往往密修神仙之学。予二祖文忠、文定，尝有龙铅虎汞、水龙火虎之说。盖前辈名公巨儒，致君泽民，功成身退之后，未尝不留意于此，森愿尾其后尘。

嘉定丙子中元日，朝请郎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龊翁苏森仲严述

## 附卷

### 附录一：序、跋、提要、传记

#### 2、海琼玉蟾先生事实

宋 彭耜

先生姓葛，讳长庚，字白叟。先世<sup>①</sup>福之闽清人。母氏梦食一物如蟾蜍，觉而分娩。时大父有兴，董教琼瑄，是生于琼。盖绍兴甲寅三月之十五日也。七岁能诗赋，背诵九经。父亡，母氏改适。先生师翠虚陈泥丸先生而学道焉，得太乙刀圭之妙，九鼎金丹之书，长生久视之术，紫霄啸命风霆之文，出有人无飞升隐显之法。始弃家从师游海上，号海琼子。至雷州，继白氏后，改姓白，名玉蟾，字以阅众甫，号海南翁，一号琼山道人，一号 庵，一号武夷散人，一号神霄散吏，一号紫清真人。自谓同紫元、紫华，先生乃紫清也。三人乃紫微垣中九皇星之三星也，因误校劫运之策，降人间十世。凡章奏则曰“金阙玉皇门下选仙举人臣白玉蟾”。嘉定癸酉，翠虚假水解于临漳，复出于武夷，悉受诸玄秘。先生尽得其旨，乃披发佯狂，走诸名山，足迹几遍。人有疾苦，或草或木，或土或炭，随所得予之，饵者辄愈。

乙亥冬，武夷詹氏之居，火光坠其家，延先生拜章以禳之。已而大书一符于中庭，是夕闻户外万马声，有呼云，火殃已移于延平某人家，验之果然，信慕益众。

丙子春，过江东，憩龙虎山。先是，宫主王南 感梦甚异，夙兴而先生至，上清箓才一阅，记诵无遗。至于符篆，亦不少差。岁旱，诸羽

<sup>①</sup> “先世”二字据同治本补。

流诵木郎咒弗应，先生乃为改正诵之，果雨，人疑为张<sup>①</sup>虚靖后身。

戊寅春，游西山，适降御香建醮于玉隆宫，先生避之，使者督宫门力挽先生回，为国升座，观者如堵。又邀先生诣九宫山瑞庆宫主国醮，神龙见于天。具奏以闻，有旨召见，先生遁而去。

己卯，自洪都入浙，访豫王，僧孤云率诸僧来迎，以先生博极群书，贯通三氏。昔究禅樾，欲求其为僧以光丛林，制衣钵，物物备具。先生笑曰：“吾中国人也，生于中国，则行中国之道理也。若以夏变夷，背天叛道，吾不忍也。禅宗一法，吾尝得之矣，是修静定之工，为积阴之魄，以死为乐，《涅槃经》所谓‘生灭灭矣，寂寂为乐’是也。吾中国之道也，是炼纯阳之真精，飞升就天，超天地以独存，以生为乐也。故曰‘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夷夏之道，有所不同，道不同不相为侔也。”孤云奇其言，亦从事于道焉。于是释氏来求诗文者，踵门如市。

壬午孟夏，伏阙言天下事，沮不得达。因醉执逮京尹，一宿乃释。既而臣僚上言，先生左道惑众，群常数百人，叔监丞坐是得祠。十月先生至临江军，慧月寺之江月亭，饮酣，袖出一诗，与诸从游谈。未及展玩，已跃身江流中。诸从游疾呼舟人援溺，先生出水面，摇手止之而没。洪都之人，皆谓已水解矣。是月又见于融州老君洞。由是度桂岭，返三山，复归于罗浮。

绍定己丑冬，或传先生解化于盱江。

先生尝有诗云：“待我年当三十六，青云白鹤是归期。”以岁计之，似若相符。逾年，人皆见于陇蜀，又未当有死，竟莫知所终。

按尹子曰：“十年死者，十年得道，是得道之速也；百年死者，历久得道，是得道之晚也。”死者炼就纯阳之真精，消尽积阴之渣质，故棺空而无尸，复见于他邦，出入天表，与神俱游，是谓长生久视。无死无生，与天地为一也。今先生九年道成而仙去，是得道之速也。凡九年，而四方学者如牛毛。先生自得道之后，蔬肠绝粒，喜饮酒，不见其醉。

<sup>①</sup> 同治本脱“张”字。

大字草书，视之若龙蛇飞动。兼善篆隶，尤妙梅竹，而不轻作。间自写其容，数笔立就，工画者不能及。时言休咎，惊动聋俗。姓名达于九重，天子赐以“养素”之褒，笑而不受。有愿从之者，莫得也。一日有持刃迫胁者，先生叱之，其人不自觉坠刃而走。先生召之曰：“尔来勿惊。”遽以刃还之。都人有称先生入水不濡，逢兵不害者。后游名山，莫知所之。先生始而蓬头跣足，辟谷断荤；晚而章甫缝掖，日益放旷。不知先生者，往往以是而窃议之。先生亦颇厌世而思远游，其存亡莫得而晓也。

耜于先生受知独厚，每见，嘱以“诸集皆一时率然而作，亦有托附于其间者，吾子他日为我择之”。耜不敢忘先生之遗言，手自校勘，妄加纂次，并以诸贤诗文录于篇末，凡四十卷。荷清湘史君、紫元留兄，偕诸同志，喜其成书，相与锓梓。因以先生出处之大略，直述于右，期与斯文共垂不朽云耳。

时嘉熙改元仲冬甲寅鹤林彭耜谨书

### 33、白玉蟾

白玉蟾，姓葛，名长庚，琼山五原人，年十二应童子科。尝于黎母山中遇神人，授以洞玄雷法，养真于儋松林岭。有歌云：“老君说不妙，鸟啼花却笑。佛氏圆未通，青山树几重。仲尼贯莫一，兔儿随月出。三教总虚花，争如白虾蟆。芥子未是眇，须弥未是小。芥子与须弥，撮来作一口。”“非道非释亦非儒，读尽人间不读书。非凡非圣亦非士，识破世上未识事。”“琼州澄迈县，香山处士家，种得东园好木瓜。”后从陈泥丸学仙术，之武夷山修炼。自赞喜神云“神府雷霆吏（衔称“上清大洞宝箓弟子、五雷三司判官、北极驱邪院事”），琼山白玉蟾。本来真面目，水墨写霜缣。”又：“千古蓬头跣足，一生服气餐霞。笑指武夷山下，白云深处吾家。”嘉定中，诏赴阙，对御称旨，命馆太乙宫。一日，不知所在。往后往来名山，神异莫测，诏封紫清明道真人。平生诗韵清绝，非

食烟火者所能道。著有《上清》、《武夷》、《指玄》、《玉隆》等集传世。  
今武夷九曲有止庵烧丹灶。

——明·唐胄修纂《琼台志》卷四十

## 后记

白玉蟾是道教金丹仙派南宗第五祖，原名葛长庚，字如晦，福建闽清人，家于琼州（今海南琼山）。七岁能文，十岁应童子科，熟谙九经，能诗赋，善书画。以父亡母嫁，至雷州，继白氏，因之改名白玉蟾，字鹤奴。后弃家游海上，笃志玄学，号海琼子，遍访名师，苦志修炼，参游各地。于惠州得遇南宗第四祖陈楠泥丸真人，以师事之，归罗浮，随之学道九年，授以金丹太乙火符之秘并神霄雷法之诀。陈楠仙化后，游历天下，足履各地，或号琼山道人、武夷散人、神霄散吏等。白玉蟾精丹道，兼通大洞法箓、斋醮科仪，尤以雷法著称，故其内丹学说，既奉南宗仙脉，又寓雷法于内丹之中，使南宗修持具有□□内炼成丹，外用成法□的鲜明特点，对以后道教修炼有巨大的影响。同时打破张紫阳至陈泥丸以来南宗一脉单传的传统，先后收了彭耜、留元长、赵汝渠、叶古熙、陈守默、周希清等为徒。归武夷止庵传道授法，取汉天师□二十四治□法，按□师家曰治，民家曰靖□的传统，立□靖□为建宗传法之所，标志着南宗至此正式形成道教社团，有了自己的宫观，可以说白玉蟾是金丹派南宗正式创立者。宋宁宗嘉定（1208—1224）中，征召赴阙，对御称旨，命馆太乙宫，一日不知所踪，传以仙去。诏封紫清真人，世称紫清先生。白玉蟾富有才情，□身通三教，学贯九流□，著述甚多，传世有《玉隆集》、《上清集》、《武夷集》等，门人编有《海琼传道集》、《海琼白真人语录》、《海琼白玉蟾先生文集》等。

白玉蟾尚有很多方面的才华，能诗善赋，工书擅画。常乘酒兴即席挥毫，所作篆书、隶书、草书，所画人物、梅竹，技法高超，对后代书画颇有影响。清人记载其画迹有《修篁映水图》、《竹实来禽图》、《紫府真人像》、《展上公像》、《纯阳子像》、《醉道士图》、《醉仙图》、《欧阳楚翁云山草堂图》、《墨梅图四》、《西崦梅石图》、《僧梵隆写李龙眠嘉树山

庄图》等。书法作品传世有《天朗气清诗帖》、《仙庐峰六咏诗帖》、《与宝谟郎中书》、《足轩铭》、《华阳隐居真诰》等。

白玉蟾道法既高，著述也富，同时是道教仙派南宗五祖之一，其著作作为治内丹学研究者不可不读的重要典籍。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和研究者，故笔者于2012年初即邀请周全彬兄联袂完成《白玉蟾全集》的整理和出版工作。周兄为了更好的高质量的完成此项学术工程，深入广泛地搜集白玉蟾著作文集的各种刊本和善本，仔细对比，确定据之整理的工作底本和参校本。在周兄披星戴月辛勤校勘整理之下，历时近一年终将《白玉蟾全集》竣工完成。

由于我等学识有限，造成本书中讹误难免，也敬请专家学者和读者诸君批评指正。

电子信箱：shengkq999@163.com。

盛克琦

2013年3月

《唐山玉清观道学文化丛书》出版书目

2013年3月

	书 名	作 者	定 价	出 版
1	张三丰丹道养生全书（售缺）	张三丰	45	2008 年
2	吕洞宾丹道养生全书（售缺）	吕洞宾	126	2009 年
3	圆峤内篇——西派李涵虚内丹	李涵虚	54	2009 年
4	中和正脉——中派李道纯内丹	李道纯	45	2009 年
5	老子庄子故里考	王振川	56	2009 年
6	古书隐楼藏书	闵一得	120	2010 年
7	三才八阵指迷录补注	曹玉清	56	2010 年
8	医道还真	张华民	28	2010 年
9	行大道——老子养生秘籍		30	2010 年
10	方壶外史——东派陆潜虚内丹	陆潜虚	98	2010 年
11	悟真诀要——道教悟真篇注解集成	张紫阳	138	2011 年
12	天乐丹诀——西派内丹阐秘	陈毓照	146	2011 年
13	养生类要 大成捷要		45	2011 年
14	千峰老人全集（2 册）	赵避尘	128	2011 年
15	敲蹻道人全集（4 册）	刘名瑞	248	2012 年
16	唐山玉清观传奇（2 册）	董华	138	2012 年
17	女仙丹道——女子内丹养生秘籍		98	2012 年
18	性命要旨——西派汪东亭内丹典籍	汪东亭	45	2012 年



19	大道真传—道教西派内丹秘诀	魏则之	58	2012 年
20	道影随行 （附赠多媒体光盘）		35	2012 年
21	参同集注—《周易参同契》注解	魏伯阳	388	2013 年
22	天乐集——西派内丹修炼典籍	徐海印	168	2013 年
23	仙道口诀——内丹修炼秘诀典籍		98	2013 年
24	白玉蟾全集	白玉蟾	198	2013 年
25	丹道解密（待出版）	陈毓照		
26	金丹秘要（待出版）	陈致虚		
27	刘一明全集（计划）	刘一明		
28	傅金铨集（计划）	傅金铨		
29	全真道秘（计划）	王重阳等		
30	南宗仙籍（计划）	张紫阳等		

## 《唐山玉清观道学文化丛书》出版讯息与邮购

邮购地址：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北环路六号唐山玉清观图书邮购服务部 王文彪先生 收  
 邮编：063021

会计电话： 0315 - 3362625 （财务会计）

银行帐户信息：

中国工商银行

0403 0117 0930 0024 232

户名：唐山玉清观

备注：

1、银行汇款，为了稳妥，请核查户名，并先来电话核实\_\_  
会计电话 0315 - 3362625 。

2、邮购，请另附快递邮资：15 元/公斤（1 公斤内按 1 公斤计算，每增 1 公斤加收 15 元快递费。）。

3、汇款前，请及时来电话联系，确定所购图书，以及核算购书金额和邮资，以免发生错误。

附：本处是道观请书，按书定价全额。

邮请《唐山玉清观道学文化丛书》

<http://www.tsyqg.com/ReadNews.asp?id=82>

<http://www.tsyqg.com/ReadNews.asp?id=84>